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成果系列之三

HUAINANZITIANWENYANJIU

陶磊 著

《淮南子·天文》研究

——从数术史的角度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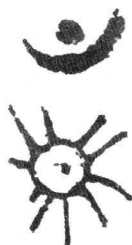
B234.415
T329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成果系列之三

陶 磊 著

《淮南子·天文》研究

——从数术史的角度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陶磊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3.7
ISBN 7-5333-1206-6

I. 淮… II. 陶… III. ①淮南子-研究②天文学
史-中国-汉代 IV. B2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005 号

《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

陶磊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9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206-6/B·155

定价: 18.00 元

总 序

25年前，著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教授在其社会生物学基础上提出“人类行为的四个基本类型：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8, p.97）。这一理论有力地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内部结构。就此，去年我曾与威尔逊教授在哈佛的一次学术约谈中表达并一起探讨这样一种思考，即科学不仅是人类特有的用以有效认识和把握自然的知识系统，而且是延伸和增强人类对自然之控制与攻击力的攫能系统；不仅对社会、而且还应对文化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研究，探讨我所说的“文化生物学”。如今，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使人类的攻击性获得了越来越有效的扩张；现代人所受科学之惠可谓不胜枚举，科学文明几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形是，现代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赖于科学和它的不断“升级”。在人们眼里，科学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不容置疑的。因为，它就是我们人格的外化。事实上，过去两百年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福祉，胜过此前的总和。但令人深思的是，宗教与现代科学比肩而立，古老而不衰竭，科学甚至还会受到来自宗教的批判和挑战。科学文明所引起的人类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同宗教引起的社会问题和对生存的关

注一起，缠结难分，处身其中的现代人为之困惑。

质言之，宗教千载不已，乃源于人类的一种深切关怀：人类有没有此岸之外存在的可能？这似乎是一个超出乃至远离现实逻辑的问题，但却是千古依然的问题，它源于人类自我意识进而人性的升起，以及由此不断膨胀的对外部世界的攻击和攫取的能力及欲望。在已知的世界，只有人类产生了自我意识，与自然母体出现了对象化，提出“认识自我”的命题，认定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于是，人类便不断谋求在日益升级的层面上使自我得以实现。由此而生疑问：难道这么珍贵的生命存在真的会随其物理形态的结束而终结么？在这种张力作用下，天堂、净土、仙境、极乐世界等等，作为人性向着“来世”的不同延展方式，在各种宗教中被描画出来。

同宗教一样，科学源自人性，是人性的外化。随着科学理性在文明中之升起，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用科学来表达和伸张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在现实维度上标示人性的向度。换句话说，科学是人类特有的攫能系统，它是社会共同人格在现实维度的膨胀形式。因此，任何试图对科学采取的否定，都将被视为是对人性与人类意志的威胁和否定，因而是危险的和不可接受的。崇尚科学，以科学为万物之尺度，以科学为文化之正，这是现代文明的一大特征。因为，科学这种理性文化使人类从整体到个体都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攫能性，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对外部世界的强大攻击力和控制力。科学使人类获得了过去许多宗教承诺的只有进入神界才有的能力（比如战胜许多疾病，延长人的寿命），许多人因此有一种似乎不再需要也不再畏惧上帝鬼神的感觉。这是人性的自然扩张，人类因此不会也不可能放弃对科学的崇尚和追求。

然而，遍阅千万年人类宗教和信仰的沧桑历史，我们却不得不说，人类的内在世界并没有他自己常常表白的那样完美无缺；“荒诞”，以及对更高形式的“荒诞”的需要，似乎也是人性的重要一面。自古以来，社会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有一部分人要走向宗教信仰；而且，科学从未回答甚而加以否定的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而这恰恰是人性另一维度长期存在的、有“思想”的人类所难以避免的问题。这意味着，至少是相对于特定人群而言，科学理性在精神层面有其先天的局限性，它并不一定能够使他们的精神世界获得满足，使人获得“终极”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新教思想家保罗·蒂利希说：“宗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事实上，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宗教同科学一样是膨胀着的人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每个人都是从特定的传统中走来；特定的传统造就了特定的社会，特定的社会就存在于特定传统的外化和更新、流变过程之中。宋代以后，以自省内求为特征的文化思潮渐成其势，中国文化逐步内向化，对外部世界的激情消失，而越来越深深地耽溺于内部世界不能自拔。昔日尚具外向性的“格物致知”探索，到明代王阳明那里已被改造为“致良知”的内在学问：“知痒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为“彻上彻下功夫”（《传习录》下）。可悲的是，以这种思想为代表的心性之学长期泛滥，又随封建社会及其道德和价值体系之江河日下，对中国文化之攫能性构成自我阉割，从而注定了近代中国之孱弱。与此同时，传统宗教也经历了由“聚形”到“散形”的过程，昔日传统宗教多已衰弱，其宗教思想和证神体系散入民间，大量新兴民间宗教倡行于世，社会伦理、审美、价值观念多元化，对传统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政治张力陡增，官民冲突不断。而按

照历史规律和社会的自组织性逻辑，应有的宗教改革、重整各大宗教（“聚形”）并使新的外来宗教“汉化”的过程，却始终未能出现。而自 19 世纪，经受侵略蹂躏之苦的中国人似乎看出自己落后挨打的根源在文化，于是民族自强的努力被诉诸于文化变革，这种努力的失败又一再地被归因于自身文化问题。于是，中国人多次强烈地排斥和否定传统，导致传统文化残裂，道德价值观念混乱。这是必须慎思的问题。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加深的信仰和道德问题，与过去的年代里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自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确实，传统在不断的被超越中获得生命力，时代在继承和突破中前进；我们不怕丢掉了破旧的传统、苍白的鬼神，我们怕的是把民族的内在整合性、民族的灵魂也一并丢掉了。

学人当以时代之甘苦为甘苦，以审思既往思虑未来为己任。我们需要斟酌中外，检阅古今，重建我们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应纳入吾人之思，“兼陈万物而中悬衡”（《荀子·解蔽》）。如此，则庶几可臻大道哉。

学问是荒原野草，自本自根，求之不得。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的专兼职科研人员，依各自之学术志趣，就某些方面的问题深入探讨，所思所得，皆寒烛心血之凝聚；又选国外部分学术名著加以翻译，一同汇成系列，陆续出版。谨此为序。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姜生

2002 年岁末识于泉城

导言：天文·数术·思想

——兼论《天文》在《淮南子》中的地位

一、古代天文与数术

古代天文与数术的关系，江晓原先生曾以《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为基础加以分析，得出“古代数术之学以天学为主干与灵魂”^①的结论，^①是基本可信的。现以古代军事数术为例，说明天文与数术的关系，以俾对此关系有更具体的认识。

古代军事数术约有三端，一曰占星（含占风气云色），二曰占时，三曰厌兵，皆与天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占星术是根据日月五星的运行判断战事双方的胜败吉凶，其本身即以天文观测为基础，与天文自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东周以降，由于战事频仍，人们对天空的观测尤其精密。《史记·天官书》：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

苦，臣主共忧患，其察襍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亡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天文观测的精密，大大提高了古人对天体运行的认识水平，于是有了马王堆帛书《五星占》这样具有较高准确性的著作。《五星占》就其本身而言是一部服务于战争的占星术著作，是一部数术书，但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似乎正是依靠这种数术而实现的。天文与数术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时于古代战争是一个重要因素，孙子称为“天”，^②孟子称为“天时”。^③在军事数术中，判断时之吉凶必须借助于一种用具，《周礼·春官》称为“天时”，《汉书·王莽传》称为“式”。“天时”的具体形制已不可确考，“式”则有一些出土文物相参证，其基本形制是北斗临二十八宿。^④二十八宿分四陆，以四象代之，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淮南子·兵略》：“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其下文有“所谓地利者”、“所谓人事者”二节，与孟子以天时、地利、人和并称相类，故此处“天数”当即“天时”，文中青龙等四象当代指二十八宿。又《吴子·治兵》：“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起对曰：‘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在下。’”这里讲三军进止，进止之依据除一些禁忌外，主要是时之顺逆，即所谓顺天时。参照上引《淮南子》之文，此天时之获得，靠的也是青龙等四象。这里又特别提到“招摇在上”，招摇代指北斗，也就是说，天时之吉凶是根据北斗加临二十八宿判断

的，这和式盘的基本格局是一致的。既然天时之吉凶依靠北斗加临二十八宿来判断，则此数术也可以说是以天文为基础。

厌兵是借助符号徽帜克敌护身的一种数术。用以厌兵的符号徽帜也多与天文有关。《史记·封禅书》：“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灵旗，顾名思义，是指具有神性的旗帜。借助它能上通神灵，从而祈求神灵保佑出师顺捷。旗上所绘日月北斗为古之三光，^⑤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天体。由此可见，厌兵数术也常和天文联系在一起。

二、数术与思想

数术是人们借助自然现象与特征及其组合运用原则判断未知事件吉凶的一种手段，是人们洞晓先机掌握命运的一种途径。它们以一定的思想为基础，这是人们信赖它的前提；同时，它又改造了人们的思想，从而增强了人们对它的信心。现以《淮南子·兵略》所见军事思想为例，略作叙述。

古代军事思想家多重“道”，《孙子·计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校之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孟子·公孙丑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二子之道皆与民心有关。

《兵略》之道与此不同，《兵略》：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夫圆者天也，方者地也。

古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而合四时，叫呼而比雷霆，音气不戾八风，诎伸不获五度。

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然必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

《兵略》之道，本乎《淮南子》之道论，《原道》：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

此“道”为世界本原之道，在战争中则表现为天道，《兵略》：

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时也。

兵之所隐议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矜势也。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

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

而天道之实现，则往往通过数术，《兵略》：

明于奇正、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襍祥，此善为天道者也。

于此我们不难看出《兵略》军事思想的独特性，它以《淮南子》道论为根本，以世界的整体性与可感性为基础，突出数学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这是数学与思想互动的一个佳例。

三、《天文》在《淮南子》中的地位

《天文》在《淮南子》中的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天文》在《淮南子》整体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淮南子》二十篇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略》对其内在结构有详细叙述：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已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知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汜论而不知谄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举。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

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淮南子》二十篇每一篇在全书中都有它的意义。二十篇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道”，所谓“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帝王之道”，都是道的体现与实现。《天文》、《墜形》、《时则》三篇讲的是所谓“天地之理”，这三篇尤其是《天文》，在《淮南子》中有重要意义。圣人悟道离不开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体悟，尤其离不开对天的观察。观察的结果虽是“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但这个结论却是从观察天地运行四时变化开始的，《天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天文》为《淮南子》之宇宙观提出可信性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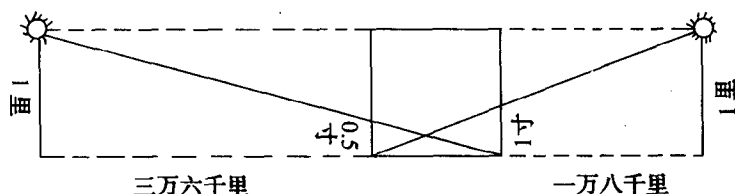
《淮南子》中有不少“天圆地方”的叙述，据此，福永光司认为，“《淮南子》中天地宇宙的构造，是认为基础四方的大地被象车盖那样的天空完全覆盖，即以所谓的盖天说为基调的”^⑥。《天文》有关于这种盖天说的图化叙述，是通过对天地的测量表述的：

欲知东西南北广袤之数者，立四表以为方一里垺，先春分若秋分十余日，从距北表参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应，相应则此与日直也。辄以南表参望之，以入前表数为法，除举广，除立表袤，以知从此东西之数也。假使视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积万八千寸，得从此东万八千里。视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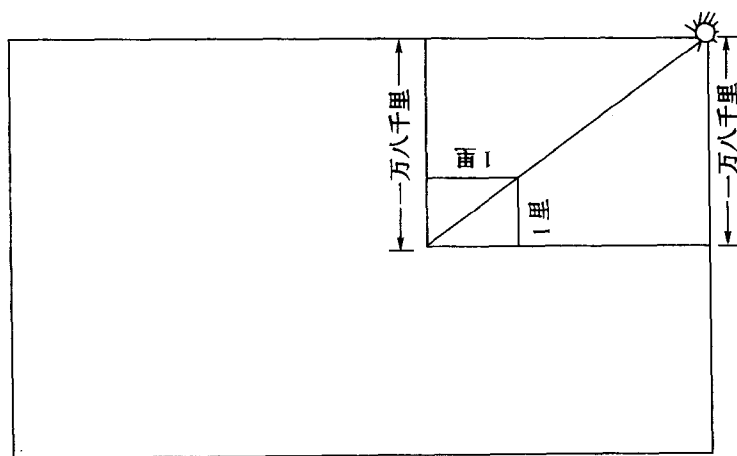
入，入前表半寸，则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积寸，得三万六千里，除则从此西里数也。并之东西里数也，则极径也。

从中处欲知南北极远近，从西南表参望日，日夏至始出与北表参，则是东与东北表等也，正东万八千里，则从中北亦万八千里。倍之，南北之里数也。

这两节文字讲的是用相似三角形原理测量大地东西、南北极径的方法，可图示如下，测东西极径：



测南北极径：



从图示可见，《天文》作者眼中的大地是一个东西五万四千里、南北三万六千里的矩形，太阳从大地的边缘升起。

再看关于天高的测量：

欲知天之高，树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阴，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阴短寸，南二万里则无景，是直日下也。阴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则置从此南至日下里数，因而五之，为十万里，则天高也。若使景与表等，则高与远等也。

李约瑟对《天文》上引几节文字所表现的宇宙观有一段评论，“不过这段话所说的，似乎应当是这样一种理论，即太阳在中天时和地的距离较日出或日没时远五倍，其中至少包含一种椭圆形的外罩或外壳的想法”^⑦。太阳在中天时的距离与日出或日落时相比，是不是远五倍，是值得讨论的，但这段评论的精神是符合《天文》的描述的，即在测量者眼中，通过立表测的太阳在中天与地平时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中天时是十万里，日出是一万八千里，日落是三万六千里。这种天地形状和学者所论的龟壳形的宇宙结构是很相似的。^⑧“天圆地方”是不是对龟壳形天地形状的描述，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饶有趣味的问题。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天文》一篇，是当时数术的渊薮。”^⑨其中大量的数术内容对于认识古代天文与数术的关系极有帮助，对于把握《淮南子》的整体思想也大有裨益。本书是从数术史的角度研究《天文》，重在探讨这篇文献的性质，即它是什么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必须承认，《天文》中丰富的数术内容目前还不能全部揭示清楚，有待更多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还是很浅显的，算是一个开头吧。

注释：

① 江晓原《天学真原》5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 《孙子·计篇》。

③ 《孟子·公孙丑下》。

④ 参第三章“《天文》图局研究”。

⑤ 参结语“《天文》与古代数学”。

⑥ 小野泽精一等著、李庆译《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⑦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一分册128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⑧ 艾兰著、江涛译《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1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⑨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2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

目 录

总序	1	
导言：天文·数术·思想		
——兼论《天文》在《淮南子》中的地位	1	
一、古代天文与数术	1	
二、数术与思想	3	
三、《天文》在《淮南子》中的地位	5	
第一章 《〈淮南·天文训〉补注》述评		1
一、《〈淮南·天文训〉补注》的长处	2	
二、《〈淮南·天文训〉补注》的不足	13	
第二章 《天文》的内容与结构		18
一、《天文》的章节划分与内容简述	18	
二、《天文》的主体内容	22	
三、《天文》的内在结构	28	
第三章 《天文》图局研究		38
一、钩绳图及其在《天文》的运用	39	
二、斗乘二十八宿格局	44	
三、《天文》与六壬式盘	49	

第四章 《天文》诸神考略	54
一、《天文》的至上神	55
二、《天文》的太一	58
三、大岁考辨	62
四、古代数术神明的运用条例	66
第五章 太阴纪年研究	73
一、陈久金先生对岁星纪年的研究与 《五星占》之岁星纪年	73
二、十二次与二十八宿之关系及其 对太阴纪年的影响	86
三、太阴、太岁与岁星纪年	91
第六章 《天文》述殷历说	98
一、《天文》历法资料与出土汉初颛顼历资料的比较 ..	99
二、论《天文》之甲寅元为殷历历元	106
三、《天文》历法是民间殷历	112
第七章 论《天文》所见刑德学说	119
一、《天文》刑德概述与月刑德之用图	119
二、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本与 《天文》刑德学说	122
三、刑德用式考	130
第八章 “五家历”初探——以《天文》为基础	137
一、释“五家历”	137
二、从出土数术材料看五家历的运用	144
三、马王堆帛书《式法》与五家历	158
第九章 论《天文》所见“阴阳五行时令”	164
一、“十月历”质疑	164

二、《天文》所见阴阳五行时令	168
三、“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新解	172
四、《天文》为古历家言	175
结语：《天文》与古代数术	178
一、时与古代数术	179
二、三光与古代数术	184
附录一 《淮南子·天文》汇校	203
附录二 参考书目	245

插表目录

一、陈久金战国岁星纪年法表	76
二、陈久金太初历纪年法表	76
三、《五星占》纪年法	82
四、假想之太初历纪年法	83
五、假想之《五星占》纪年法	84
六、秦及汉初岁星纪年表	88
七、颛顼历二十八宿距度表	102
八、刑德移徙表一	123
九、刑德移徙表二	123
十、刑德己亥上朔表	124
十一、刑德乙巳上朔表	124
十二、刑德乙本刑德小游表	125
十三、刑德移徙表三	125
十四、阴阳小会之四季与岁位表	161

插图目录

一、《天文》测东西极径图	7
二、《天文》测南北极径图	7

三、钩绳图	40
四、周家台秦简钩绳组图	41
五、马王堆帛书《式法》天、地运行图	68
六、曾侯乙墓漆箱盖及摹本	191
七、关沮秦汉墓简牍线图一	192
八、《刑德》乙本大游甲子表	193
九、马王堆帛书《式法》式图	194
十、马王堆帛书《式法》刑日图	194
十一、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乙本“天一图”	195
十二、阜阳双古堆一号墓二十八宿圆盘	196
十三、阜阳双古堆出之六壬栻盘	196
十四、阜阳双古堆出之太乙九宫占盘	197
十五、武威漆式盘图	198
十六、象牙式（故宫博物院藏）	198
十七、六朝铜式	199
十八、王振铎《淮南子·天文训》地盘复原图	200
十九、陈梦家之《淮南子·天文篇》图局复原	201
二十、李零之“刑德七舍”图	202
后记	260

第一章 《〈淮南·天文训〉补注》述评

有关《淮南子·天文》的研究，尤其是侧重于解说其中数学内容的，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是第一部著作，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著作。钱大昕于是书序中说：

溉亭主人嘿而湛思，有子云之好；一物不知，有吉茂之耻。读《淮南·天文训》，谓其中多三代遗术，今人鲜究其旨，乃证之群书，疏其大义，或意有不尽，则图以显之，洵足为九师之功臣，而补许、高之未备也。^①

钱塘自序也说：

盖此篇（《道藏》本）决出于诱之所注，而诱于术数未谙，遂不能详言其义耳。然吾谓三代古术，往往见于《周礼》《左氏春秋传》《史记》《律》《历》《天官书》中，其可以相质证者，赖有此篇。儒者而弗明乎是，即经史之奥旨，何由洞悉而无疑也哉？窃不自揆，推以算数，稽诸载籍，于高氏所未及者，皆详言之。亦时正其舛谬，如“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即是颛顼历上元，则“天一”当为“太一”，而高氏无注。“二十四时之变”，反覆比十二律，故一气比

一音，而注以十二月律释之。“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历术所无，盖时己酉冬至，脱其日名，甲[午]自为立春之日。重言丙子，本与下文“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相连，即释“太一丙子”之义，而截“立春丙子”为句，闕以注语，似立春仅去冬至四十二日，此皆舛错尤大者。予之《补注》，不为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纠其失耳。^②

显然，无论是钱塘本人，还是其叔钱大昕，都强调《补注》的重点是补注《天文》中的数学资料，这在《天文》的研究史上，甚或是在整个《淮南子》的研究史上都堪称独树一帜。今天当我们用整体的眼光把握《天文》，用大量新资料与《天文》对读，发现《天文》确是一部汉初术士的作品时，我们不应忘记，两百多年前钱塘独具的慧眼与有益的工作。诚然，《补注》缺少对《天文》的整体把握，对书中的数学内容未能完全认识，但这不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是那个时代的不足使然，治学方法的不足、材料的不足，尤其是材料的不足，使他的工作不能使我们满意。但这不足以抹杀他在《天文》研究上所做的贡献，历史上有多少人能超脱于他的时代呢。

本章是笔者阅读《〈淮南·天文训〉补注》的一些感受，囿于个人学力，不可能面面俱到。文中指出《补注》中一些错误，只是希望揭示出一些问题，引起学界的注意，也为本书以后的章节作一铺垫。

一、《〈淮南·天文训〉补注》的长处

首先看《补注》的长处，笔者体会会有三点：

第一,《补注》征引了大量相关文献,拓宽了理解《天文》的知识背景。

《天文》写定于汉初,篇中不可能不引及汉以前的文献,每遇及此,《补注》每每指出《天文》与某书相同。《天文》第二节:^③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水曰内景。吐气者施,含气者化,是故阳施阴化。

补曰:以上皆见《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盖孔氏微言也。天圆地方之义,曾子答单居离言之,曰:“天之所生者上首,地之所生者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此即浑天之理,而盖天亦然。《周髀算经》曰:“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赵君卿注云:“物有方圆,数有奇耦。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耦。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足与曾子相备。

《补注》不仅指出《天文》原文出自何处,同时又引《周髀算经》及赵君卿注与其相发明,此对读者理解天圆地方很有帮助,尤其赵氏注“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对理解《天文》很有价值。且不论天是否圆,地是否方,其将天圆地方与阴阳联系便有启发。《天文》第四十二节“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天地确可比类阴阳,即天为阳,地为阴,循此可得阳圆阴方;再由方圆引申为吐气、含气,再引申为施、化,上引《天文》第二节“是故阳施阴化”

便顺理成章。再由阴阳施化引申出去,《天文》的思想基础——感应思想便不难索解。

又比如第二节: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补曰:事见《列子·汤问》篇,古盖天之说也。祖暅《天文录》云:“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浑天,二曰盖天,三曰宣夜。盖天之说又有三体:一云天如车盖,游乎八极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一云天如戟车盖,南高北下。”南高北下,即东南高西北下也。

《补注》下面还有很长的解说,文繁不具引。这段补注不仅交代了共工触不周山故事的出处,而且还指出《天文》反映的是古盖天之说,并引祖暅《天文录》,详列古代诸种宇宙理论,指出《天文》属于其中哪一种。这对读者也十分有价值。

又比如在第八节“何谓九野”下补曰:“此所说皆引《吕氏春秋·有始览》之文,因采高诱彼注补之。”

《补注》在遇它书与《天文》相类似的记载时,总是不厌其繁的征引,这对于阅读研究《天文》很有帮助。这样的例子很多,兹举第十一节“何谓八风”中的一条为例。

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

元注:艮卦之风,一名融,笙也。

补曰:《史记·律书》云:“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

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东北曰炎风。”高诱曰：“炎风，艮气所生，一曰融风。”是条风即炎风，融与炎声相转。条者调也，调即融也。《周语》云：“先立春五日，誓告有协风至。”亦即此风也。《易通卦验》云：“立春条风至。”宋均注云：“条风者，条建万物之风是也。”《乐说》云：“艮主立春，乐用埙。”此云笙者，服虔《左氏传注》“艮音匏，其风融”，匏即笙。八风于遁甲为八门，条风当生门。

这条补注征引了六种文献及注，材料可谓十分丰富，为后人研究八风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正是乾嘉朴学的特色。

第二，《补注》对《天文》大量的天文历法作了详尽的解说。

《天文》中有大量的天文历法资料，高诱对这些内容几乎未作正面解释，钱塘挟乾嘉学人重天文历算之长，对这些内容作了详尽的解说。比如《天文》中有关于五星运行的资料，《补注》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推算，并指出《天文》的可能的错误之处。第十节：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与荧惑晨出东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
补曰：“入百二十日”非是。晋灼《汉书注》改作“四十日”，亦非。

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当入而不入，当出而不出，
补曰：《天官书》作“未当出而出”，宜从之。

天下兴兵。

补曰：太白八岁而出入东西各五，则一岁十六分岁之六，而晨夕各一见伏。此以五百八十四日四十刻为两见日数也。两见四百八十日，余为两伏日，晨伏不足九十日，夕伏十六日。云“入百二十日”、“入三十五日者”，皆误。

对钱塘的这几条补注，当作两面观，一方面他以《汉书·律历志》之金星运行资料注解《天文》，并认为《天文》必有错误，这从方法上是不可取的。《汉志》与《天文》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观测资料。以“入百二十日夕出西方”来说，《史记·天官书》作“入百三十日”，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作“寢行百二十日”，这些材料的观测时代与《天文》相近，所以《天文》“入百二十日”反映的是当时的观测水平，不能算错。至于是否准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另一方面，钱塘指出“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之“三十五日”错误，则极有可能。这一数据，《史记·天官书》《五星占》皆为“十六日”，《天文》恐有讹误。

又比如，同节：

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岁镇行一宿。当居而弗居，其国亡土；未当居而居之，其国益地，岁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岁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而周。

补曰：镇星亦以五千八百四十四为实，十六乘二十八为法，得岁行十三度四百四十八分度之二十分，各四除之，即百二十分之五也。镇星岁一见伏，见三百三十日，行八度；伏三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行五度百一十二分之五也。

这里钱塘对《天文》之镇星运行资料作了复原推算，使读者得以知道《天文》资料的由来。

对于《天文》中没有提到详细资料的，《补注》也作了解说。比如辰星，同节：

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

补曰：辰星百六十年有五百十二终，以五千八百四十四日十倍之为实，三十二乘十六为法，法除实得百十四日五百十二分之七十二，为晨夕两见伏之日数。两见八十日，余即两伏日，伏皆十七日有奇，而（见）岁有六见伏有奇，则四仲月俱得有辰星，故可以正四时。

也许《天文》其时尚未有辰星的运行资料，但对读者而言，《补注》的解说总是有益的，它至少可以使人明白为什么辰星总是在四仲月出现。

《天文》中有古代四分历的记载，《补注》有简明扼要的解释。第十五节：

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

补曰：古历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部。章十九岁，积余日九十九日有余分四之三。七十六岁为部，积余日三百九

十九无余分。纪即部。

二十纪，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元。

补曰：古历部周六旬谓之纪，岁朔又复谓之元年。七十六岁，积余日三百九十九日，无小余，有大余。至千五百二十岁，积余日七千九百八十日，大小余俱尽，故为大终。此云元者，已大终为一元也。古人命岁，必视岁星所在，不限六十年一周之例，故不以四千五百六十岁为一元。

日行一度，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岁而积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复合故舍，八十岁而复故曰。

补曰：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四岁冬至历子、午、卯、酉四正时已周，第五岁复得子正冬至为合，故处一岁有大余五、小余一，四岁成二十一日，八十岁积四百二十日，六十去之恰尽，为复故日。“日”一作“曰”，误。千五百二十岁，以十九岁一章计之，得八十章，以八十岁一复计之，有十九复，理正相通。

读这几条补注，不仅理解了《天文》，而且对古历的章部纪元诸概念也有了基本认识。必须指出的是，钱塘所说的“此云元者，以大终为一元”是错误的，此处当依王引之在“一千五百二十岁为大终”后补“三终”二字，则一元仍是四千五百六十岁。

又比如第二十一节：

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

元注：六或作八。

补曰：一纪日周七十六，月周千一十六，以日周除月周，得十

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是以月周比每日之月行得此数，故定为一日之月行也。三统、四分月十九分度之七，此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子母各四乘之数。“六”当作“八”，传写之误。

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

补曰：一纪月数九百四十，日数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以月数除日数，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是以纪月比一月之日分得此数，故定为一月之日分也。《续汉志》四分之法如此。祖冲之曰：“古之六术，咸同四分。”于《淮南》此文信之。纪月九百四十，以七十六岁除之，得十二，即每岁之月数也。不尽二十八，为四章之闰月。

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

补曰：四乘周天为千四百六十一，四分九百四十为二百三十五，相乘得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五，为周天分，一月积分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十二乘之，得三十三万三千一百八，为朔积分，两数相减，余一万二百二十七，以九百四十除之，得十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也。又以十九乘余日，得百九十日，乘余分，得一万五千七百（三十三）[一十三]。如九百四十而一，得十六日，[余分六百七十三]，并之得二百六日，即大月三，小月四，为一章之闰月也。

读这几条补注，对四分历一些基本数据便有了详尽的了解。《补注》的这些内容，对于不曾学过古历的人是很好的启蒙。

第三，《补注》对《天文》中的数术内容有较详的解释。

《天文》是术士之作，其中自然有很多的数术内容，尤其第六章，可以看做一个整体，记述了古代“五家历”的纲领。^④钱塘虽未看出这一点，但他已发现这部分内容中有很多数术记载，他对《天文》数术解释的精彩部分即存在于对这部分内容的解说中。第三十一节：

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
补曰：此建除法也。《史记·日者传》有建除家。太公《六韬》云：“开牙门当背建向破。”《越绝书》云：“黄帝之元，执辰破巳，霸王之气见于地户。”《汉书·王莽传》云：“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论衡·偶会篇》云：“正月建寅，斗魁破申。”是也。案建除有二法，《越绝书》从岁数，《淮南》书及《汉书》从月数，后人惟用月也。

这一段补注不仅点出了《天文》所述内容的性质，并进而引申出建除有二法的认识，这是很有意义的。今天出土文献中以月建定建除的材料已有很多，以纪岁干支定建除的材料尚未发现，笔者相信，以纪岁干支定建除的数术，古代一定有，只是目前未发现或未被我们认识罢了。^⑤

我们说钱塘对数术的解释很精彩，是指《补注》对这方面内容解释得很透彻。第三十三节：

太阴在甲子，刑德合东方宫，常徙所不胜，合四岁而离，离十六岁而复合。所以离者，刑不得入中宫，而徙于木。

补曰：《淮南》说刑德有二，一是一岁之刑德，前言阴阳七舍是也；一是二十岁之刑德，此所说也。此刑德从太阴干支生。甲子之岁，德在甲，刑在卯，子刑卯，故刑德合东方宫。徙所不胜，则自东而西，谓乙丑之岁，德在庚，刑在戌，丑刑戌，故合西方宫。又徙所不胜，则自西而南，谓丙寅之岁，德在丙，刑在巳，寅刑巳，故合南方宫。又徙所不胜，则自南而北，谓丁卯之岁，德在壬，刑在子，卯刑子，故合北方宫。死四岁是刑德合也。自此而离，则戊辰之岁，德在（戌）[戊]，刑在辰，戌为中，辰为木，故曰刑不得入中宫，而徙于木也。二十年之中，德以东西南北中为序，刑以东西南北为序，周而复始，故唯有四年之合。一合一离为一小终，一终而得甲申，二终而得甲辰，三终而复于甲子。积七十六小终而为一大终，三大终而复于甲子之元。古历上元本起甲寅，刑德独始甲子者，据始合言之也。

抛开补注末尾言小终大终的文字，前面一段对刑德二十岁中移徙的解释可谓非常透彻。不仅刑德岁徙讲得透彻，下面对刑德日徙的解说也很清晰，文繁不具引。

再举一个对八合之日的解说，第四十节：

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处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

补曰：八合者，阴建所对之日，合于阳建所对之辰也。堪輿之方二十四，日八而辰十二，故有四辰无合也。十一月阳建子，阴建亦在子，子对午，午近丙，故丙午为一合。二月阳建卯，阴建酉，酉对卯，卯对酉，卯近乙，故乙酉为二合。三月阳建

辰，阴建申，辰对戌，申对寅，寅近甲，故甲戌为三合。四月阳建巳，阴建未，巳对亥，未对丑，丑近癸，故癸亥为四合。五月阳建午，阴建亦在午，午对子，子近壬，故壬子为五合。八月阳建酉，阴建卯，卯对酉，酉对卯，酉近辛，故辛卯为六合。九月阳建戌，阴建寅，戌对辰，寅对申，申近庚，故庚辰为七合。十月阳建亥，阴建丑，亥对巳，丑对未，未近丁，故丁巳为八合。《郑志》答赵商问云：“按《堪舆》，黄帝问天老事云：‘四月阳建于巳破于亥，阴建于未破于癸。’是谓阳破阴，阴破阳，故四月有癸未为阴阳交会，十月有丁巳为阴阳交会。言未破癸者，即是未与丑对而近癸也。”《周礼·占梦》“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注谓“今八会其遗象也”。缘其掌观天地之会，是此建辰所处之日辰，故以为占此八会。史墨为赵简子占梦云：“吴其入郢乎？必以庚辰。”用此术也。《越绝书》云：“太岁八会，壬子数九。”《隋志》有《八会堪舆》一卷。《唐六典》：“太卜令，凡历注之用六：大会、小会、杂会、岁会、除建、人神。”

这段补注前半段详细解释八会产生的原理途径，明了易懂，十分精彩。其对八个小会之日由来的解释则可谓言简意赅，要言不烦，他说：

所以又有此八会者，土居中宫，分王四时，故甲丙庚壬即戌，乙丁辛癸即巳，其合之月与前同也。取阳建冲辰命之即得。

《补注》对《天文》数术解释的精彩内容还有很多，此数例只是笔者之印象尤深者。今天欲研究古代数术，《天文》是必读之书，而研读《天文》，《补注》又是必读之书。

二、《〈淮南·天文训〉补注》的不足

关于《补注》的不足之处，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对天文历法解说的失误。

《天文》中有很多历法方面的资料，自唐一行以后，多认为其为颛顼历，钱塘承袭了这个观点，并作了简单论证，他说：

《汉书·张苍传》“赞”谓“专遵用秦之颛顼历”，蔡邕《命论》云“颛顼历术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庙营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其言宿度与《淮南》合，明《淮南》所用即颛顼历也。

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汉初行颛顼历，一是其宿度与蔡邕所言颛顼历术合。他实际是认为《天文》即是汉初行用的颛顼历。这个认识今天看来肯定错了。关于汉初颛顼历的相关资料已有不少新发现，没有一条与《天文》所载相合，所以《天文》所述的历法资料不可能是汉初行用的颛顼历。至于这套历法的性质，一行认为是古颛顼历，笔者认为是殷历。^⑥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还须深入研究，但钱塘的说法总是不对的，他对一行的批评也没有什么道理。

第二，对有些数术性质的内容认识错误。

《天文》第二十二节：

壬午冬至，

补曰：此《淮南》改定颛顼历上元冬至也。刘向谓己巳立春，

则甲申冬至也。入殷历甲子部六十一算，天正朔大余六，庚午朔气大余二十，十五日甲申冬至，加殷历五十七算为周历。颛顼历入癸卯部四十二算，天正朔大余二十六，己巳朔气大余四十，十五日癸未冬至，再加五十七算为四分历。颛顼历入壬午部二十三算，天正朔大余四十六，戊辰朔气大余尽十五日，壬午冬至。颛顼历元如故，而日至不同者，由入部各别耳。递加五十七算则递先一日，此合天之善术也。推己酉冬至，甲午立春，必用周历，余二历俱不合。此又改入四分部内，殆以岁实渐消，豫为后世法欤？四分，东汉始用之，其元早见于此。

钱塘为解释这个壬午冬至，可谓殚精竭虑。今天看来，他所作的这些工作完全是徒劳。《天文》第三与第四章的一些内容应属于所谓的“阴阳五行时令”，为数学性质。^⑦这里的壬午冬至与第二十一节冬至甲午之冬至皆非二十四节气之冬至，而是“阴阳五行时令”中所谓“三十时”之冬至。这套时令以六日为一节，十二日为一时，七十二日为一季，一岁三百六十六日。《天文》“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正是讲的这一套时令。这套时令中，从冬至到立春也相隔三个节气，即三十六日，加上“岁迁六日”，则为四十二日。《天文》“冬至甲午，立春丙子”间正隔四十二日。钱塘以为“此云甲午本立春之日，冬至上脱其日名耳”，又以为“丙子二字亦宜在注下”，实是不了解古代的五行时令而作的强解。

第三，《补注》中有不少强辩的东西。

最典型也是贯穿《天文》全篇的是强分太阴太岁为二，由太阴太岁之别又引申到天一太一之别，以致对《天文》文字得

出错误的判断。第十节：

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

补曰：此太阴谓岁阴。《周礼·保章氏》注“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而小周”。郑所谓阴，据太岁对岁星言之，尚非谓岁阴。此岁阴则岁雌也。

钱塘以太阴为岁雌，出于《天文》第三十二节“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岁阴之名出于《史记·天官书》，“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天官书》岁阴与岁星的匹配关系与《天文》太阴与岁星的匹配关系相同，所以钱塘说“此太阴谓岁阴”。《汉书·天文志》所载太岁与岁星的匹配关系与《天官书》《天文》不同，所以尽管郑玄《保章氏》注明言岁星为阳、太岁为阴，但钱塘就是不承认太阴、岁阴、太岁为一，并将此观点贯穿《天文》始终，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天文》以天一为太阴，在表述其历元时，或用天一，或用太阴，

十五节：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凡二十纪，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元。

三十节：太阴元始建于甲寅。

文中另有多处提到甲寅元，显然是指同一历元。^⑧钱塘囿于太阴太岁为二的成见，又以为第十五节当以太岁为纪，所以认为

其中的两个天一都是太一的讹误。这个看法没有任何文本依据，而从《天文》的总体结构以及它以天一、太阴、青龙为至上神来看，这里的天一不可能是太一之误写。

今天我们看太阴太岁之辨，实际没有太大意义，阴阳即雌雄，岁星之阴即岁星之雌，不能因为《天文》《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的不同，就强分太阴太岁为二，解释其间不同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①

第四，《补注》缺乏对《天文》的整体把握。

尽管钱塘慧眼独具，学力深厚，但《补注》并不能让我们感到满意，究其根源，盖在于其缺乏对《天文》的整体把握。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提到，《天文》中有“五家历”的完整记述，有完整的甲寅元历的记述，钱塘均未能将它们揭示出来，反而在解说这些内容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错误，这是至为可惜的。同样由于缺少整体观念，他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天文》的数学性质，只能对其中的数学材料作具体的解释。

今天我们研究《天文》，首先是从整体上把握它，分析它的结构组成，分析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得出关于其性质的初步结论。只有在整体上对它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之后，对其中文本内容的分析才不致偏离方向。

总之，《〈淮南·天文训〉补注》对《天文》的训释成绩很大，至今仍是阅读研究《天文》最重要的参考书。由于时代的局限，《补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些甚至还很严重，但与其成绩相比，那是次要的，我们是不应该苛求前人的。

注释：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 本文所据钱塘《补注》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附录本，中华书局1997年。

③ 此是笔者对《天文》章节的划分，详见附录一。

④ 参第二章“《天文》的内容与结构”、第八章“‘五家历’初探”。

⑤ 承邓文宽先生告知，敦煌文献中有年建除的资料，详见邓文《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文物》1994年第10期。

⑥ 详见第六章“《天文》述殷历说”。

⑦ 详见第九章“论《天文》所见‘阴阳五行时令’”。

⑧ 参第六章“《天文》述殷历说”。

⑨ 参第五章“太阴纪年研究”。

第二章 《天文》的内容与结构

《天文》全篇约七千五百字，^①按照自己的理解，笔者将它划分为八章四十六节，下面依次叙述八章的内容，以便对全文有整体认识。

一、《天文》的章节划分与内容简述

第一至第六节为第一章。^②

在这部分，作者叙述了宇宙的形成以及自然界“物类相动”的思想。

关于宇宙的形成，《天文》鲜明的气本论思想已为论者所注意。^③这里气不仅是天地未形成前的本始物质，同时还是天地形成后万物生产转化的媒介。从天地到阴阳、到四时、到万物，从阴阳到水火、到日月、到星辰，无不以精、气为媒介。

在叙述了宇宙生成后，作者从对偶的视角考察了天地、阴阳、日月的特征以及自然界事物与它们的配属关系，然后自然推导出“物类相动，本标相应”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又得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的结论。天人是相通的。

在天人关系中，天始终处于主动一面，它为人间提供秩序（不仅包括自然秩序，也包括人世秩序），人主只能循序而动，

否则就要受到天的惩罚。“多飘风”“多虫螟”“国赤地”“多淫雨”等只是惩罚的形式与结果，天施罚则通过四时、日月、星辰、虹蜺彗星来实现，即第六节所云：

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第七一十四节为第二章。

在这部分中，作者叙述了天的组成，即由九野、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组成并对这些组成部分分别作了阐释，层次十分清楚。

在这部分中，第一章已提及的天人关系有了更多的叙述，比如在阐述何谓五星时，将人间的帝王与之匹配，在叙述五星运行时，除岁星没有占验之辞外，荧惑、镇星、太白、辰星都提到它们的运行与人事的对应。在叙述八风时，则述及每风至时，人主所应采取的措施，这实际是一种节令。

第十五一十九节为第三章。

第十五节介绍四分历的蓍法、纪法与元法。

第十六节叙述冬至与夏至的节气特征以及对人事的要求。在这段文字中，始终贯串着阴气阳气的消息胜衰，它是二至节气特征的基础。由阴阳的消息，又引申出刑德的概念，冬至阳气萌，故为德；夏至阴气萌，故为刑。

第十七节在十六节的基础上，对一年十二月中由阴阳之气的力量对比造成的刑德七舍变换作了专门叙述。当刑德处于七

舍中室堂庭时，其力量还不是很强大，在双方力量对比中不占主导地位。居于巷术野，则说明其力量已超过对方，已上升到主导地位。居于门，则双方势均力敌。德主杀，刑主生，自然界万物的生杀视它们的力量对比而定。

第十八节叙述了二十四节气以及各自对应的音律。席泽宗先生已指出，这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一次完整叙述，先后次序与现行夏历一致。^④

第十九节叙述了古代数术中的两个概念，大岁与小岁。

第二十一二十八节为第四章。

第二十节以天维建元总起第四章。

第二十一节叙述了四分历的月法与闰法。

第二十二、二十三节叙述了所谓“五行时令”的内容。^⑤

第二十节叙述了丰隆、青女、女夷诸神对节候的主宰。

第二十五节叙述了天地、阴阳、日月之于万物的意义。最后突出了日的特殊地位。

第二十六节叙述了日在一日中的行程。

第二十七节重申冬、夏二至阴阳消长之于万物的意义，进而指出昼夜长短也是阴阳二气消长所致。

第二十八节叙述了斗勺月建十二辰以及十二月律，其中对十二辰及十二律从万物生长收藏的角度作了解释。

第二十九、三十节为第五章。

第二十九节叙述的是十二月律相生法及五音相生，最后提到十二律应二十四节气与五子的问题。

第三十节从数的角度阐述度量轻重与律历之数的相类，指

出“律历之数，天之道也”。

第三十一—四十一节为第六章。

这一部分集中叙述了古代五家历的内容。所谓五家历指以岁、月、日、星、辰等五个历法要素为根据判断吉凶宜忌的一种数术。^⑥第四十一节提到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据三十一、三十二节，太阴用以纪岁，因此它可以指称岁。据第十九节，“斗勺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因此小岁指称的就是月。太阴、小岁、星、日、辰就是五家历的岁、月、日、星、辰。不过，《天文》叙述的只是五家历的纲领，而没有涉及具体的占例。

第四十二、四十三节为第七章。

第四十二节起始再次述及天地阴阳之于万物的意义，然后点出人与天通的命题，重点叙述了人体与四时月历的相通之处。

第四十三节叙述了岁时早晚与年岁丰歉的关系。所谓岁时早晚，指从日冬至到来岁正月朔日之间是否满五十日，满五十日则民食足，多一天或少一天，民食则多一升或少一升。所谓岁司占岁，指根据岁星位置判断年岁吉凶的一种占法。^⑦

第四十四—四十六节为第八章。

此部分讲的是以表测方向、测地广以及测天高的方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其表高一丈，根据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通识，其测得的天高为十万里，这与《周髀》用八尺表测得的天高为八万里是不同的。另外，前文第十六节有八尺之表测日影的记

载，似乎前后矛盾，笔者认为，第八章是早期殷历家对方向与天地的测量，而八尺之表则是战国流行的测量之表。本章中关于天地形状的认识对于研究古代宇宙观很有价值。

二、《天文》的主体内容

从上面的介绍中不难发现，第一、二、五、六、七、八章的内容都相对独立，而三、四部分内容则相对复杂。从具体内容看，《天文》既不像《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以描述星官、五星运行以及星占与天文气象杂占为己任，又不像《史记·历书》《律书》《汉书·律历志》等以音律、历法为核心，它既有天文的描述，又有音律历法的记载，但无论是天文还是音律历法，似乎都不是作者要表述的中心，它们或只有零星的记述，或者原本应放在一起叙述的内容被置于不同部分。《天文》的中心内容是什么？或者说作者编撰《天文》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从《淮南子·要略》对《天文》的题解可看出这一点。《要略》：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从这段文字看，《天文》的主要目的既不是描述天文，也不是叙述历法，而是要人们在天文历法的基础上，“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要人们知道日常生活的吉凶宜忌。“五神”当即《天文》之“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第四十一节）可以认为，《天文》第六章关于

五家历的内容才是这篇文献的核心。

五家历，按《汉书·艺文志》的划分，属数学略历谱家。就其判断吉凶的根据看，岁、月、日、星、辰都与历法有关。其中岁、月、日辰据《天文》知道可以用干支表示。至于星，据《天文》可知它是根据日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判断吉凶，但从另一角度看，其判断吉凶的基础也可看做是日的运行，日“日行一度”，一岁行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一度，因此所谓“星”占，也属时间范畴，同样和历法有关系。可以说，五家历是一种以历法为基础的术数，《汉志》将其归入数学略历谱家是有道理的。

由于五家历以历法为基础，所以《天文》讲述了很多历法内容。首先它有比较完整的四分历的数据：

二十一节：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

十五节：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凡二十纪，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三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岁而积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复合故舍，八十岁而复故（曰）[日]。^⑧

另外《天文》有二十四节气的记载：

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斗]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

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人气钟首]；…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绳，故曰秋分雷（戒）[臧]，蛰虫北向；…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鹊始加巢，（人气钟首）。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荠麦亭历枯，冬生草木必死。

此外，《天文》还有关于五星行度的内容：

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岁镇（行）一宿。当居而弗居，其国亡土；未当

居而居之，其国益地，岁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岁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甲寅正月〕，与（荧惑）〔营室〕晨出东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当入而不入，当出而不出，天下兴兵。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

五星行度在后世历法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⑨因此《天文》的这部分内容当和其历法是一整体。另外《天文》有纪年法的记述：

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岁徙一辰，立春之后，得其辰而迁其所顺，前三后五，百事可举。太阴所建，蜚虫首穴而处，鹊巢乡而为户。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苍龙在辰。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

笔者不知道一种历法是否必有一种纪年法，^⑩但此处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与前引的关于甲寅元的材料当属一体。文中关于建除

的记述则当是历注内容，因此与前引诸文当为一整体。我们相信《天文》中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历法，即所谓“甲寅元历”，也就是古六历中的殷历。^⑩

除殷历外，《天文》还有一些具有历法性质的内容，如二十二、二十三节所述的所谓“五行时令”的内容。据《天文》所述，它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岁，一岁均分为五季，每季七十二日。关于它的性质，学者或以为是十月太阳历。^⑪笔者以为，它是一种建立在十二日周期基础上的时日划分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简易历法。它以太阳绕天一周为年的长度，因此属阳历范畴。但其一年是否划分为十月，尚无明确证据。这种简易历法与阴阳合历相比，具有两个优点，一，它可以满足一年五分的需要，从而解决了五行配四时的问题。二，由于它是建立在十二日周期基础上的划分法，其干支运行具有周期性，因此便于掌握时日。《天文》“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午]受制，岁迁六日，以数推之，（七）十岁而复至甲子”，这是说前岁以甲子为岁首，次岁则以庚午为岁首，岁迁六日，经过十岁，又以甲子为岁首。其实不仅其岁首在子、午二干支间轮换，其每季首日也在子、午间轮换，每旬（十二日）首日也在子、午间轮换，每年岁首、季首、旬首的地支相同，非子即午，因此极便记忆。

《天文》有这样一条记载，“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多数学者认为，这里有错字，或将“丙子”视为高诱注文，唯王引之以为不误，他说：

下文“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高注曰：“迁六日，今年以子冬至，

后年以午冬至也。”则冬至之日，非子即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谓立春也，与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为己酉之讹也。“立春丙子”与上文“始”“起”“始”“子”为韵。若作“立春甲午”，则失其韵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与后人历法不同者，古法多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⑬

笔者同意王氏对这段文字所下的判断，即《天文》本身不误，但王氏认为这是因古法多疏造成的，笔者不敢苟同。《天文》于四分历、二十四节气记述甚详，不至于“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外又别生四十三日立春之法。笔者以为，此处立春不是二十四节气之立春，而是上文提到的简易历法的岁首。那套历法也有节气划分，不过不是十五日一节，而是十二日一节，一岁计三十节，此见于《管子·幼官》。其第一个节气是“十二地气发，戒春事”，陈久金先生指出，这里的地气发与二十四节气之立春相当。^⑭结合《天文》上下文，其立春当是《幼官》之“地气发”，这样理解有助于贯通《天文》的前后内容，并且对于其他文献中关于这种简易历法的大量记载是一个很好的辅助说明。

除上述内容外，《天文》还有一些关于节候时令的记载，如第十一节的八风节令，第十六节关于二至的描述，第二十四节关于诸神司岁的记载等等，都和历法有一定关系，可以认为，尽管《天文》的核心是五家历，但其主体内容却是古代历法，所以如此，是因为五家历本是一种以历法为基础的术数。

在《天文》所述历法中，殷历是核心，时令节候的内容本身不是独立的历法，“五行时令”虽具有历法性质，但它太简

单，根本无法满足预报日月食等复杂的要求，同时在与阴阳合历配合使用上，又显然不如二十四节气方便，所以在民间它也不会有市场。但它在数字上显然具有完美性，故而在知识分子中颇流行，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天文》将其编入其中，大概也在其数字上的完美性；而其以五行配四时，又可满足《天文》结构的对称性要求。（详见下文）但它显然不能成为《天文》历法的核心，它在月与星两项上不能作为五家历的基础。而有关殷历的某些记述在《天文》的结构中似乎起着纲领性的作用，并且古代殷历家可能就有五家历这种数术，^⑤综合这两方面考虑，笔者认为，《天文》是汉初殷历家之言。

古代术数有一派称为历家，《史记·日者列传》有一段文字常为论者引及，是这样：

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论不决。

文中历家占卜的方法不得而知，笔者相信他用的一定是与历法有密切关系的术数，而以用五家历中的一种或几种以至全部进行占卜的可能性最大。《天文》述殷历，其核心又为五家历，称其为殷历家言是合适的。

三、《天文》的内在结构

作为一家之言，《天文》八章在内容上无疑是一个整体，下面是笔者对《天文》在内容安排上的粗浅认识，正确与否，

请学者教正。

第一章主要是阐明宇宙的生成，这部分内容对于从事吉凶预测的人来说意义很大。《史记·日者列传》记宋忠、贾谊游于卜肆中，“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才辨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从司马季主的言谈中，可以知道古代术者并非都是为谋生而从事此职业的泛泛之辈，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有其一套对宇宙天地万物的看法甚或理论。《天文》第一部分的内容正相当于司马季主的“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的一套言论。《天文》的作者当是刘安门下的一位术士，其水平或不在司马季主之下，第一部分有条理的叙述足以说明这一点。

第二章扼要不繁地叙述了天的结构与组成，为下文提供了一个叙述基础，比如天之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十三节），即下文提到的二绳、四钩（十六节）。又比如，“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十四节）；则是为下面的有关历法的主体内容张本。下文多次提到北斗的周天运行（十八、二十八、四十节），和此节内容都是相应的。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天文》名称的困惑，即《天文》的主体内容为历法，其核心则是五家历，何以“天文”名篇？读了上述的几节文字，我们会明白。历法的中心为岁时，而岁的观测有两种，一是日的周天运行，晷表测影依据此；一是星辰

的周天运行，而以北斗的周天运行为最重要。《天文》于二者皆有涉及，而以后者即北斗的周天运行为主，因此其主体虽为历法，而仍以《天文》名篇。另外，《天文》的核心是术数，而北斗在古代术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⑩又鉴于此，是篇名以《天文》。

第三、四、五、六、七章，是《天文》的主体与核心所在。其中第三、四、五章又为相对独立的整体，重点叙述历律；六、七章叙述的则是基于历法上的占卜。三、四、五章中，三、四章重点为历，第五章重点为律。三、四两章间似乎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有关四分历的一些数据被分为两部分叙述，分别置于三、四部分之首，作者似乎是想让它们分别统属一部分内容，此其一。第三部分在叙述了四分历的蓍法、纪法、元法后，接着叙述冬夏二至的阴阳消长及节候特征；第四部分在叙述了四分历的月法、闰法之后，叙述了“五行时令”的内容，二者一将岁时二分，一将岁时五分，当和阴阳五行思想有关，此其二。第三部分有北斗指二十四向以分二十四节气的记述，第四部分则有北斗指十二辰以成十二月的记述，并且都有音律相配，此其三。第三部分讲阴阳刑德，第四部分则有日月刑德，此其四。从这些方面看，作者在内容安排上显然作了考虑。

第五章的重点是阐明音律，它紧承三、四两章以音律配二十四节气及十二辰。在作者看来，音律与历法本是相通的，历法中有推算，音律中也有推算，并且二者在数字上可以相通，都是从天地之道推衍出来的。由于二者之间有相通性，故此部分与三、四章构成一个整体，“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甲

子，仲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这段文字可看做是以十二律及六十律配二十四节气与“五行时令”的证据，当然也就是三、四、五章为一整体的很好说明。《天文》以历律同源并叙，堪称后世正史《律历志》之先河。

第六章一方面和三、四、五、七章结合为一整体，构成《天文》的主体部分，另一方面它在内容上又相对独立，本身是一个整体，只要有一份历谱，就可以借助这部分内容进行吉凶预测，而不要求占卜者具有多高的历算能力。这部分是全文的核心所在，是上引《要略》文字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天文》的性质主要靠这部分内容来体现。

第七章从内容的性质上与第六章相近，但其占卜的依据不属于五家历范畴，其主要依据是从前岁日冬至到次岁正月朔日间的日数多少。不过二者皆是建立在历法基础上的术数，因此可以归为一类。不仅如此，两部分之间还有更深的联系。第四十三节的主体部分与第三十二节的内容在《史记》《汉书》《开元占经》等文献中均有相似记载，都是合为一节，在这里却被分成两节。^⑦《天文》之所以将它们分开，是因为第四十三节的占断依据不属五家历范畴。在五家历中，太阴通过干支表示年份，然后进行占卜，其中关于岁星位置的描述不占主导地位，而只是使太阴纪年显得更丰满。在第四十三节中，除了以日冬至到来岁正月朔日间的日数是否满五十日为占卜根据外，还以所谓岁司作为占岁的根据，岁司即岁星，这里虽没有列出十二年中的岁星位置，但却给出了岁名，结合第三十二节的记述，这种占卜也可以实现。从这个角度讲，第七章与第六章的联系又是很紧密的。

第八章和第一章遥相呼应，从天地形成说起，以测量天高地广结束，这当是作者的有意安排，体现了《天文》内容的完整与结构的谨严。第一章说天地生成，第八章讲天地结构，二者结合，体现了整个《淮南子》的宇宙论思想。而方向对于古代天文历法以及术数至关重要，所以在结束全文前介绍“正朝夕”的方法（四十四节），也不为无意。

总之，《天文》八章内容重点特出，中心明确，层次分明，构成一浑然整体，足可证其出自一人之手，为一家之言。^⑧它不是一些天文历法资料的简单罗列或堆砌，而是经过了作者的精心组织与安排，具有鲜明的结构特征，这还可以从下列三点得到进一步说明。

第一，八章内容条理十分清楚，每一章内容既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构成一有机整体。作者十分注意每一章的开头用语，使读者一览便知新的一段开始了。第一章从“天墜未形”讲起，使人很容易想到下文要讲天地的形成。第二章以“天有九野”开头，则使人想到天由哪些东西组成，各部分情况怎么样，下文便给以解说。第八章开头以“正朝夕”，则可以使人思维从上面的术数内容马上转到用表测量方面来。至于其内容的主体部分，读者更可以轻易辨别各部分的划分。第三章以“天一元始”开头，第四章以“天维建元”起始，第五部分以“道曰规始于一”开始，第六章以“太阴元始”起头，第七章以“天地以设”起始，这些用语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本身具有开始、起始的意思，这显然是作者的有意安排，而不可能有其它解释。

第二，作者根据《天文》的主旨对一些材料进行了重新编排。我们知道《天文》中保存了一套甲寅元历，但有关甲寅元

的材料却散见于第十、十五、二十、三十一诸节中。我们又知道《天文》中有四分历记载，但有关数据却被分置于第三、四两章中，中间隔了五个自然段。我们还知道古代历法除历元、朔策等内容外，还有对于五星运行的认识，《天文》确有这方面内容，但没有和朔策等内容放在一起，而被置于“何谓五星”一节下。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也被单列一段。这些本可构成一套完整的历法，但却被作者拆得七零八落，使人读来全无整体印象。作者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编《天文》的目的是使人获得借助历谱预测吉凶的能力，它的术数特征与意图很强。但其术数的基础是历法，所以他不得不比较完整地叙述他的历法。不过他不能将所有历法资料集中叙述，这会影响这篇文献的总体面貌与性质，使得中心不突出。于是他将历法内容分散在五大部分中，其中的一些内容甚至起着纲领性的作用，如第三、四、六章开头部分都与历法有关。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内容上主体与中心的矛盾，使整篇文献浑然一体。

第三，同文互见之例也可证明《天文》结构的严整。第七节：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亿）〔亿五〕万里。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

这里讲了天的组成，其中提到二十八宿，但下文却未作进一步解释，因此，王引之认为此四字并注皆为后人所加，他说：

“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后人所加也。下文于九野、五星、八风、五官、六府，皆一一释之，而不及

二十八宿。但于所说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应不为解释，且不应以二十八宿并入“九野”条内，使纲目不相当也。然则此处原文无“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于牵牛、须女、营室、东壁、觜觿、东井、舆鬼、七星，皆省一字称之，文义苟简，决非汉人所为。七星但称星，则无以别于他星，牵牛谓之牛，营室谓之室，觜觿谓之觜，皆文不成义。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昂十一，毕十六，觜觿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七星七，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后人所加。此说星之分度，非说星之全数也，无缘得有此句。^⑨

笔者以为，二十八宿为天之重要组成部分，为日月五星运行之基本尺度，为《天文》图局之基本组成部分。其下所以未解释，缘《天文》为一整体，下文“星分度”（三十五节）细述二十八宿分度，为五家历不可缺少之文，故此处省略。此为同文互见之例，下文“凡二十八宿也”句与此处之省略正相应。王氏未谙《天文》体例，反以前后皆为后人所加，可谓矫枉过正者也。

《天文》第十节叙述了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的行为（引文见上），于荧惑、镇星、太白、辰星后皆有星占文字，独于岁星缺然，笔者以为，这是《天文》同文互见之例的又一体现。第四十三节有岁司占岁的详细记述，故此处省略。

《天文》第六部分讲述五家历，于太阴、星、日、辰皆有

细述，而无一字提及小岁。第十九节：

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

此处之小岁当即五家历之小岁。五家历虽为《天文》之核心，但前文既已有小岁的记述，下文则不当再有，此为同文互见之又一例。

或问：既然五家历为《天文》之核心，那么为什么不省略第十九节的文字，以保持五家历的完整，而省略五家历中小岁的内容呢？笔者以为，第十九节之不可省，作者或出于这样两点考虑，一，《天文》第十七节讲阴阳刑德七舍，二月八月合于门；据第十九节文字，知小岁大岁以二月八月会于卯酉，与刑德相会正相同。又刑德之主生杀，系据阴阳力量的消长决定；小岁也有生杀功能，其依据也是阴阳的转换，其云“东南则生，西北则杀”，斗勺指东指南则万物生，指西指北则万物杀，东、南为阳，西、北为阴，其原理与阴阳刑德也相同。术数上的相似性使二者内容互相补充，故此处省去此段文字不妥。二，此段文字在此另有一层意义，它在结构上具有承启转换的功能。上文说过，第三、第四章的内容常常是相应的，第三章开头以“天一元始”，又云“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天一是移徙的。据下文第四十一节，天一与太阴相类，我们知道太阴是左徙，因此天一也当是左徙。第四部分起始以“天维建

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岁而移，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是天维右徙。天一左徙与天维右徙正相应。但中间如何过渡，第十九节文字正好起到这个作用，斗勺为小岁左行，咸池为大岁右行，一左一右，正起到联系两部分文字的作用。

从上述诸条看，《天文》的内容是完整的，结构是严谨的。当然这不能排除个别字句在流传过程中可能错简，^⑨但这些错动都无关《天文》的整体结构，其为一家之言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淮南子·天文》是一篇以提供预测吉凶方法为主旨的数术文献，它的核心内容为五家历。五家历是一种以历法为基础的数术，因此《天文》中又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历法，笔者以为是殷历，可以认为《天文》是汉初殷历家的著作。《天文》内容的完整与结构的严密，说明它出自一人之手，为一家之言。

注释：

①④ 此数字为席泽宗先生统计，见席泽宗《〈淮南子·天文训〉述略》，《科学通报》1962年2期。

② 笔者对《天文》的分章分节已见于附录，此处叙述但录序号，原文请参附录一。

③ 几乎每一部讨论汉初思想的著作以及研究《淮南子》宇宙论的文章，都提到这一点，此不备举。

⑤ 参第九章“论《天文》所见‘阴阳五行时令’”。

⑥ 详见第八章“五家历初探”。

⑦ 关于岁司占岁，可参第五章“太阴纪年研究”。

⑧ 引文圆括号（ ）中文字系道藏本《淮南子·天文》原文，方括号[]中文字为后人所校改，详见附录一。下文同。

⑨ 参江晓原《天学真原》138—14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陈久金、陈美东二先生力主一种历法有一种纪年法，笔者觉得证据不

足，参第五章“太阴纪年研究”、第六章“《天文》述殷历说”。

⑪ 详见第六章“《天文》述殷历说”。

⑫ 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笔者不赞成这个观点，详见第九章“论《天文》所见阴阳五行时令”。

⑬ 见王念孙《读书杂志》之《淮南内篇杂志》。

⑭ 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4期（1982年）。

⑮ 详见第六章“《天文》述殷历说”。

⑯ 详第四章“《天文》诸神考略”。

⑰ 详第五章“太阴纪年研究”。

⑱ 本文只是从其结构严整的角度讲其成于一人之手，为一家之言，至于它是否如《淮南子》其他篇是对既往学术的总结，即它的材料来源不限一家，现在还很难判断，笔者倾向于认为它是古代殷历家的学说。退一步讲，对于术士而言，材料庞杂并不妨碍他们将其糅为一团，成一家之言。

⑲ 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九《淮南内篇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⑳ 详见附录一。

第三章 《天文》图局研究

王振铎先生云：“汉世天官，职属世典。书录之外，且备图仪。后世图仪散失。仅存文录。读《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训》等，所记亦援据于仪图。汉之日者综合宇宙间之观念，以五行说归纳为具体之规律，以天地两大单位之错综演变，用以占天地人事之违和。然其所根据之天文观念，信必与汉世之天文学说相契合。以栻占论之，亦当表里。式占之书今虽不传，司马、淮南，书训尚在。持日者之地盘，征之《天文训》之解说，验其同异。”^①其后，王先生以其时已发现的式盘之地盘与《天文》所载相验证，又据传世诸本《淮南子·天文》所附图局，对《天文》地盘重新做了复原，其论堪称精彩。然王先生以《天文》为述古代天文之学，故但以日者之地盘与之相验，而舍天盘不论，以为“转天加地之栻，用在栻占阴阳之术，《天文训》故不取焉”^②。按《天文》为古历家之言论，^③本即为日者之学说，故其中必有关于天盘之记述。《天文》：“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又云：“天地重袭，后必无殃。”又云：“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文中“天地”“堪舆”当即式盘之天地盘，“凡徙诸神”当即后世式盘十

二神将之前身。^④

目前传世与出土的式盘已有八例，大部分为六壬式盘，时代最早的是 1977 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的六壬式盘。这件式盘与其后式盘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天盘上未标神将，只有十二月序，学者或以为十二月序就是十二月将。^⑤《天文》写定于汉文帝十六年之后，但其中内容的确切时代不清楚，有可能早于双古堆六壬式盘，最迟不晚于刘安献《淮南子》之时。其天盘与双古堆六壬式盘之天盘相比，其早晚无法确定，故其天盘究为何式不能确知。但从双古堆六壬式盘与后世式盘的差异看，式盘本身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笔者以为，天圆地方的式盘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本章试依据《天文》的一些记述，谈谈笔者对式盘源流的一些粗浅意见，不妥之处，请方家教正。

一、钩绳图及其在《天文》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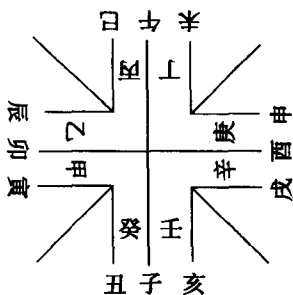
今天 we 看到的式盘，一般由天、地二盘组成，天圆地方。天盘一般分三重，中央为北斗，外围为二十八宿，中间为十二神将。也有的为四重，即在十二神将与二十八宿间加入二十四个干支（戊己重）。地盘一般也分三重，最内一层为八干（无戊己），次一层为十二地支，最外层为二十八宿。天地盘上各层之间的内容搭配一般是固定的，比如天盘上斗柄总是指角宿，地盘上子午卯酉四个地支总是对应于虚、星、房、昴四宿。当天盘之二十八宿与地盘之二十八宿完全对应时，称为“天地重袭”。

由现有的式盘资料看，式盘由两种基本图式构成，一是天

盘之北斗与二十八宿相配之格局，一是地盘之钩绳图。这两种图式同时兼有指示方向与时间的功能，首先看钩绳图。

一个典型的钩绳图是这样：

此图之所以称为钩绳图，^⑥《天文》“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故称。图中未有地支标识的四条线为四维，《天文》“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蹏通之维”。



钩绳图表示方向，学者已多有论及，^⑦它既可以指示四方（二绳），又可以指示八方（二绳、四维），还可以指示二十四向（二绳、四钩、八干、四维），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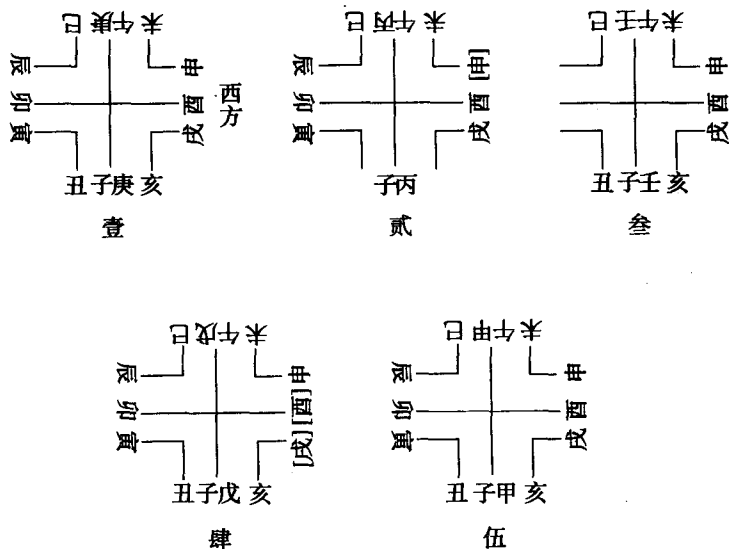
钩绳图还可以标识时间，这是新近发表的周家台秦简给我们的启示。《天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合气而为音，合阴而为阳，合阳而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为日，律自倍而为辰，故曰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

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午]受制。岁迁六日，以数推之，（七）十岁而复至甲子。

在上一章中，笔者已提到，这是古代的一种简易历法，学者或称之为“古五子”，或称之为“阴阳五行时令”，或称之“三十时”。

在周家台秦简中，有这样一组线图：^⑧



在第五个线图的上下分别有这样两段文字，其上：

卅六年，置居金，上公、兵死、傷主岁，岁二九七壹在中。
二九八壹置居火，筑（筑）囚、行、炊主岁，岁为下。二九九壹
[置居水]，[主]主岁。三〇〇壹置居土，田林、木并主岁。三〇一

壹置居木，里林、冢主岁，岁为上。三〇二壹

其下：

甲子，其下有白衣之冢，黔首疾疫。二九八叁丙子其下有旱，二九九叁戊子其下有大败，三〇〇叁庚子其下有兴，三〇一叁壬子其下有水。三〇二叁

其上一段讲的是“置”神在五年中的不同位置，由不同的神主岁，岁之高下也不同。从主岁的角度判断，这里讲的是置神在五年中的不同位置，并且是遵循着五行徙所不胜的规则移徙的。这样可以将五个线图排成上列顺序。

根据《天文》的叙述，可将其所述简易历法十年周期的年首推求出来，即：

甲子、庚午、丙子、壬午、戊子

甲午、庚子、丙午、壬子、戊午

上列五个线图在子午之旁分别标有庚、丙、壬、戊、甲，组成庚子庚午、丙子丙午、壬子壬午、戊子戊午、甲子甲午，对照上列简易历法之十岁首，很容易发现五个线图上的十个干支就是十岁之岁首。可以认为，这五个线图实际上是为这种简易历法服务的，二者岁首的变迁都符合所谓五行岁徙所不胜的原则。

其下一段文字讲的是一年五时段之占，其中提到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和《天文》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个干支本身只是以甲子为岁首的五时之首日干支，在这里只具有表示顺序的含义，即每年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

五段。可以将此种历法十年中五时之首日干支列成下表：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一	甲子	庚午	丙子	壬午	戊子
第二	丙子	壬午	戊子	甲午	庚子
第三	戊子	甲午	庚子	丙午	壬子
第四	庚子	丙午	壬子	戊午	甲子
第五	壬子	戊午	甲子	庚午	丙子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一	甲午	庚子	丙午	壬子	戊午
第二	丙午	壬子	戊午	甲子	庚午
第三	戊午	甲子	庚午	丙子	壬午
第四	庚午	丙子	壬午	戊子	甲午
第五	壬午	戊子	甲午	庚子	丙午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每年五时之首日干支各不相同，但每年五时首日干支之天干顺序却一致，即以甲、丙、戊、庚、壬为次序循环，所以可以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代表五时段。

又据上表，十年中五时首日干支不超出前述十岁首干支范围，则上列五个线图又可用来表示每年的时日变迁。

在银雀山汉简中，有一组整理者称为“三十时”的简，中有这样两支简：^⑨

3311 …日冬至恒以子午夏…

0430 …至恒以卯酉二绳四句分此有道…

两支都是残简，但内容可以衔接。其云“日冬至恒以子午”、

“[日夏]至恒以卯酉”和《天文》所述完全相同，其又云“二绳四句，分此有道”，则说明这种古历法原本确有钩绳图与其相配。笔者曾提出，《管子·幼官》所据之《幼官图》也当是钩绳图，^⑩《幼官》中也有所谓“三十时”的内容，所以可以断定，《天文》上引那段文字原本也有钩绳图与之相配。

钩绳图不仅可以用以表示上述简易历法，还可以表示四分历。双古堆一号墓还出土另外一件式盘，李学勤先生称之为“九宫式盘”^⑪。在“九宫式盘”的背面，有一幅这样的图（图十四），严敦杰先生对此有一段精彩叙述，他说：

地盘的背面是定四分历冬至时刻数。四分历冬至小余开始是0，则第二冬至小余为 $1/4 = 0.25$ ，第三冬至小余为 $2/4 = 0.50$ ，第四冬至小余为 $3/4 = 0.75$ 。这就是盘上的夜半、平旦、日中、日入四个时刻的由来。又第三冬至后的夏至应该是第一夏至，因为这夏至的小余刚好是 $1/8$ 为最小，以后第二夏至是 $3/8$ ，第三夏至是 $5/8$ ，第四夏至是 $7/8$ ，也周而复始。^⑫

从上面两项实例看，钩绳图表示时间是确实存在的。既然它既可以表示方向，又可以表示时间，其在古代数学中一定有过单独使用的历史，周家台秦简的五个线图是这方面的实例。

二、斗乘二十八宿格局

斗乘二十八宿的格局，有颇为悠久的历史，《史记·天官书》云：“二十八宿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强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强，候在荧惑，占于鸟、

衡。燕齐之强，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强，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强，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关于此格局，目前有两件出土实物，一件是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箱盖图像（图六），另一件是上述双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二十八宿星盘（图十二）。前者是在盖面中心写一个篆文的大“斗”（斗）字，围绕“斗”字一圈是篆文二十八宿名称，因受“斗”字影响，二十八宿名称被写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后者由两个盘组成，天盘上为北斗七星（未连线），其中第五星与盘心重叠。通过盘心有“十”字漆线，一长一短。天盘外缘还有密排的小圆孔，如谷米大，不穿透，经计数和推算，全圆周小孔共计三百六十五个，可看成周天度数（四分度之一不计）。地盘周边斜面上有针刻篆文二十八宿，并标识了度数。通过盘心也有“十”字漆线，也是一长一短，长线两端正对“角”“奎”，短线两端正对“斗”“东井”。

前者的用途功能不甚清楚，学者或以之为最早的式图。^⑬后者的用途，学者或以为是古代浑仪的前身，^⑭或以为是为同出的六壬式盘定宿度所用，^⑮或以为是最早的测角度的仪器，^⑯或以为是为测定太阳位置的仪器。^⑰或以为是为分野式盘，^⑱或以为是为“五星候占仪”，^⑲笔者以为它是式盘的早期形态，即《周礼·春官·大史》所说的“天时”。

斗乘二十八宿可以判断天时。我们知道，北斗与二十八宿都是恒星，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是固定不变的，即斗柄永远指着角宿，所谓“杓携龙角”是也。但古人却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②；二十八宿则被看成天空的标尺，以此为基础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前者的意象是

动，正如《晋书·天文志》所说，“斗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后者的意象则是静。加之盖天论的影响，北斗似乎有临制二十八宿的职能，即所谓“临制四乡（向）”，这在古代数学中有明显反映：

《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

《吴子·治兵》：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在下。

马王堆帛书《刑德》丙篇：此用斗之大方也，故曰左青〔龙，而右〕白虎，前丹虫而后玄武，招摇在上，□□在下，乘龙戴斗，战必胜而功（攻）必取，善者从事下。^②

上引文献中之招摇代北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指二十八宿。其中《刑德》丙篇明确说“此用斗之大方也”，可见北斗配二十八宿之格局在古代数学中确实很重要。

在周家台秦简中有这样一组简：

角：斗乘角，门有客，所言者急事也。狱讼，不吉；约结，成；逐盗、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行者，未发；占来者，一八七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黄、白；战斲（斗），不合。一八八

〔亢：〕斗乘亢，门有客，所言者行事也，请谒事也，不成。占狱讼，不吉；占约结，不成；占逐盗、追亡人，一八九得之；占病者，笃；占行者不发；占来者，不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青、赤；占战斲（斗），不合。不得。一九〇

〔撼（氏）：斗乘〕撼（氏），门有客，所言者忧病事也。占狱讼，不解；占约结，相撼乱也；占逐盗、追亡人，得之；占病者，笃；一九一〔占行〕者，不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青、黄；占战斲，不吉。一九二

〔房：斗乘〕房，门有客，所言者家室事，人中子也，多昆弟。占狱讼，解；占约结，成；占逐盗、追亡人，得之；占病，少一九三〔可；占行者，☐；占来〕者，未至；占市旅，吉；占物，白；占战斲（斗），不合。一九四

〔心：斗乘心，门有客，所言者〕☐树赏赐事也。占〔狱讼〕，☐；约结，成；逐盗、追亡人，不得；一九五〔占病者，少可；占〕行者，已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赤、黄；战斲，不合。一九六

〔尾：斗〕乘尾，门有客，所言者吉事也。占狱讼，胜；占约结，成；占逐盗、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已；占行者，一九七已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黄；占战斲（斗），胜，不合。一九八

箕：斗乘箕，门有客，所言者急，善事成，不善不成。占狱讼，急，后解；占约结，不成；占逐盗、追亡人，得而复一九九失之；占病者，笃；占行者，不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者，自当；占物，黄青；占战斲（斗），不合。二〇〇

下面还有斗乘北方七宿、西方七宿、南方七宿的占文，所占事项大致相同，文繁不具引。这些占文可以看做斗乘二十八宿占的直接证据。也就是说，古代曾存在过以斗乘二十八宿为基础的占时数术。斗与二十八宿皆为天官，以此二者所得之时，自为天时，所以我们称双古堆一号墓所出二十八宿星

盘为“天时”未为不可，这个星盘很可能是式盘的早期形态。

斗乘二十八宿格局不仅可用于占时，还可以用于占方向，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篇，

十月，心。危、营室大凶，心、尾致死，毕、此（觜）觭大吉，张、翼少吉，招（招）摇（摇）戣（系）未，玄戈戣（系）尾。四七正壹

十一月，斗。娄、虚大凶，角、房致死，胃、□大吉，柳、七星少吉，招（招）摇（摇）戣（系）午，玄戈戣（系）心。四八正壹

十二月，须女。斗、牵牛大凶，角、亢（亢）致死，奎、娄大吉，东井、舆鬼少吉，招（招）摇（摇）戣（系）巳，玄戈戣（系）房。四九正壹^②

下面还有一到九月的占文，文繁不具引。经学者研究，引文中两个星宿一组的占文，如危、营室大凶，其中星宿代指方向。^③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全篇这样的两个一组的星宿出现得很有规律，以其指实星很难成立，而以其指方向则比较合理。事实上，二十八宿本和方向相配，上引双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二十八宿星盘上之“十”字漆线，分别指向“角”“奎”与“斗”“东井”，而这四宿正是东、西、北、南四方星宿的起始之宿，所以那件式盘也可以用于占方位吉凶。又二十八宿往往以四象代指，而四象又往往与四方四季搭配，《天文》：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其中苍龙、朱鸟、白虎、玄武四兽即四象，故可以以二十八宿代指方向。

三、《天文》与六壬式盘

既然钩绳图与斗乘二十八宿格局曾分别独立使用，那么它们是如何结合到一起，发展为后世常见的式盘的呢？笔者以为这和早期式盘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

以斗加二十八宿格局占天时当然没有问题。二十八宿绕天一周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一度，北斗绕天一周也是一年，所谓“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是也。又“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斗〕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是利用上述斗乘二十八宿式盘确可以知天时。又北斗之视运动是每日一周天，故古人又将一天分为二十八时段，周家台秦简二十八宿占是其例。但斗乘二十八宿式盘无法表示月份。我们今天看

到的双古堆一号墓六壬式盘天盘上的月份是按逆时针方向排列，其依据是太阳在二十八宿间的运行。^②式盘上天盘之斗总是顺时针方向运行，所以不可能依靠斗来指示月份。而在占时数术中，月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早期式盘必须加以改造。另外，斗加二十八宿虽也可以表示方向，但终究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从数术本身要求简易直观的角度讲，早期式盘也必须加以改进。

钩绳图在表示月份与方向方面有先天优越性，其十二地支正好表示十二月，其二十四向度的设计可以满足多种需求。于是早期式盘自然就与钩绳图结合起来。在双古堆一号墓六壬式盘上还可以看到这种结合的影子，其地盘之格局显然原本就是钩绳图（图十三）。

周家台秦简中有一幅线图^③（图七），线图中间是一幅钩绳图，钩绳图外围是二十八宿以及与它们对应的一日二十八时段。这幅线图有它特定的用途，但它的结构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天圆地方的式盘并不是自有式盘之始就有的，而是人们在使用中不断加以改进的产物，周家台秦简线图一，当是早期式盘向后世式盘过渡的产物。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推想，人们改进早期式盘时，先将其天盘即北斗换成了钩绳图，所以我们看到周家台秦简线图一中没有北斗，但古文却是斗乘二十八宿。其后人们发现没有斗，旋起式来仍不简便，于是干脆将地盘做成钩绳图的格局，并在其最外层标列二十八宿，同时将早期式盘上的信息集中到天盘，这样就形成后世式盘的格局。

这样的改造至迟在汉初已经完成，实物有双古堆一号墓六壬式盘为证，文献上有《天文》为证。《天文》有这样一些

记述：

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

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

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艮德之维，则越阴在地，…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加十五日指卯中绳，…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绳，…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加十五日指足虎通之维则秋分尽，…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加十五日指子。

斗勺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

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其加卯酉，则阴阳分，日夜平矣。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

这里反映的已完全是以北斗临指十二辰、二十四向的内容了，所以王振铎先生以式盘地盘验证《天文》是很对的，但他同时

以为《天文》没有天盘却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后世常见式盘之格局是由钩绳图与斗乘二十八宿格局组成的，二者本有独立的用途。早期式盘只是北斗与二十八宿的组合，后根据实际需要加入了钩绳图，演变成后世的式盘样式。周家台秦简线图一反映的是早期式盘向后世式盘演变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至迟在汉初已完成，《天文》可作为文献之证据。

注释：

- ① ② 王振铎《司南考》，《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 ③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八章。
- ④ 详见本书第七章。
- ⑤ ⑫ ⑮ 严敦杰《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与占盘》，《考古》1978年第5期。
- ⑥ “钩绳图”一词系马克先生最早使用，见氏文《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 ⑦ 前引王振铎文；李零《式与中国古代宇宙模式》，《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
- ⑧ 周家台秦简线图二、三、四，见《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下引周家台秦简图皆出此书。
- ⑨ 简文据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⑩ 参拙文《太一生水与明堂制度》，“简帛研究”“网上首发”栏2001年7月28日。
- ⑪ 李学勤《九宫八风及九宫式盘》，原载《王玉哲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入《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 ⑫ 李零《中国方术考》110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
- ⑬ 中国天文学史编写小组《中国天文学史》184-186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 ⑭ 刘金沂《从“圆”到“浑”——汉初二十八宿圆盘的启示》，《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
- ⑮ [日]成家御郎《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古星盘》，《文博》1989年第6期。

⑬ 李勇《恒星分野和分野式盘研究》，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力学与天体测量专业硕士论文，1990年1月。

⑭ 杜升云《中国古代的五星候占仪》，载《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⑮ 《史记·天官书》。

⑯ 引文据陈松长《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⑰ 文字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⑱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篇新解》，《文博》1994年4期。

⑲ 参论文第六章“《天文》述殷历说”。

⑳ 周家台秦简线图一，出处同前。

第四章 《天文》诸神考略

在中国古代自然论或宇宙论中，神明（神灵）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宇宙的形成到岁时的变换，无不有神明参与其中，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生长消息随时随地受着神明的节制。这个特点《天文》中有充分反映，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

天维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岁而移，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

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岁徙一辰，立春之后，得其辰而迁其所顺，前三后五，百事可举。

此言时间的运行可由神明之移徙标识。又如：

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至秋三月，地气不藏，乃收其杀，百虫蛰伏，静居闭户，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时之气，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闭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孟夏之月，以熟谷禾，雄

鹄长鸣，为帝候岁。

此是岁时的变换由神明调节。再如：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

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

德主生，刑主杀，是万物的生杀也为神明掌握。可以说，在《天文》的世界里，神明主宰了一切。本文拟对其中部分神明作一考察，故谓之《考略》，不妥之处，望方家教正。

一、《天文》的至上神

《天文》：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

显然，青龙或天一或太阴是作者心目中的至上神。不过，这句话可作两种理解，一是将青龙、天一、太阴理解为异名同用，一是将它们理解为异名异用。笔者倾向于前一种理解，说见后。

青龙，《天文》只此一见，另有两处提到苍龙，意义与此不尽相同，暂不详论。天一，除此之外，另有二见，即：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

显然，此二天一是用于纪岁的，笔者以为它们与作为天神之贵者的天一是同一神。

《天文》中有很多关于太阴的材料，马克先生曾对这些材料按其用途进行归类，^①

建神：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岁徙一辰，立春之后，得其辰而迁其所顺，前三后五，百事可举。

天神：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

忌宜神：太阴所居辰为戾日，戾日不可以举百事。

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云气风雨，国君当之。

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向。

治四时：太阴治春，则欲行柔惠温凉；太阴治夏，则欲布施宣明；太阴治秋，则欲修缮备兵；太阴治冬，则欲猛毅刚强。

配合“建除”之法：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

徙诸神之原则：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苍龙在辰。

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

按照马克先生的思路，似可再加一类，

岁星移徙之原则：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

按上述划分系按照《天文》原文的表述进行的，这样划分一方面比较稳妥，另一方面则显得有些原始，无助于我们对太阴本质的认识。

太阴在古籍中的义项很多，孙星衍《太阴考》指出二条，一为岁星之阴，亦名岁阴，亦名太岁，亦曰青龙，曰天一。一为酉辰从魁，盖阴气之太始。^②修订本《辞源》“太阴”有四个义项：1 月亮，2 太岁别称，3 极盛的阴气，4 人体经脉名。孙氏的两个义项包含其中。除此四个义项外，太阴至少还有两个义项，1 表示方位，如《汉书·律历志上》：“以阴阳言之，大阴者，北方。”杨泉《物理论》：“极南为太阳，极北为太阴。”^③2 代指辰星，如《京房易传》常言“五星从位起太阴”，此太阴即为辰星。又《汉书·律历志下》“水经特成，故一岁而及外，六十四及初而小复，小复乘坤策，则太阴大周，为九千二百一十六岁，是为辰星岁数。”此太阴亦当是辰星。

以此六个义项看《天文》之太阴，可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太岁别名，包括建神、天神、忌宜神、配合建除之法、岁星移徙之原则，二是辰星，即治四时之太阴，《天文》“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又治四时之太阴一节文字紧承岁星占岁文字之后，故以之为辰星比较合适。三是移徙诸神之原则，此太阴似不在上述六种义项之内。从《天文》的行文看，它当与作为太岁别称之太阴为同一类，但用法不完全相同，笔者姑且将其单列为一类。

从上述分析看，《天文》中绝大多数太阴都可视为太岁之

别称。青龙当也是太岁别称，

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惟永寿二年，青龙在涿滩。^④

韩敕修孔庙后碑：皇汉帝永寿三年，青龙建酉。

《后汉书·律历志下》：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毕改，摄提迁次，青龙移辰，谓之岁。

又：纪岁青龙未终，三终岁后复青龙为元。

此数青龙之纪岁与太岁无异，为太岁之别称无疑。

前文已提到，《天文》之天一也是用于纪岁，则《天文》之至上神皆为纪岁之神，青龙、天一、太阴三者异名同用，皆为纪岁太岁之别称。王引之云“太岁所以纪岁也，其名有六，太岁一也，太阴二也，岁阴三也，天一四也，摄提五也，青龙六也（青龙或曰苍龙）”，^⑤就异名同用的角度讲是很对的。

二、《天文》的太一

《天文》中有太一的记载，

太微者，（太）[天]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

又有所谓“帝”的记载，

孟夏之月，以熟谷禾，雄鴈长鸣，为帝候岁。

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

其它文献中，相关记载尚有不少，以《史记·天官书》为例：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

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以此知太一即天帝。汉武帝时亳人缪忌奏太一祠，云“天神贵者太一”，是太一为天神之最贵者，是汉初人之共识。以《淮南子》而论，很多篇中都强调着太一的尊贵，

《精神》：登太皇，冯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

《本经》：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

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雨露照导，普济无私；螺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

是故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法于阴阳，喜怒利于四时，德泽施于方外，名声传于后世。

《主术》：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地。

《诠言》：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

《要略》：《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

由这些材料看，《淮南子》的作者们也认同“天神贵者太一”的认识。

《天文》“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

阴”该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这和《天文》的学派性质有关。在第二章中，笔者提出，《天文》是汉初殷历家的作品，历家的占卜依据是岁时等时间要素，《天文》的核心内容为五家历正说明了这一点。准此，《天文》以纪岁之神作为至上神就容易理解了，这种提法当是古历家的一家之言，而非古代数术家的通识。

事实上，《天文》并不排斥太一至上神的地位，其中称“太微者，（太）[天]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即是承认了太一至上神的地位。其云“太一在丙子”，王引之以为此太一是天一之误，^⑥其从天一为太岁别称的角度立论未为不可，但以天一纪年在其它文献中无一例，和太岁、太阴、青龙诸多的纪年实例相比颇不相应，结合《天文》用神的实际，这里还当以太一为是。

太一和太阴也可相通，《天文》在谈到太阴与刑德时云：

太阴所居，日[为]德，辰为刑。德，纲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胜。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处。……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应五，故八徙而岁终。

文中之“神”，依据上下文知指太阴。太一也有八徙而岁终的情况，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过一件“九宫式盘”（图十四），式盘由上下两盘组成，上盘圆，直径8厘米，厚0.2厘米，中心周围有“招摇（招摇）”、“五”“吏”四字，字体是小篆。下盘正方，边长14.5厘米，厚1.7厘米，边盘上有八处文字，可以连成如下一段话：

冬至汁蟄四十六日度，明日立春；立春苍门四十六日度，明日立夏；立夏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夏至；夏至上天四十六日度，明日立秋；立秋玄委四十六日度，日明（应作“明日”）秋分；秋分仓果四十五日，明日立冬；立冬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冬至。

严敦杰、李学勤二先生均已指出，^⑦这段文字和《灵枢·九宫八风》第一段文字相应，只是省去了“太一”等语。加之式盘上有招摇字样，因此此式盘当和太一九宫占有关。我们知道，阜阳汉简中有《刑德》，^⑧可以推想，此处的九宫占法与前引《天文》的太阴刑德当有相类之处。这是太阴与太一相通的例证。

此外，太一与太岁似亦可相通。1960年5月，在湖北荆门县东桥大坝的一座战国竖穴土坑墓里，出土了两件铜兵器，其中有一件戈，无胡，戈的援、内两面分别铸有相同的神人和四足独角兽。戈内两面各有铭文二字，据俞伟超、李家浩二先生的研究，四字读为“兵阼太岁”^⑨。马王堆帛书中有一幅帛画，学者或称之为神祇图，^⑩或称之为“太一避兵图”^⑪，或称之为“太一出行图”^⑫。李学勤先生最早将两件文物结合起来研究。^⑬目前学术界对帛画性质的认识尚有分歧，笔者赞成李零与李家浩先生的意见，帛画系用于避兵。准此，太一和太岁在术数上也可相通。

由上论可知，《天文》本身以纪岁之神为天神之最贵者，同时又不排斥“天神贵者太一”的通识，在古历家的眼中，太一和纪岁诸神是可以相通的。其所以如此，盖和太一为宇宙万物之根本有关，岁时本也起源于太一。1993年10月，湖北荆

门郭店一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一篇整理者称为《大一生水》的文献，现抄录有关内容：^⑭

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

笔者曾提出，这篇文献的内容以成岁为核心。^⑮且不论其对否，可以肯定的是，岁时是可以由太一生成的。有鉴于此，古历家援引太一纪岁，未为不可。

三、大岁考辨

《天文》岁时之神除纪岁之至上神外，另有一套五神，即：

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云气风雨，国君当之。

其中太阴当即前面讨论过的至上神，其余四神则表示不同的时间元素，论文第八章专门讨论此问题，此略。

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在讨论小岁之时，还提到所谓“大岁”，是这样：

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太岁迎者辱，背者强，

左者衰，右者昌；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

小岁或小时标示的时间单位是月，大岁或大时标示的时间单位应比它长，但不可能超过一年，与年对应的神明是太阴。长于月而短于年的时间单位只能是时（三月）。时与岁、月、日、星、辰在古书中称为六物。《左传》昭七年：

十一月，季武子卒，晋侯谓伯瑕曰：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异始终，胡可常也。《诗》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谓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无疑，“时”在古代是很重要的时间单位，古书中有很多关于四时的记述。岁月日星辰都有相对应的神明，时当然也应该有，前面提到的大岁就是这样的神明。大岁有时简称为岁，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岁”篇中有这样一节文字：^⑩

刑夷、八月、献马，岁在东方，以北大羊（祥），东旦亡，南遇英（殃），西数反其乡六四正壹。

夏夷、九月、中夕，岁在南方，以东大羊（祥），南旦亡，西禺（遇）英（殃），北数反其乡六五正壹。

纺月、十月、屈夕，岁在西方，以南大羊（祥），西旦亡，

北禺（遇）英（殃），东数反其乡六六正壹。

七月、囊月、援夕，岁在北方，以西大羊（祥），北旦亡，东禺（遇）英（殃），南数反其乡六七正壹。

已有学者指出，篇中之“岁”与《天文》之大岁相类，其区别仅在于一为左行四仲，一为右行四仲。^⑦如果说从每月一徙、月行四仲还看不出大岁是对应于“时”的神明的话，下面这段引文则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同前《日书》“归行”：

凡春三月己丑不可东，夏三月戊辰不可南，秋三月己未不可西，冬三月戊戌不可北。百中大凶，二百里外必死。岁忌。
一三一正

…以辛壬东南行，日之门也。…以癸甲西南行，月之门也。…以乙丙西北行，星之门也。…以丁庚东北行，辰之门也。

这里讲的是岁日月星辰方位与出行的关系。其中“岁”四时所处方位不同，故不可能是年岁之岁。学者或以其为小岁，^⑧也不对，我们知道小岁对应的单位是月，而引文中本有月之忌，所以这个岁不可能是小岁。这个岁仍是大岁，不过它的迁徙规则和前面的不同，不是每月一徙、月行西仲，而是三月一徙，循行于东南西北四方。从这一点可以清楚看出，所谓大岁是与“时”这一时间单位相对应的神明。

古历家受五行思想影响，选取岁月日星辰五者构成所谓五家历，但并不意味他们不重视“时”，在叙述小岁时并叙大岁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其他数学文献中，大岁有时显得比小

岁更突出。马王堆帛书中有一种整理者称为《式法》的文献，其中有一节谈迁徙的文字，是这样：^{①9}

〔岁在〕东，东徙死，西徙反，南徙寡央（殃），北徙吉，东南谁，西南斗，西北辟衍（道），东北小吉。其吉日卯未〔亥子〕辰申。

月，岁才（在）南，南徙死，北徙反，西徙寡央（殃），东徙吉，西南谁，西北斗，东北辟衍（道），东南小吉，其吉日辰〔申〕丑巳酉。

月，岁才（在）西，西徙死，东徙反，北徙寡央（殃），南徙吉，西北谁，〔东〕北斗，东南辟衍（道），西南小吉，其吉日寅午戌卯未亥。

〔十〕二月，岁才（在）北，北徙死，南徙反，〔东徙〕寡央（殃），西徙吉，东北谁，〔东〕南斗，西〔南辟道〕，西北小吉，其吉日寅午戌卯未亥。

凡徙吉时，天一后三，小岁前五，淦（咸）池所去，德□所将徙，以徙…子贵…贵；埂（亢）氐矛（昂）必（毕），室众；张腩（胃），得食。

学者已经指出，此段文字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篇的一节文字内容相近，二者都是讲岁之方位与迁徙吉凶的关系。^②此岁当也是大岁。此段文字中还提到小岁，但两相比较，大岁显然是主角，而小岁则处于从属地位。说大岁是与“时”相对应的神明是可信的。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有关大岁的资料也日益增多，对它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大岁是“时”神，太岁是“岁”神，

二者标示的时间单位不同。尽管二者都与迁徙吉凶有关，文字书写又常不作区分，但它们是两个神明，不能混淆。大岁是和岁相对而称的，它们同时又可并称为大时与小时；太岁之得名，盖以其标示的时间单位最大，称“太”有尊褒之意。孙星衍以年太岁与月太岁区分太岁与大岁，^④并不准确，由上论知，大岁并不都是每月一徙，它有两种移徙方式，一是一月一徙，一是三月一徙，称三月一徙之大岁为月太岁恐不合适。

由于青龙、天一、太阴等神明标示的时间单位最大，故古历家以它们为至上神，这或许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古代数术神明的运用条例

从《天文》有关诸神的记述中，可以归纳出一些古代神明组合与运用的条例。第一，神有阴阳雌雄之别例，《天文》：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

前文“斗勺为小岁”，是此北斗之神即小岁。北斗之神又可以招摇代指，招摇也有左行右行，《淮南子·时则》孟春之月招摇系寅，仲春之月系卯，季春之月系辰，此为左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玄戈”篇十月招摇系未，十一月系午，十二月系巳，此为右行。招摇之雌雄二月八月会于卯酉，与阴阳刑德之行相类。

小岁有雌雄，大岁也当分雌雄，事实确是如此。据上引文知，《天文》之大岁右行四仲，而睡虎地秦简《日书》“岁”篇

之岁、马王堆帛书《式法》“徙”篇之岁则为左行四方。咸池为大岁，我们也可以说，咸池之神有雌雄。

纪岁之神也有左行右行之别。《天文》：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太阴在辰，岁名曰执徐；太阴在巳，岁名曰大荒落；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太阴在中，岁名曰涒滩；太阴在酉，岁名曰作愕；太阴在戌，岁名曰阉茂；太阴在亥，岁名曰大渊献；太阴在子，岁名曰困敦；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

知太阴左行，岁徙一辰，天一、青龙当与之相同。《天文》又有岁右徙一辰之神明，曰天维，

天维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岁而移，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

是天维与太阴同自寅起，一右徙，一左行，是互为雌雄。

天维，或以维星释之，^②笔者则以为天维为二十八宿角宿之神。《开元占经》卷六十“东方七宿占”引《春秋纬》曰：“角主兵，一曰维首。”马王堆帛书“隶书阴阳五行”有一幅“天一图”（图十一），^③中间为天一，周列二十八神，二十八神显系因二十八宿而列。中有一神曰天维，正相当于二十八宿角宿之位置。以天维为角宿之神大致可信。

天维何以有纪岁功能？此盖和摄提有纪岁功能一样，皆是因北斗有纪岁功能而产生的。《史记·天官书》：“摄提者，直斗

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角宿也和斗杓相连，《天官书》“杓攜龙角”，《集解》引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龙角，东方宿也。攜，连也。”郗萌曰：“角为龙角。”角与北斗相连，其有纪岁功能是可以理解的。天维为角宿之神，自也可纪岁。又角为二十八宿之首，二十八宿于式图上的排列为逆时针方向，天维纪岁右徙一岁而移，似亦与此相合。

在古代数术中，另有一些神明，其运行方向互为顺逆，也可归入此例。马王堆帛书《式法》有一段关于“天地”的文字，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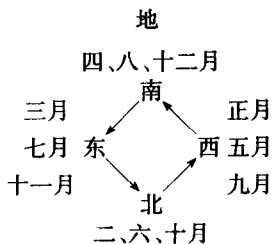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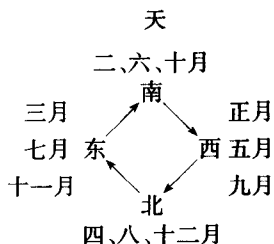
端月、五月、九月，上旬天地才（在）西，中旬天才（在）北地才（在）南，[下]旬天地[在]东。

二月、六月、十月，[上旬]天才（在）南地才（在）北，中旬天地才（在）西，[下]旬天才（在）[北地在南]。

三月、十一月、七月，[上旬天]地才（在）东，中旬天才（在）南地[在北]，[下]旬天地[在西]。

四月、八月、十二月，上旬天才（在）北地才（在）南，中旬天地才（在）东，下旬天才（在）[南地]才（在）北。

根据这段文字，可将天地一年的运行情况画成两幅图，



天左行，地右行，和北斗之神雄左行、雌右行是一致的，天与地显然也是互为雌雄。

另外《天文》中阴阳刑德的运行也是互为顺逆，在论文第七章有专门讨论，此略。

第二，同名异实、同神异用例。

最典型的当属太阴，上文列举了太阴有六种不同含义，此外文献中可能还会有别的含义。此且不论，即便是同一种含义的太阴，它也有很多种用途。《天文》中太阴只包括两种含义，即太岁别称与辰星，但作为太岁别称的太阴至少有六、七个用途。

又比如天一。李家浩先生曾指出：“太岁别名的天一，跟阴德三星别名的天一和右枢星南的天一，名同而实异。”^②

又比如青龙。青龙又可称苍龙。《天文》中的青龙或苍龙至少有三种用途，一是天神之最贵者，此点前文已提及。二是与朱鸟、白虎、玄武并列作为四方瑞兽，《天文》：“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三是作为太阴辅神，《天文》：“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苍龙在辰。”王引之以为此中“苍龙在辰”为后人所加，理由是下文有“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青龙即苍龙，此既云太阴，不得复言苍龙。^③笔者按，此处之苍龙与白虎、朱鸟、玄武并为太阴之辅，非天神之最贵者，王氏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可谓不知类者也。

第三，异神同用例。

最显著的例子是太岁。王引之《太岁考》说太岁之名有六，它们是太岁、太阴、岁阴、天一、摄提、青龙，它们在纪

岁上的功能完全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本义一样。以太岁太阴而论，太岁的本义当是对应于年岁的岁时之神，太阴的本义则当是阴气之神，但二者在用途上却大致相同。二者在纪岁上功能相同已为我们所熟知，此外在年岁的占卜上，二者的功能也基本相同。

《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语：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论衡·明雩篇》：范蠡计然曰：太岁在子，水，毁；金，穰；木，饥；火，旱。

《越绝书·计倪内经》：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

从这三节文字看，岁、太岁、太阴三者功能相同。《史记·货殖列传》引白圭语：

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卯午酉子就是木火金水，由此看来，太阴太岁在年岁占卜上可以互换，功能完全相同。后人说太阴是太岁之阴神是有道理的。^⑤

又比如天一与太阴，二者本义显然也不一样，但在某些方面用途也相同。《天文》：“太阴所建，蛰虫首穴而处，鹄巢乡而为之户。”《淮南子·汜论》则云“夫蛰虫鹄巢，皆向天一者”，是二者在某些方面也可互换。

当然，异神同用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用途相同，而不是说所有的用途都相同。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天文》以纪岁之神为天神之最贵者，这可从一个侧面证明它是古历家的作品。但《天文》并不排斥太一的至上神地位，在古历家眼中，太一也可以用于纪岁。《天文》之大岁是与“时”相对应的神明，其和太岁（“岁”神）是两个不同的神明。在古代数术中，神明的运用非常复杂，同神异用、异神同用的现象十分常见，这是研究古代数术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

注释：

① M. 卡林诺斯基《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载《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② 载孙著《问字堂集》卷一，中华书局 1996 年。

③ 司马贞《〈史记·天官书〉索隐》引。

④ 洪适《隶释》卷一。下引碑文出处同此。

⑤ 王引之《太岁考》，《经义述闻》卷二十九，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⑥ 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九，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⑦ 严敦杰《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与占盘》，《考古》1978 年 5 期；李学勤《九宫八风及九宫式盘》，原载《王玉哲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收入《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⑧ 《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 年第 2 期。

⑨ 俞伟超、李家浩《论兵闾太岁戈》，《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⑩ 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考古》1990 年第 10 期。

⑪ 李零《马王堆汉墓“神祇图”应属避兵图》，《考古》1991 年第 10 期；李家浩《论太一避兵图》，《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⑫ 饶宗颐《图诗与赋——马王堆新出〈太一出行图〉私见》，《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⑬ 李学勤《“兵避太岁”戈新证》，《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

⑭ 文字据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

⑮ 陶磊《太一生水发微》，“简帛研究”网2001年1月12日首发，载《古墓新知》，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⑯ 文字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下引睡虎地秦简文字出处同此。

⑰ 胡文辉《释岁——以睡虎地秦简日书为中心》，原载《文化与传播》第四辑，海天出版社1994年，收入《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⑱ 上引胡文（收入《丛考》者）之“后记”。

⑲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年7期。下引《式法》文字同此。

⑳ 刘国忠《马王堆帛书〈式法〉“徙”篇疏证》，此为其在2000年8月北京达园宾馆“新出简帛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㉑ 孙星衍《月太岁句中太岁考》，《问学堂集》卷一，中华书局1996年。

㉒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附录三，中华书局1997年。

㉓ 见《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

㉔ 李家浩《再论“兵避太岁”戈》，《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㉕ 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㉖ 《五行大义》卷五“论诸神”，据刘国忠校本，见刘著《〈五行大义〉研究》附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五章 太阴纪年研究

《淮南子·天文》：“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岁徙一辰。”研究者指出，这是西汉初年已有干支纪年的证据。^①这个意见得到了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刑德》的证实。《刑德》有甲、乙两本，皆有一份甲子表，整理者称之为“刑德大游甲子表”（见图八）。^②表由六十个钩绳图组成，其中标示了太阴在六十甲子年中的位置。在其中一些钩绳图旁注有“秦皇帝元”、“张楚”、“今皇帝十一”、“孝惠元”等字样，李学勤先生指出，这里标出的年份的太阴位置和今天所用的干支纪年表相合，而这份表大约抄写于汉初，它的起源一定更早。^③

可以认为，干支纪年的早期形式可能是太阴纪年，它是一种通过太阴“岁徙一辰”的周期运动标示年份的纪年方法。

一、陈久金先生对岁星纪年的研究 与《五星占》之岁星纪年

问题实际要复杂的多，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太阴纪年不仅仅用干支表示，往往还有岁名、岁星位置等内容，《天文》：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太阴在辰，岁名曰执徐，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太阴在巳，岁名曰大荒落，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岁星舍胃、昂、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岁星舍觜、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岁名曰涪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酉，岁名曰作噩，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名曰阏茂，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名曰大渊献，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名曰困敦，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昂、毕为对。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参为对。

在《汉书·天文志》中有一段性质与此相类的记载，但内容发生了变化，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岁星正月晨出东方，石氏曰名监德，在斗、牵牛。失次，杓，旱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历在营室、东壁。在卯曰单阏。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虚、危。失次，杓，有水灾。太初历在奎、娄。在辰曰执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营室、东壁。失次，杓，早早

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娄。甘氏同。太初在参、罚。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启明，在胃、昴、毕。失次，杓，早早晚水。甘氏同。太初在东井、舆鬼。在未曰协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长烈，在觜觿、参。甘氏在参、罚。太初在注、张、七星。在申曰涒滩。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晋，在东井、舆鬼。甘氏在弧。太初在翼、轸。在酉曰作洛。八月出，石氏曰名长王，在柳、七星、张。失次，杓，有女丧民疾。甘氏在注、张。失次，杓，有火。太初在角、亢。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轸。失次，杓，水。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氐、房、心。在亥曰大渊献。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在轸、角、亢。太初在尾、箕。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氐、房始。甘氏同。太初在建星、牵牛。在丑曰赤奋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虚、危。

与《天文》所记相比较，有两点重要不同，一是《天文》用太阴标示，《汉志》用太岁标示。二是同一年名下，《汉志》所载太初历之岁星位置恒比《天文》差两次。由于这两点不同，自清代钱大昕以来，关于太阴太岁是一还是二的讨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意见仍得不到统一。^④

笔者倾向于认为太阴太岁在纪年上功能相同，^⑤至于《太初历》之岁星位置比甘、石及《天文》差两次，笔者认为，陈久金先生用岁星超辰来解释的思路完全正确，^⑥但由于陈先生对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一些误解，致使其未能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

我们不妨借用陈先生的两个表，

战国岁星纪年表

岁名	太阴 所在	岁 星 所 在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摄提格	寅	丑	星纪	斗、牛
单阏	卯	子	玄枵	女、虚、危
执徐	辰	亥	娵觜（豕韦）	室、壁
大荒落	巳	戌	降娄	奎、娄
敦牂	午	酉	大梁	胃、昂、毕
协洽	未	申	实沈	觜、参
涒滩	申	未	鹑首（大棣）	井、鬼
作鄂	酉	午	鹑火	柳、星、张
阏茂	戌	巳	鹑尾	翼、轸
大渊献	亥	辰	寿星	角、亢
困敦	子	卯	大火	氏、房、心
赤奋若	丑	寅	析木	尾、箕

太初历纪年法

岁名	太岁 所在	岁 星 所 在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摄提格	寅	亥	娵觜（豕韦）	室、壁
单阏	卯	戌	降娄	奎、娄
执徐	辰	酉	大梁	胃、昂
大荒落	巳	申	实沈	参、罚
敦牂	午	未	鹑首（大棣）	井、鬼

续表

岁名	太岁 所在	岁 星 所 在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协洽	未	午	鹑火	注、张、七星
涓滩	申	巳	鹑尾	翼、轸
作鄂	酉	辰	寿星	角、亢
阉茂	戌	卯	大火	氏、心、房
大渊献	亥	寅	析木	尾、箕
困敦	子	丑	星纪	建星、牵牛
赤奋若	丑	子	玄枵	女、虚、危

如果不考虑太阴太岁的差别，不难发现两表所反映的太阴（太岁）位置与十二岁名的关系是固定的，根本的差别在于太阴（太岁）与岁星的位置关系，也就是说，太初历纪年法中之岁星比战国太阴纪年法之岁星超了两辰。这很好理解，岁星的绕日运行周期不是整十二年，而是 11.86 年，因此大约每隔八十三年超辰一次，古人至迟在编写《左传》的时代已经发现了这个现象。^⑦因此在以岁星位置匹配太阴（太岁）位置时，大约一百年左右就要将二者的位置关系调整一次，这就出现了上列二表之间的差异。正如马续所解释，“甘氏、太初历所以不同者，以星赢缩在前，各录后所见也。其四星亦略如此。”^⑧

现在的问题是，从甘石纪年法到太初历纪年法，太阴（太岁）与岁星位置关系差了两辰，这是否可以说成是太阴（太岁）超了两辰？笔者认为不可，据《淮南子·天文》所说，太阴“岁徙一辰”，不存在所谓超辰的问题。太初历纪年法之所以比甘石纪年法差两辰，原因不在于太阴（太岁）超辰，而在

于最初十二辰及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位置关系不固定（详见下文），至汉代，人们出于星占的需要，将它们之间的区划关系固定下来，而此时岁星已超两次，为了满足十二辰及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区划关系，不得不将太阴所在十二辰与岁星所在十二辰及十二次的关系作某种调整，即将岁星所在十二辰作超两辰处理。后人不知究竟，或以为有太阴太岁超辰，或以为太阴太岁为二，莫衷一是，致成千古之难题。《五星占》的出土为梳理此难题，提供了一线希望，下文试以《五星占》为依据，对笔者提出的解释作一论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陈久金先生认为《五星占》反映的太阴（太岁）与岁星的位置关系和太初历纪年法相同，笔者以为不妥。正如马克先生所说：“一方面《五星占》的岁星位置表没有明确哪一个干支与秦始皇元年组合，另一方面在同一帛书中也有太阴纪年的明显记载，而且根据《刑德》乙篇，秦始皇元年太阴不在寅而在卯。”^⑨也就是说根据与《五星占》同出的《刑德》之“刑德大游甲子表”，秦始皇元年太阴在卯。

陈先生认为秦始皇元年太阴在寅岁星在亥的主要证据是《五星占》中关于木星的一段记载，是这样：

东方木，其帝大浩（昊），其丞句亢（芒），其神上为岁星。岁处一国，是司岁。岁星以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其名为摄提格。其明岁以二月与东壁晨出东方，其名为单阏。其明岁以三月与胃晨出东方，其名为执徐。其明岁以四月与毕晨〔出〕东方，其名为大荒〔落。其明岁以五月与东井晨出东方，其名为敦牂。其明岁以六月与柳〕晨出东方，其名为汁洽（协洽）。其明岁以七月与张晨出东方，其名为芮萇（涒滩）。

其明岁[以]八月与轸晨出东方,其[名为作蜚](作鄂)。
[其明岁以九月与亢晨出东方,其名为闾茂]。其明岁以十月与
心晨出[东方],其名为大渊猷。其明岁以十一月与斗晨出东
方,其名为困敦。其明岁以十二月与虚[晨出东方,其名为赤
奋落。其明岁以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复为摄提[格,十二
岁]而周。^⑩

陈先生将这段文字与“木星行度”表对照,以为“岁星以正月
与营室晨出东方,其名为摄提格”,而秦始皇元年岁星“相与
营室晨出东方”,故秦始皇元年岁名为摄提格,太阴自然在寅。
而是年岁星在亥宫,所以《五星占》反映的太阴岁星位置关系
和太初历纪年法相同。这种推论是有问题的。

从上引那段文字得不出岁星相与营室晨出东方,则其岁名
一定是摄提格的结论。前文已说过,在太阴(太岁)纪年中,
十二岁名只与太阴(太岁)位置发生关系,而与岁星本身的位
置没有关系,所以不能根据岁星位置定岁名。上引那段文字中
也没有隐含岁星以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其岁名就为摄提格的逻
辑,而是说当岁星以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此岁星名曰摄提
格,为十二“司岁”之一。在那段文字中,摄提格等十二个名
称,都不是年岁之名,而是岁星在十二次中各自特有的名称,
即所谓十二司岁。甘氏曰:“岁星处一国,是司岁十二名。”^⑪岁
星除这一套名称之外,从上引《汉书·天文志》知,石氏也有
其一套术语,即监德、降人、青章、路踵、启明、长烈、天
晋、长王、天睢、天皇、天宗、天昊等。所以,摄提格等十二
名称最初只是星占学上岁星的专名,其演变为十二岁名,当是
后来的事。《五星占》所用仍是用它们的本义,即星占术上岁

星特有的名称。

“司岁”又称“岁司”，见于《淮南子·天文》：

有其岁司也：摄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稻疾，蚕不登，菽麦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闾蓬。单阏之岁，岁和，稻菽麦蚕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旗蒙。执徐之岁，岁早早晚水，小饥，蚕闭，麦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大荒落之岁，岁有小兵，蚕小登，麦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敦牂之岁，岁大旱，蚕登，稻疾，菽麦昌，禾不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协洽之岁，岁有小兵，蚕登，稻昌，菽麦不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维。涿滩之岁，岁和，小雨行，蚕登，菽麦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岁，岁有大兵，民疾，蚕不登，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岁，岁小饥，有兵，蚕不登，麦不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大渊献之岁，岁有大兵，大饥，蚕开，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三升。困敦之岁，岁大雾起，大水出，蚕稻麦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阳。赤奋若之岁，岁有小兵，旱水，蚕不出，稻疾，菽不为，麦昌，民食一升。

这里也谈到十二司岁，并且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摄提格等十二个名称最初是用于星占术的。但这里的岁司的得名和《五星占》已有不同，《五星占》摄提格等十二个名称是岁星在十二个位置的专名，而这里的摄提格等十二个名称已是年岁之名，即是由太阴在十二辰而决定的年名。只要比较一下《黄帝占》与此段文字，就会发现这一点。文繁，现引三节，以资比较：

太阴乘辰，旱早晚水，人饥，豆昌，麦熟，民食二升。^⑫

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

这两段文字都是讲太阴与岁星的位置关系，即太阴在维宿（四钩）时，岁星在维辰；太阴在仲宿（四仲）时，岁星在仲辰。笔者称之为钩维对应原则。《淮南子·天文》：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

根据钩维对应原则，太阴在子午卯酉时，岁星也在子午卯酉；太阴在丑寅辰巳未申戌亥时，岁星也在丑寅辰巳未申戌亥。据《天文》，太阴岁星的真实关系是太阴在寅，岁星在丑；太阴在卯，岁星在子；依次循环。以此太阴与岁星位置关系对照太初历纪年法之太岁与岁星位置关系，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

根据上述太阴与岁星的位置关系，以及《五星占》中岁星晨出东方的位置，可得太阴与岁星的位置关系如下表：

《五星占》纪年法

岁名	太阴所在	岁星所在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摄提格	寅	丑	星纪	牛、婺女、虚
单阏	卯	子	玄枵	危、营室
执徐	辰	亥	娵觜（豕韦）	东辟（壁）、奎
大荒落	巳	戌	降娄	娄、胃
敦牂	午	酉	大梁	昂、毕、觜
协洽	未	申	实沈	参、东井
涒滩	申	未	鹑首（大棣）	鬼、柳
作鄂	酉	午	鹑火	星、张、翼

续表

岁名	太阴 所在	岁 星 所 在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阍茂	戌	巳	鹑尾	轸、角
大渊献	亥	辰	寿星	亢、氐
困敦	子	卯	大火	房、心、尾
赤奋若	丑	寅	析木	箕、斗

按：此表二十八宿的排列考虑如下几点因素：1 太阴与岁星钩维对应的原则，并且太阴在维辰时，岁星居维宿星二；太阴在仲辰时，岁星居仲宿星三。2 秦始皇元年太阴在卯，岁星相与营室晨出东方；二年岁星相与东辟（壁）晨出东方。3 在《五星占》“木星”章与“木星行度”表中，胃和娄、虚与婺女为同年份之岁星位置。4 本表岁名依太阴位置而定，不考虑《五星占》“木星章”中岁星之专名。

将此表与“战国岁星纪年法”表相比，太阴与岁星在式盘上的位置关系一致，但岁星在二十八宿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这是由岁星超辰造成的，即“各录后所见也”。据此可推断，在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尚未形成固定的区划关系时，在太阴纪年中，可以不考虑岁星超辰的问题，重要的是保持太阴与岁星在式盘上的相对位置，即笔者所说的钩维对应的原则。

如果不考虑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关系，只考虑太阴与岁星钩维对应的原则，到太初历时代，就会出现这样一份表（岁星在二十八宿的位置据“太初历纪年法”表），

岁名	太阴 所在	岁 星 所 在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摄提格	寅	丑	星纪	室、壁
单阏	卯	子	玄枵	奎、娄

续表

岁名	太阴所在	岁 星 所 在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执徐	辰	亥	娵訾(豕韦)	胃、昂
大荒落	巳	戌	降娄	参、罚
敦牂	午	酉	大梁	井、鬼
协洽	未	申	实沈	注、张、七星
涒滩	申	未	鹑首(大棣)	翼、轸
作鄂	酉	午	鹑火	角、亢
阉茂	戌	巳	鹑尾	氏、心、房
大渊献	亥	辰	寿星	尾、箕
困敦	子	卯	大火	建星、牵牛
赤奋若	丑	寅	析木	女、虚、危

这份表和“《五星占》纪年法”相比，岁星在二十八宿间的位置又有了变化。这里出现一个明显问题，即此时的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区划关系与战国岁星纪年法相比，整整差了两次，如果不作调整，势必影响整个星占术的基础即分野成说。于是人们不得不放弃太阴与岁星的钩维对应原则，而将十二辰、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区划关系重新调整到战国时代的状况，这样便出现了所谓“太初历纪年法”（表见前），同时出现了两种太阴（太岁）与岁星位置关系。

当然，从战国岁星纪年法到太初历纪年法的演变过程中，可能还出现过另一种太阴与岁星的位置匹配关系，即太阴在寅、岁星居子的关系，^⑭如下表，

岁名	太阴 所在	岁 星 所 在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摄提格	寅	子	玄枵	女、虚、危
单阏	卯	亥	娵觜	室、壁
执徐	辰	戌	降娄	奎、娄
大荒落	巳	酉	大梁	胃、昂、毕
敦牂	午	申	实沈	觜、参
协洽	未	未	鹑首	井、鬼
涒滩	申	午	鹑火	柳、星、张
作鄂	酉	巳	鹑尾	翼、轸
阏茂	戌	辰	寿星	角、亢
大渊献	亥	卯	大火	氏、房、心
困敦	子	寅	析木	尾、箕
赤奋若	丑	丑	星纪	斗、牛

这份表中，太阴和岁星在未与丑相会，更符合《五星占》“大阴左徙，会于阴阳之界”的叙述，但以《五星占》而言，这份表有两点不合，一是它无法满足太阴岁星钩维相应的原则，二是据《五星占》岁星在二十八宿的位置，营室和东壁一定不在同一次，而这份表是以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固定的区划关系为前提的。因此，这份表虽在逻辑上能够成立，在实践中却缺乏证据。对于太初历纪年法与战国岁星纪年法岁星相差两次，仍当以前面的解释为准。所谓太岁超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十二次与二十八宿之关系 及其对太阴纪年的影响

众所周知，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区划关系最早见于《汉书·律历志》，此前只有关于十二次的零星记载。目前学界关于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匹配关系有两种意见，一是通常所认为的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匹配从一开始就是固定的，并且是等分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匹配关系不是等分的。^⑮ 笔者的看法与二者又有不同，笔者以为十二次的划分是等分的，否则无法与十二年周期的岁星占配合使用，但十二次在二十八宿间的区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固定的，这可从以下几条记载得到说明，《新唐书·历志三上》：

夏历十二次，立春，日在东壁三度，于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

汤作殷历，…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时直月节者，皆当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后吕不韦得之，以为秦法，更考中星。

周历十二次，星纪初，南斗十四度，于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

古历分率简易，岁久辄差，达历数者随时迁革，以合其变。故三代之兴，皆揆测天行，考正星次，为一代之制。

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于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毕八度中，《月令》参中，谓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于太初星距尾也。…

古历星度及落下閤等所测，其星距远近不同，然二十八之宿体不异。

这里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各历十二次的划分不同，但我们知道，十二次的起源不可能那么早，而古历的兴起时间相差并不长，所以这些记载恰好说明早期十二次的划分，各历并不相同。

从上文“战国岁星纪年法”表与“《五星占》纪年法”表可知，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确无固定的区划关系，表中最后一栏岁星在二十八宿的位置，可以随着岁星超辰而滚动，所以人们还用不着为岁星超辰发愁。但岁星在二十八宿的位置并不能无限制地滚动，从战国表与《五星占》表看，二者十二次所辖二十八宿每次至少还有一宿相同，若任由其滚动下去，我们看到太初历时代，十二次辖二十八宿与战国时代相比已无一宿相同了。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记录岁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是服务于星占术的，引入太岁标示其位置并未使这个主要功能发生变化。而天空中的星宿在地面上都有其对应的国家，这在客观上需要十二次与二十八宿有相对固定的关系。《五星占》的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关系仍在可允许的范围内，所以人们尚未强制性将这种关系固定下来。当岁星一再超辰，致使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匹配发生明显错位，并影响到星占术时；而天文学的进步也已使人们认识到错位会不断发展下去，人们就会考虑将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当是汉代将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关系固定下来的基本背景。从星占术的角度考虑，人们将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关系恢复到战国时的状态，并从此固定下来，这样就出现了战国与汉代岁星差两次的现象。

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关系一经固定，人们就必须面对岁星

超辰问题，否则星占术同样会受到影响。于是人们又想出太岁超辰。太初历的修订者已经知道使用太岁超辰，

及太初历以后天为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岁而太岁超一辰，百七十一岁当弃朔余六十三，中余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⑬

刘歆接受了这种学说，并将其引入历史年代的整理。《汉书·律历志·世经》有一条不合于干支纪年的年份记载，即

汉高祖皇帝《著纪》，……岁在大棣之东并廿二度，鹑首之六度也，故《汉志》曰：岁在大棣，名曰敦牂。

汉高祖元年，干支纪年为乙未，据《世经》则为太岁在午。陈久金先生作“秦及汉初岁星纪年表”，以为此条记载正符合该表，以此论证他的《五星占》之太阴岁星关系同于太初历纪年法的观点。前文已指出，陈先生的观点与《五星占》本身有关太阴岁星位置关系的叙述不合，也不合于马王堆帛书《刑德》秦始皇元年太阴在乙卯的记载，所以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以《五星占》纪年法表为基础，仿陈先生之表，另作秦及汉初岁星纪年表，

岁名	太岁所在	岁 星 所 在			岁 星 纪 年						
		十二辰	十二次	廿八宿							
摄提格	寅	丑	星纪	女、虚		12	24	36	8	代	5
单阏	卯	子	玄枵	营室	秦	13	25	37	9	2	6

续表

岁名	太岁所在	岁星所在			岁星纪年						
		十二辰	十二次	廿八宿							
执徐	辰	亥	娵觜	东壁	2	14	26	38	10	3	7
大荒落	巳	戌	降娄	娄、胃	3	15	27	39	11	4	8
敦牂	午	酉	大梁	毕	4	16	28	40	12	5	9
协洽	未	申	实沈	东井	5	17	29	汉	孝	6	10
涒滩	申	未	鹑首	柳	6	18	30	2	2	7	11
作鄂	酉	午	鹑火	张	7	19	31	3	3	8	12
阉茂	戌	巳	鹑尾	轸	8	20	32	4	4	文	13
大渊献	亥	辰	寿星	亢	9	21	33	5	5	2	14
困敦	子	卯	大火	心	10	22	34	6	6	3	15
赤奋若	丑	寅	析木	斗	11	23	35	7	7	4	16

按：“岁星纪年”栏中，“秦”指秦始皇元年，“汉”指汉高祖元年，“孝”指孝惠帝元年，“代”指高后元年，“文”指文帝元年。

对照此表，汉高祖元年太岁在未，岁星在东井，符合干支纪年以及岁星的实际位置。与《汉志》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此岁星在实沈，不在大棣（鹑首）；二是据此表，岁名为协洽，不是敦牂。第一点不同容易理解，《五星占》时代，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关系尚未固定，而到编写《汉著纪》《汉志》时，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关系很可能已固定下来。第二点不同只能用太岁超辰解释。为了同时满足太岁岁星的位置关系的稳定和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关系的稳定，必须使太岁在岁星超辰的同时也超一辰。这就要求从太初元年往前一百四十四年之内，太岁的位置均需较其本来位置后退一辰，以高祖元年论，是年太岁

本在未，持太岁超辰说者则要将它退后一辰，以其为太岁在午。这样太岁在太初元年才能和岁星同时超辰。据《汉书·律历志》下，

汉历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岁在星纪婺女六度，故《汉志》曰岁名困敦。正月岁星出婺女。

据同书，

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终于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终于危十五度。

上引文“正月岁星出婺女”，是太初元年内发生了岁星超辰，从星纪跳到玄枵。据太初历纪年法表之太岁与岁星的位置关系，太初元年太阴（太岁）在丑，无法更动，那太岁超辰如何实现呢？他们便将太初前的太岁位置后退一辰，这样太初元年太岁便在子，当正月岁星超辰时，太岁也跟着超一辰，正好在丑。这就是太初元年既是丙子又为丁丑的缘故。^⑦

对于古书中不便改动的岁名，他们就改其年次，比如说《汉书·贾谊传》，

谊为长沙傅三年，…单阏之岁。

单阏之岁，太岁在卯。谊为长沙傅三年为汉文帝七年，据干支纪年，文帝七年为戊辰，六年为丁卯。二者有一年之差，似乎合于陈先生的“秦及汉初岁星纪年表”。

事实不然。此记载又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正文与《汉书》同。《史记正义》云：“《汉文帝年表》云，吴芮之玄孙差袭长沙王也，傅为长沙靖王差之二年也。”张守节当亲见《汉文帝年表》，其云贾谊作《鹏赋》在其为长沙傅之二年是可信的。又《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岁在卯曰单阏，文帝六年岁在丁卯。”是徐广所见《史记》也作“谊为长沙傅二年”。三年之说当是持太岁超辰说者所改。由于此岁名出现在文赋中，不便更改，故将二年改为三年，这样太岁就退后一辰。

由此可见，所谓太岁超辰，在太初以前的纪年实践中并未真正出现过，而只是一批学者为了使太岁、岁星在十二辰、十二次以及岁星在二十八宿的位置关系保持稳定，而想出的一种解决岁星超辰的方法。他们用此方法整理秦汉间的岁星纪年，致使这段时期的岁星纪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但只要坚信太阴纪年从未中断过，就不会被这种假说迷惑。

三、太阴、太岁与岁星纪年

以上我们讨论了有关太阴纪年的一些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同时标注年名与岁星位置的纪年方法并非太阴纪年的原生形态，而是太阴纪年与所谓岁星纪年相结合的产物。纯粹的太阴纪年只是如马王堆帛书《刑德》“大游甲子表”那样，以太阴在六十甲子中“岁徙一辰”来纪年，无须附加岁星位置与岁名。《开元占经》卷二十三保存了甘氏的岁星纪年法，是

这样：

甘氏曰：摄提格之岁，摄提格在寅，岁星在丑，以正月与建斗、牵牛、婺女晨出于东方，为日十二月，夕入于西方。其名曰监德，其状苍苍若有光。其国有德，乃熟黍稷；其国无德，甲兵恻恻。其失次将有天应将于舆鬼。其岁早水晚旱。

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两国或昌或亡，死者不在其乡。其失次见于张，其名曰降入，周王受其殃，国斯反服，甲兵恻恻，其岁大水。

甘氏曰：执徐之岁，摄提在辰，岁星在亥，与营室、东壁晨出夕入，其名为持谷。其国有德，必数其状。其失次见于轸，其名曰青章，其国不利治兵，将有大丧。其岁早而早晚水。

甘氏曰：大荒落之岁，摄提在巳，岁星在戌，与奎、娄、胃晨出夕伏，其名曰路肆。其状熊色有光，其国兵，其君增地。其失次见于亢，其名曰清明，其下出贼死主。是岁不可西北征，利东南，东南无军有乱民，将有兵作于其旁，执杀其主。

甘氏曰：敦牂之岁，摄提在午，岁星在酉，与毕、昴晨出夕入，其名曰启明。其状熊熊若有光，天下偃兵，唯利二立王，不利治兵。其失次见于房，其名曰不祥，孽及殷王，祸及四乡，其岁早早晚水。

甘氏曰：协洽之岁，摄提在未，岁星在申，与觜、参、罚晨出夕入，其名曰张列。其状苍苍若有光。其色若赤，无有他祥，唯利行兵，征于四方，仇人不敢治民。其失次见于箕，

其名曰不疑，小民有子，持头相期。

甘氏曰：涪滩之岁，摄提在申，岁星在未，与东井、舆鬼晨出夕入，其名曰大晋。其状昭昭白色有光，有国其亡，亦不在其乡。其失次见于牵牛，其名曰小章，不利治兵，其国有诛，必害其王，岁小水雨。

甘氏曰：作鄂之岁，摄提在酉，岁星在午，与柳、七星、张晨出夕入，其名为长王。其状作有芒，有国其昌，书有四方享献之祥。其失次见于虚，其名曰大章，有旱而昌，或为之殃，必在其乡，其岁有火，有女丧民疾。

甘氏曰：阉茂之岁，摄提在戌，岁星在巳，与翼、轸晨出夕入，其名为天睢。其状白色大明，其色若青，国有大疾。其失次见于东壁，其国士卿相滴，民人各直刺无有仇滴，鬼神书壁，其名曰天侈，其岁有小水，有女丧。

甘氏曰：大渊献之岁，摄提在亥，岁星在辰，与轸、角、亢晨出夕入，其名为大皇。其状色玄青，天下不宁有，归为政星。若耀而阴出，是谓正平，利起军旅，其帅必武有德，将四国海内尽服。其失次见于娄，其名屏营，天下尽惊。

甘氏曰：困敦之岁，摄提在子，岁星在卯，与氐、房晨出夕入，其名为天泉。其状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见于昴，其名曰赤章，其国有丧不在其王，有水而昌。

甘氏曰：赤奋若之岁，摄提在丑，岁星在寅，与心、尾、箕晨出夕入，其名为天昊。黯然黑色，甚明，侯王有庆。其失次见于参，其名洋，有国其虚，其岁早水。

我们不妨将这段文字与前引《淮南子·天文》、《汉书·天文志》相关记载作一比较。《淮南子》用太阴标示岁星位置，《汉志》

用太岁，另《史记·天官书》用岁阴（文繁不引），此处用摄提。四者中惟摄提为实物，其余皆为虚拟之神，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摄提当出现最早。“摄提者，直斗勺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⑩，摄提的运行象征北斗的运行，用摄提指示岁星位置即是用北斗指示岁星位置。可以想见，人们最初以北斗指寅而岁星以正月（建子）与斗、牵牛晨出东方之年为始点，顺次后推，就成了上引甘氏的岁星纪年法。但北斗指寅与岁星晨出并不在同一个月，所以人们又虚拟一个岁神“太岁”代替摄提，用它每年一徙的运动标示岁星的位置。太阴的出现更在其后。

诸段文字间另一点重要差异在于，甘氏、《史记》及《汉志》三段文字都将所谓岁星纪年与星占内容置于一节之内，《淮南子》却将两部分内容作了有意识的划分，岁星纪年为一节，星占内容为另一节，引文均已见上。这个差异值得注意，笔者以为，甘氏、《史记》及《汉志》三者叙述的重心在于星占，其用摄提、太岁及岁阴的目的不在纪年，而是希望借助于它们轻易掌握岁星的位置，以服务于星占。《淮南子》将星占内容另置一节，将所谓岁星纪年部分从中分离，并将它们与纯粹的太阴纪年结合在一起，这样做显然是觉得它们在客观上具有纪年意义，从而将它们与太阴纪年结合，使太阴纪年的内涵显得更为丰满。

这里有必要澄清两个错误观念，一是以太阴太岁为假想天体的说法，这种说法以为太阴太岁从一开始就是人们假想出来的和岁星作反方向运行的天体，人们用它们的运行纪年。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从上文可知，人们最初用真实天体摄提反映岁星的位置，后来才改用虚拟的神明太岁太阴，因为摄

提一年即行一周天，而太岁太阴可人为规定为十二年一周天。太岁太阴不能视为假天体，而是两个神明，引入它们的目的，主要不是纪年，而是想轻易地掌握岁星的位置，以便星占。二是称《淮南子·天文》之太阴纪年为岁星纪年，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所谓岁星纪年，是以岁星在十二次的位置标示年份，而《天文》对十二次只字未提。岁星在《天文》中是作为配角出现的，“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尽管这句话中关于岁星的字数多于关于太阴的字数，但主次关系一目了然，所以应当称之为太阴纪年，而不可谓之为岁星纪年。学者已指出：“《左传》《国语》中的岁星纪年法实际上是一种以每年的岁星视位置为吉凶征兆的占星术，其主要用途与其说是为了纪年，不如说是为了星占。”^⑩则岁星纪年的提法本身也有问题。

诸段文字间还有一重要差异，即《汉志》的岁星位置比甘氏、《淮南子》及《史记》差两次，其中原由上文已有讨论，此略。

综上所述，太阴纪年法是利用太阴在六十甲子中每年一次的位移标示年份的方法。太阴纪年与所谓岁星纪年相结合，构成更为复杂的太阴纪年法，这种方法仍用太阴位移标示年份，但多了一套岁名，即摄提格等十二个名称。十二岁名的本义为岁星在十二辰、次的专名，称十二“司岁”，它们用为岁名是“司岁”含义的自然引申。在复杂的太阴纪年法中，太阴与岁星的位置关系遵循着钩维相应的原则，即太阴在维辰，则岁星居维宿星二；太阴在仲辰，则岁星居仲宿星三。由于岁星超

辰，使十二辰、次与二十八宿的区划关系发生错位，到太初历时代，错位已达两次之多。出于星占术的考虑，人们不得不放弃太阴岁星钩维相应的原则，而将十二辰、次与二十八宿的关系固定下来，同时不得不将岁星在十二辰、次的位置超了两次，这样便出现了所谓太初历纪年法与战国岁星纪年法岁星恒差两次的现象。太初历的修订者在太阴与岁星、岁星的十二辰次与二十八宿的位置关系已固定的情况下，为解决岁星超辰的问题，提出了太岁超辰之说，并用此学说整理汉初的岁星纪年，使汉初的年代学出现了一些混乱，太初元年一为丙子、一为丁丑是典型的例子。后人惑于此说，以太阴太岁为二，可谓上了汉人的大当。应该说，所谓太阴纪年，就是后世的干支纪年。

注释：

① 席泽宗《〈淮南子·天文训〉述略》，《科学通报》1962年6期。吕子方《〈淮南子〉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原刊《安徽史学》1960年1期，收入吕著《中国科学史论文集》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吕子方《我对新城新藏关于三统上元、四分上元及干支纪年法起源的进一步看法》，见前《论文集》。

② 陈松长《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本的比较研究》，《文物》2000年3期。

③ 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3期。

④ 有关讨论参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何幼琦《评乾嘉间关于太岁太阴的一场争论》（刊《学术研究》1979年5期）。

⑤ 参第四章“《天文》诸神考略”。

⑥ 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下引陈先生之说皆出此文。

⑦ 参新城新藏《由岁星之记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法之发达》，载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中华学艺社1933年。

⑧ 马续说见《汉书·天文志》。按从甘、石创立这种纪年法到太初历时代，岁星当有三次超辰，但从表上只有两次之差，个中缘由不能尽知，盖有这么几种可能，十二次划分的起迄度加上二十八宿古今度的不同使然；观测不准确使然。

⑨ M. 卡林诺斯基《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载《华学》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下引马克先生之说同出此文。

⑩ 本文所引《五星占》文字据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⑪ 《开元占经》卷23“岁星占”引。本文引《开元占经》文字据四库全书本。

⑫ 《开元占经》卷111“八谷占”引。

⑬ 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年1期。

⑭ 刘彬徽《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研究》持这种意见，刘文载《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

⑮ 钱宝琮《论二十八宿之来历》（载《思想与时代》第四十三期，1947年）持此看法，王胜利《星岁纪年管见》（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五集）也持此意见。

⑯ 《后汉书·律历志中》。

⑰ 孙星衍《再答钱少詹书》（《问字堂集》卷五）认为，此年有两干支，丁丑是太初改元之正月，丙子是先一年冬至下诏所定，与太岁超辰无关。磊案：孙氏此说解释此一年固可，此前的纪年问题则无法解释，故不取。

⑱ 《史记·天官书》。

⑲ 王胜利《星岁纪年管见》，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五集，科学出版社1989年。

第六章 《天文》述殷历说

《天文》保存了大量的天文历法资料，其中甲寅元历尤引人注目。关于这套历法的性质，学界一般认为是颛顼历，理由不外这样两条：一，《天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蔡邕《月令论》云“颛顼历术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庙营室五度”，二者宿度相同，是《天文》所述为颛顼历。^①二，《天文》为《淮南子》之一篇，《淮南子》成书于汉初，汉初行颛顼历，《天文》自然述颛顼历。^②由《天文》述颛顼历出发，又可反证汉初颛顼历是甲寅元颛顼历，这又可和《洪范传》所述“历记于颛顼上元太始閼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相参证。再从汉初行甲寅元颛顼历出发，结合马王堆帛书《五星占》资料，又得出关于颛顼历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的种种论说，并由这些论说反过去再论证前面的一些前提。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③

笔者以为，应把汉初行颛顼历和《天文》所述历法的性质区别开来，《天文》写定于汉初，但不等于其中的历法就是汉初使用的历法。上一章，笔者梳理了古代太阴纪年的种种问题，形成了干支纪年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未中断过的认识，本章

想讨论《天文》所述历法的性质，及相关的颛顼历甲寅元的问题。囿于个人学力，目前还无法将这些问题彻底澄清，只是将自己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疑点与想法写下来，供行家批评。

一、《天文》历法资料与 出土汉初颛顼历资料的比较

汉初行颛顼历，见于文献记载，《史记·张苍列传》载汉初“用秦之颛顼历”，《汉书·律历志》称“汉兴，…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后汉书·律历志》引蔡邕之言，称汉初“承秦用颛顼，元用乙卯”。从这些记载看，汉初行颛顼历大致是可信的。

汉初行用颛顼历，《淮南子》成书于汉初，未必就可认定《天文》历法为颛顼历。中国古代历法的内容，除推气朔外，还包括步五星等众多内容，此点江晓原先生已有很好的解说。^④古六历虽是古代历法的雏形，不如三统历、大衍历等内容精确丰富，但步五星这样的基本内容应该是有的。事实上，《天文》除有“四分历”的基本数据外，确实还有关于五星的记载：

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

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

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岁镇行一宿，当居而弗居，其国亡土；未当居而居之，其国益地，岁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

岁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而周。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甲寅正月]，与（荧惑）[营室]晨出东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当入而不入，当出而不出，天下兴兵。

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

这当是《天文》所述历法的五星资料。汉初颛顼历的五星资料与此不同，在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发现有五星运行的资料，学者或以为是汉初颛顼历的五星资料，^⑤是这样：

秦始皇帝元年正月，岁星日行廿分，十二日而行一度，终[岁行卅]度百五分，见三[百六十五日而夕入西方，伏]卅日，三百九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十二]岁一周天，廿四岁一与大[白]合营室。

秦始皇帝元年正月，填星在营室，日行八分，卅日而行一度，终[岁]行[十二度廿二分，见三百四十五]日，伏卅二日，凡见三百七七日而复出东方，卅岁一周于天，廿岁与岁星合为大阴之纪

秦始皇帝元年正月，太白出东方，[日]行百廿分，百日上极[而反，日行一度，无]十日行有[益]疾，日行一度百八十七分以从日，六十四日而复还（逮）日，晨入东方，凡二百廿四日。浸行百廿日，夕出西方。[太白出西方始日行一度

百八十七分，百日]行益徐，日行一度，以待之六十日；行有益徐，日行廿廿分，六十四日而西入西方，凡二百廿四日。伏十六日九十六分。[太白一复]为日五[百八十四日九十六分日。凡出入东西各五，复]与营室晨出东方，为八岁。

(辰星)主正四时，春分效[娄]，夏至[效井]，秋分[效亢]，冬至效牵牛。一时不出，其时不利；四时不出，天下大饥。^⑥

以《五星占》与《天文》相比，二者关于火星（荧惑）的运行都没有确切数字，关于木星（岁星）与水星（辰星）的运行知识基本相同，所不同的主要是关于金星（太白）和土星（填星）的知识，而《五星占》的数据都比《天文》更接近今测值，也就是说更精确一些。席泽宗先生已指出，《五星占》的金星会合周期为

$$224 + 120 + 224 + 16 \frac{96}{240} = 584.4 \text{ 日}$$

“这比今测值 583.92 日只大 0.48 日，而在它之后的《淮南子》和《史记》却还停留在 635 日和 625 日，直到《汉书·律历志》才进一步提高到 584.13 日。”土星的“会合周期 377 日，恒星周期为 30 年，前者比今测值 378.09 日小 1.09 天，后者也只比今测值 29.46 年大 0.54 年，而在它之后的《淮南子》和《史记》却都比它落后。关于会合周期，《淮南子》没有提，《史记》认为是 360 天。关于恒星周期，它们都还停留在‘岁镇行一宿，二十八岁而周’的水平上，到《汉书·律历志》才又提高到 29.79 年”^⑦。

为什么年代晚的《淮南子》的观测数据比年代早的《五星占》落后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两套数据不是同一种历法的观测数据，《天文》所述的不是颛顼历的五星数据，至少不是汉

初行用的颛顼历的五星数据。

除五星数据与汉初行用之颛顼历的数据不同外,《天文》所述历法所用的二十八宿距度,与汉初颛顼历所用的二十八宿距度也不相同。《天文》二十八宿距度是这样:

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昂十一,毕十六,觜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七星[七],张、翼各十八,轸十七。

汉初颛顼历的二十八宿距度,在安徽阜阳市罗庄大队汉汝阴侯墓中有发现。汝阴侯一号墓出土了三件与古代天文历法有关的盘形器,根据它们的用途,学者将它们分别定名为六壬式盘^⑧、九宫式盘^⑨及二十八宿盘^⑩。严敦杰先生研究了九宫式盘背面给出的“七年辛酉日中冬至”,发现以颛顼历所推为近。^⑪可以认为这三件器都是以汉初行用的颛顼历为根据的。二十八宿距度标识在二十八宿盘上,是这样:

颛顼历二十八宿距度^⑫

角	(残缺)	斗	二十二度	奎	十一度	井	二十六度
亢	十一度	牛	九度	娄	十五度	鬼	五度
氐	(部分残缺,只剩“十”字)	女	十度	胃	十一度	柳	十八度
房	七度	虚	十四度	昂	十五度	星	十二度(“二”字下边有残缺)
心	十一度	危	六度	毕	十五度	张	(残缺)
尾	九度	室	二十度	觜	六度	翼	(残缺)
箕	十度	壁	十五度	参	九度	轸	(残缺)

学者已指出,“圆盘上的这些二十八宿距度数字就是古历颛顼历中的,《开元占经》中所引用的古度也正是指落下闳之前颛顼历中所采用的二十八宿距度数字”^⑬。既然颛顼历的二十八宿距度是这样,那么《天文》所载的二十八宿距度必不是颛顼历的,与之相联的历法当然也不是颛顼历。

除以上两点不同外,《天文》中的天文历法资料与汉初颛顼历至少还有两点不同,一是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不完全相同,二是一年中太阳在二十八宿的位置不尽相同。

首先看第一点。《天文》有一段关于二十四节气划分的文字,

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艮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绳,故曰秋分雷戒,蛰虫北向,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

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䟽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

据此可获得八节间的时日间距：

冬至—46日—立春—45日—春分—46日—立夏—46日—夏至—46日—立秋—45日—秋分—46日—立冬—45日—冬至

汉初颛顼历八节间距在汝阴侯墓出土的九宫式盘正面有反映（图十四），图上的八处文字可以连成如下一段字句：

冬至汁蟄四十六日度，明日立春；立春苍门四十六日度，明日立夏；立夏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夏至；夏至上天四十六日度，明日立秋；立秋玄委四十六日度，日明（应作“明日”）秋分；秋分仓果四十五日，明日立冬；立冬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冬至。

据此可得其八节间距：

冬至—46日—立春—46日—春分—46日—立夏—45日—夏至—46日—立秋—46日—秋分—45日—立冬—45日—冬至。

两相比较，有四处不同，从立春到春分，《天文》45日，颛顼历46日；立夏到夏至，《天文》46日，颛顼历45日；立秋到秋分，《天文》45日，颛顼历46日；秋分到立冬，《天文》46日，颛顼历45日。这些不同是否可以看做《天文》所述历法

不是颛顼历的证据呢？这是我们要向天文历法专家请教的。

另外，《天文》二十四节气的顺序也值得注意，其雨水在惊蛰前、清明在谷雨前，合乎后世通用的顺序。《汉书·律历志》曰：“诹訢中惊蛰，今曰雨水；降娄初雨水，今曰惊蛰。大梁初谷雨，今曰清明；中清明，今曰谷雨。”王引之据此认为，汉初惊蛰在雨水前，谷雨在清明前，《天文》为后人所改。^⑭王氏说未必是，汉初使用颛顼历，其惊蛰在雨水前，谷雨在清明前，而《天文》之历法为殷历，其二十四节气不必尽合于颛顼历。《汉书·律历志》“今曰”只能说明殷历影响之大，而不足以推断其为太初以后之新知识。

关于第二点，《天文》是这样：

星，正月建营室，二月建奎、娄，三月建胃，四月建毕，五月建东井，六月建张，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牵牛，十二月建虚。

高诱注：“‘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娄；季春之月，日在胃。此言‘星正月建营室’，字之误也。”高氏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正确的，但以“星”系“日”字之误，倒未必，正如钱塘所云：“皆谓日所在星也。”^⑮是也可称作“星”。

根据汝阴侯墓出土的六壬式盘之天盘（图十三），知颛顼历太阳十二月所在星是这样：

正月宫（营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井，六月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氐，十月心，十一月斗，十二月女。

两相比较，二者十二月日所建之星只有五个月份相同，而大部分不同。究其原因，当和各自的二十八宿距度有关。由此也可看出，仅凭《天文》云“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就断定《天文》所述历法为颛顼历，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多次提到十二月建星，甲本“除”“玄戈”，乙本“正月”“宫”等篇都有记述，是这样：

十一月斗，十二月须（女），正月营（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东（井），六月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氐，十月心

这和汝阴侯墓之六壬式盘所标一致，《日书》所据历法当然是秦颛顼历，所以说六壬式盘反映的是颛顼历是可信的。《天文》所述必不是颛顼历。

二、论《天文》之甲寅元为殷历历元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天文》所保留的天文历法资料，除“四分历”数据外，和汉初行用的颛顼历几乎全不相同，《天文》所述历法显然不是颛顼历，而是古六历中的另外一种。至于是哪一种，笔者认为当是殷历。关于殷历，从《后汉书·律历志》看，它是一种甲寅元历，而《天文》所述也是甲寅元历，这是《天文》所述为殷历的主要证据。

颛顼历、殷历均为古六历之一，古六历之朔策日法并同四分，区分古六历之标志为历元。蔡邕曾云：“历数精微，术无常

是。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太初，元用丁丑。”^⑩《后汉书·律历志》“论”曰：“古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后汉人以乙卯为颛顼历元、甲寅为殷历元，殆无疑义。

颛顼历元另有一说为甲寅，刘向《洪范传》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闾蒙摄提格之岁毕昴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⑪闾蒙摄提格系太阴纪年之岁名，对应的干支为甲寅。对于这个甲寅，唐僧一行认为：“秦颛顼历元起乙卯，汉太初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犹以日月五纬复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闾蒙摄提格之岁，而实非甲寅。”^⑫也就是说，颛顼历元甲寅不是真的，其所以称为闾蒙摄提格是因为颛顼历元乙卯年“日月五纬复得上元本星度”，刘向所说颛顼上元闾蒙摄提格之取意与汉太初元年为闾蒙摄提格一致，是因为颛顼上元为甲寅。如果刘向所云不能成为颛顼上元为甲寅的证据，那最早提出颛顼上元为甲寅年的是一行，他说：“颛顼历上元甲寅岁，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是颛顼历元为甲寅的说法至唐代始明确出现。

关于甲寅元与乙卯元之关系，一行认为乙卯元是吕不韦改历的产物，他说：“其后吕不韦得之，以为秦法，更考中星，断取近距，以乙卯岁正月己巳合朔立春为上元。”清人钱塘不同意此说，他说：“一行谓秦用颛顼历是已，谓古颛顼历本太岁甲寅，秦时断取近距用乙卯，则非是。蔡邕所谓‘正月朔旦己巳立春’者，乙卯元也；而《洪范》所言气朔与邕同，其太岁则是甲寅。盖本是一历，止缘岁星有超辰，则太岁与之俱超。高帝元年，岁星在鹑首，则太岁在甲午，因谓之甲寅元。孝武太

始二年，岁星超一辰，至世祖建武元年，岁星在寿星，太岁在乙酉，因名乙卯元。自此以后，纪岁不考岁星，于是乙卯之名遂定。”^⑩又说：“然则上元甲寅仍从西汉人说，依东汉，则又名乙卯耳。”是钱塘认为颛顼历元甲寅与乙卯本是一回事，为同一年，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后汉人在考察历元时考虑到太岁超辰，将甲寅元改称乙卯元；后人纪岁不考岁星，从此乙卯元便定了下来。

今人陈久金、陈美东接受了钱塘的观点而又作了少许改动，认为甲寅、乙卯元是两种不同纪年法的产物，甲寅元是颛顼历纪年法的产物，乙卯元是干支纪年法的产物。但“现在的干支纪年表是按刘歆用超辰法整理后制定的，而颛顼历的所谓甲寅元，显然是整理前定下的，这证明了颛顼历纪年与干支纪年法有一年之差”^⑪。也就是说，甲寅与乙卯仍是同一年，不过分属于不同的纪年法。他们还援引马王堆帛书《五星占》证明颛顼历纪年法的存在。^⑫

对于用太岁超辰解释甲寅元与乙卯元关系的做法，笔者不敢苟同。上一章，笔者论证了古代不存在太岁超辰的问题，太岁超辰是太初历修订者们及刘歆等人为调和岁星超辰与分野成说的矛盾而生的主观臆断，干支纪年从未中断过。退一步讲，即使承认太岁超辰是产生甲寅元与乙卯元差异的症结所在，那么当是先有乙卯元，然后再产生甲寅元；或者以岁星在该年超辰，则是年既为甲寅，又是乙卯。事实上两种情况都不可能，上述诸家皆以甲寅在前、乙卯在后，前一种情况显然与此不符；既为甲寅又为乙卯也不大可能，古书从未见过这种记载，和上述两种意见也不能相容。只有一种解释，以《洪范传》作为颛顼上元为甲寅年的证据不够充分，西汉时本无颛顼历元为

甲寅的说法。蔡邕《月令论》：“颛顼历术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庙营室五度。”^②其云气朔与《洪范传》同，是二者本是一历，同为乙卯元。

一行的颛顼历上元，“甲寅岁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艮维之首即牵牛初。此星度和《洪范传》所述颛顼历上元之星度并不相合，清人王引之曾对一行所述加以校改，^③以图其与《洪范传》相合。笔者以为王氏之校改没有任何根据，只为弥缝二者的不同。《洪范传》所述颛顼历元星度与蔡邕《月令论》相同，是为颛顼历无疑。一行之颛顼历上元星度则另有来源，其是否为颛顼历值得讨论。

一行之颛顼历上元星度来源于《淮南子·天文》，《天文》多次提到甲寅元：

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甲寅正月〕与（荧惑）〔营室〕晨出东方。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凡二十纪，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元。

这里叙述的似乎就是一行所述的颛顼历元，甲寅年寅月（正月）甲寅日。另外，《天文》还有“七曜皆直艮维之首”的描述，

1. 日月正月在营室五度，则年前十一月在牵牛初；
2. 《天文》“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则甲寅年，岁星可能在牵牛初；
3. 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距牵牛初不远；

4. 辰星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

5.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与荧惑（王引之校改为“营室”，^②可从。）晨出东方，则年前十一月当伏于牵牛；

6. 《天文》“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十一月所伏之处距牛初亦不远。

是《天文》所述似为年前十一月七曜皆直艮维之首，一行将其改为“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其目的或是为了合于颛顼历以合朔立春为上元的规定。

如此看来，所谓颛顼历甲寅元颇成问题。惟——一条关于颛顼历甲寅元的记载，是一行引用的《洪范传》，而据一行对这条资料的解释，似乎是先有了一个颛顼甲寅上元及星度，然后刘向因为颛顼近元星度与上元相同，故将其称为阙蒙摄提格。一行给出了这个颛顼上元及星度，但与《洪范传》并不相合，却与《淮南子·天文》相合。《天文》早于《洪范传》，所以一行的颛顼上元一定是从《天文》改头换面而来。而一般认为《天文》作于汉初，汉初行颛顼历，故其甲寅元当为颛顼历元。

我们知道，《天文》虽成于汉初人之手，但其内容多为战国中期天文历法水平的反映。所以凭此点说《天文》之甲寅元为颛顼历元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据前引《后汉书·律历志》“论”，殷历历元是甲寅，则《天文》所载之历法当是殷历。又据《后汉书·律历志》，“甲寅之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正合《天文》所记，则《天文》所记历法为殷历无疑。

可以认为，颛顼历甲寅元是一行援引《淮南子·天文》殷历甲寅元而创造出来的，其目的可能是想给《洪范传》“颛顼上元太始阙蒙摄提格之岁”作解释。这个借用并不完美，即他

给出的上元星度和《洪范传》不合。一行对借用殷历甲寅元心中大概是清楚的，他在叙述了颛顼历上元之后，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

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卒差半次，夏时直月节者，皆当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后吕不韦得之，以为秦法，更考中星，断取近距，以乙卯岁正月己巳合朔立春为上元。

他在叙述两种历元的颛顼历的制定过程中，插入了有关殷历的制定情况，认为殷历是修订甲寅元颛顼历的结果，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颛顼历甲寅元是从殷历甲寅元借来的。

殷历甲寅元是何时测定的，朱文鑫先生曾推算冬至在牵牛初度的测定时间，兹引述如下：

试以牵牛初度合今牛宿第一星，其赤经为三百四度十二分四十九秒半强，今冬至（民国十五年）在赤经二百七一度五十二分四十八秒弱，在牵牛之西三十二度十九分五十七秒，比前节所论立春点约移西十八分余。但所谓牵牛初度，当在零度与一度之间，未能精密确定，约在测定立春点之前可断定也。足证颛顼历立春在营室五度，殷历冬至在牵牛初度，同为周末所测定。^②

又云：

考周显王三年（公元前 366 年）入颛顼历甲寅蓐首，是年

正月甲寅朔旦立春，即为颛顼历之元始甲寅岁，而其次年（公元前367年）又合于殷历第二次之元始甲寅岁（在初元二年之前三百二十年），由是年推前二百七十六万，即为殷历上元。观立春与冬至测定之时期，与显王三年相近，可知六历起算之元，当亦在其时。

据朱先生所论，殷历颛顼历的测定约在周显王二年（前367年）和三年（前366年），据干支纪年法，这二年适为甲寅与乙卯，正是后汉人所述的殷历甲寅元与颛顼历乙卯元。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殷历甲寅元，并非是甲寅年正月建寅甲寅朔，而当如《后汉书·律历志》所云，为甲寅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于《洪范传》称“颛顼上元阙蒙摄提格”，或出于人们对甲寅元的崇拜而附益的。

三、《天文》历法是民间殷历

据《汉书·律历志》，太初改历后二十七年，即元凤三年，有一次历法争论，是这样：

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寿王不服，妄人请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钩校诸历用状，奏可。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尽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寿王课疏远。案汉元年不用

黄帝调历，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太初历第一，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治太初历亦第一。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远，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单安国、安陵栢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寿王又移《帝王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驩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寿王历乃太史官殷历也，寿王猥曰安得五家历，又妄言太初历亏四分日之三，去小余七百五分，以故阴阳不调，谓之乱世。

这段记载中，张寿王挟着假黄帝调历真殷历反对太初历，汉朝廷历时三年始平息这场争论，可知当时殷历实有很大的势力。刘歆作《世经》，在用三统历推出以往诸蓂首冬至朔旦的同时，还要列出殷历的干支，^②也可见殷历势力之大。但张寿王不直接称殷历而称黄帝调历，值得我们深思。笔者以为，这和太初改历中殷历的失败有关。陈久金先生已指出，太初改历有两次，一次是司马迁参与的以另一种四分历代替颛顼历，但这次改历很快被否定，进行了第二次改历，即用邓平的八十一分历代替这种四分历。这两次改历在《汉书·律历志》中有明显反映。^③第一次改历所用的四分历，笔者以为就是殷历，就是保存在《史记·历书》中的“历术甲子篇”，它也是甲寅元历。^④由于它并不比颛顼历高明，所以很快被八十一分历取代。张寿王有鉴于此，在他再次“挟甲寅元以非汉历”^⑤时，便不宣称自己是殷历，而打出黄帝调历的旗帜。但由于“官有黄帝调历与寿王不同”^⑥，所以他也被揭穿了。

《天文》所述历法为殷历，但从上引席泽宗先生之言看，

《天文》的五星数据和《史记》不完全相同，二者是否都能称作殷历呢？笔者以为可以，首先二者的差距并不大，而又都是甲寅元，所以它们之间的区别当是“太史官殷历”与民间殷历的不同，司马迁《史记》所述为“太史官殷历”，《天文》所述则为民间殷历。

民间殷历与“太史官殷历”有一点重要不同，即它有所谓“五家历”。《汉志》“寿王历乃太史官殷历也，寿王猥曰安得五家历”，从寿王的掩饰之辞推断，他的历中有“五家历”，而“太史官殷历”则没有所谓“五家历”，王先谦说他“所以自饰其非殷历，实黄帝历也”^③是很对的，因为似乎只有黄帝历才有所谓“五家历”。按据《汉书·艺文志》，当时的皇家藏书中确有《黄帝五家历》这样的书。^④《天文》也有“五家历”的内容，^⑤则张寿王用以反对太初历的非如《汉志》所云是“太史官殷历”，而当是民间殷历。

《天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摄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稻疾，蚕不登，菽麦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闾蓬。单阏之岁，岁和，稻菽麦蚕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执徐之岁，岁早早晚水，小饥，蚕闭，麦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大荒落之岁，岁有小兵，蚕小登，麦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敦牂之岁，岁大旱，蚕登，稻疾，菽麦昌，禾不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协洽之岁，岁有小兵，蚕登，稻昌，菽麦不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维。涪滩之岁，岁和，小雨行，蚕登，菽麦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岁，岁有大兵，民疾，蚕不登，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五升。酉。在辛

曰重光。掩茂之岁，岁小饥，有兵，蚕不登，麦不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大渊献之岁，岁有大兵，大饥，蚕升，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三升。困敦之岁，岁大雾起，大水出，蚕稻麦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阳。赤奋若之岁，岁有小兵，早水，蚕不出，稻疾，菽不为，麦昌，民食一升。

《开元占经》卷 111 “八谷占”所引《黄帝占》中有一段与此极为相似的文字，是这样：

太阴乘寅，早水晚旱，蚕禾菽麦昌，人食四升。

太阴乘卯，禾稻菽麦黍昌，人食二升。

太阴乘辰，早旱晚水，人饥，豆昌，麦熟，民食二升。

太岁乘巳，小兵动，蚕麦昌，二升。

太阴乘午，大旱，蚕成，稻菽麦昌，禾不为，二升。

太岁乘未，小兵起，蚕稻昌，菽麦不为，三升。

太阴乘酉，大兵，民疫，蚕菽麦皆不成，民食七升，大耗。

太阴乘亥，有兵，麦禾善，五升。

太阴乘子，天大雾，岁水大出，稻麦蚕禾昌，民食三升。

太阴乘丑，岁小兵，早，蚕不登，稻疾菽不成，民食三升。^④

两相比较，《黄帝占》文字显然有脱误，不过二者内容基本相同。《黄帝占》或是《黄帝五家历》的一部分，准此，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即殷历与黄帝历有很多相似的内容，张寿王所据很可能就是民间殷历。

其实不仅殷历有“太史官殷历”与民间殷历之分，黄帝历也有这样的分别，并且两者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汉安论历”中，虞恭、宗新等引《洪范五纪论》曰：“民间亦有黄帝诸历，不如史官记之明也。”^⑤所以殷历之有“太史官殷历”与民间殷历完全可能，史载太初改历，征民间治历者多人，足见当时民间治历风气之盛，《天文》所述殷历反映的当是民间治历者的成就。

综上所述，汉初行用颛顼历，但《天文》所述历法却不是颛顼历，其中材料与出土文物所见汉初颛顼历的材料无一相合。《天文》中的历法当是民间流行的殷历，理由主要有二：一，它是甲寅元历，这说明它是殷历；二，它有“五家历”，这说明它是民间行用的殷历。

注释：

①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附录三，中华书局 1997 年。

② 陈久金、陈美东《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天文资料试探颛顼历问题》，原载于《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又收入《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又收入陈美东《古历新探》（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③ 主要是陈久金、陈美东的系列文章，如《临沂出土汉初古历研究》（原刊于《文物》1974 年 3 期，又收入《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天文资料试探颛顼历问题》（同上），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颛顼历和太初历制定年代考略》（载《科技史集刊》第 3 辑）。

④ 江晓原《天学真原》138—140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⑤ 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研究》，同前。宋会群、苗雪兰《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1995 年）：140—153。

⑥ 文字据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五星占〉释文》，载《中国

天文学史文集》，同前。

⑦ 席泽宗《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曾署名刘云友刊于《文物》1974年4期，又收入《中国天文学史文集》《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等。

⑧ 严敦杰《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与占盘》，《考古》1978年5期。

⑨ 李学勤《九宫八风及九宫式盘》，原载于《王玉哲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入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⑩ 成家驹郎撰、茆崑译《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古星盘》，《文博》1989年6期。

⑪ 同前严敦杰文。

⑫ 此表系王健民、刘金沂《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圆盘上二十八宿古距度的研究》文中所绘表，今稍作调整。是文原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同前），又收入《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同前）。

⑬ 同前王健民、刘金沂文。

⑭ 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九《淮南内篇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⑮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同前。

⑯ 《后汉书·律历志中》。

⑰ 《新唐书·律历志·大衍历议》引。

⑱ 《新唐书·律历志·大衍历议》，下引一行之说，出处同此。

⑲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同前。

⑳ 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研究》，同前。

㉑ 陈久金、陈美东《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天文资料试探颛顼历问题》，同前。

㉒ 《后汉书·律历志中》注引。

㉓ 王引之《太岁考》，《经义述闻》卷29，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㉔ 《读书杂志》卷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㉕ 朱文鑫《历法通志》，下引文同。

㉖ 刘歆《世经》见于《汉书·律历志下》。

㉗ 陈久金《颛顼历与太初历制定年代考略》，同前。

㉘ 张汝舟先生认为《史记》“历术甲子篇”就是殷历，见《〈历术甲子篇〉浅释》，载张汝舟《二母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㉙ 此为蔡邕语，见《后汉书·律历志中》。

- ⑩ 此为《大衍历议》语，见《新唐书·历志三》。
- ⑪ 王先谦《汉书补注》“艺文志·黄帝五家历”条。
- ⑫ 见《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历谱”家。
- ⑬ 详见论文第八章“‘五家历’初探”。
- ⑭ 文字据四库全书本《开元占经》。
- ⑮ 《后汉书·律历志中》。

第七章 论《天文》所见刑德学说

《天文》中多次提及刑德，其内容散见于第三、第四与第六章，对于体现全篇的结构、性质与思想有重要作用。本章拟结合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本，对《天文》的刑德学说作一梳理，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天文》刑德概述与月刑德之用图

现抄录有关字句：

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

阴阳刑德有七舍。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十一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后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阴阳相得则刑德合门。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门。德南则生，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而万物生，八月会

而草木死。

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

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

太阴在甲子，刑德合东方宫，常徙所不胜，合四岁而离，离十六岁而复合。所以离者，刑不得入中宫，而徙于木。

太阴所居，日〔为〕德，辰为刑。德，纲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胜。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处。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

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击钩陈之冲辰，以战必胜，以攻必克。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

根据所述内容，按岁月日时划分法，可将上述文字内容分为三类：岁刑德、月刑德、日刑德。所谓岁刑德即刑德一岁一徙，月刑德指刑德一月一徙，日刑德指刑德一日或数日一徙。按《五行大义》的划分，月刑德又称为月气刑德，而岁刑德与日刑德统称为干支刑德，盖岁日刑德移徙遵循干支五行属性，故可如是称。下文按《五行大义》的划分，先讨论月刑德，再讨论岁刑德、日刑德。

关于月刑德，学者已指出，居延汉简、《太平经》中也有叙述，^①内容基本相同，即刑德都是因阴阳时气的消长而按月在室、堂、庭、门、巷、术、野中移徙，具体移徙情况《天文》中已有叙述，此不必详论。这里笔者想简单讨论刑德月徙

的用图问题。

钱塘曾提出，所谓室、堂、庭、门、巷、术、野即盖天说中标示日道远近之七衡。^②此说从天文角度讲未为不可，但不能据此认为刑德月徙所用之图即是七衡图。李零先生曾据《天文》绘“刑德七舍”图（图二十），并且认为刑德是互相对应的。^③然其未讨论刑德运行的方向，现略作讨论，请方家指正。《京氏易传》：

孔子易云：龙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午，在离卦，右行。

是刑德互为阴阳，其运行互为顺逆。又《天文》：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

这里没有谈到刑德的运行，但其以北斗雌雄之神的顺逆之行标识刑德消长，盖刑德运行本也互为顺逆。

前面的章节已指出，五家历中关于小岁的文字，被作者置于三、四部分之间，其原因盖由于大岁小岁二月八月合于卯酉，同于刑德二月八月合于门。大岁小岁逆向运行，则刑德也当是逆向运行。刑德唯逆向运行，方得二月八月合于门，不然，据李图，一在东“门”，一在西“门”，是对冲，而不得谓之合。

钱塘在《〈淮南·天文训〉补注》对刑德逆向运行已有解说：

十一月斗建子，日在丑，丑居子为德；厌亦在子，子对午为刑。故德在室，刑在野。十二月斗建丑，日在子，子居丑为德；厌在亥，亥对巳为刑。故德在堂，刑在术。正月斗建寅，日在亥，亥居寅为德；厌在戌，戌对辰为刑。故德在庭，刑在巷。二月斗建卯，日在戌，戌居卯为德；厌在酉，酉对卯为刑。故刑德合门。

德在子则刑在午，德在丑则刑在巳，德在寅则刑在辰，德在卯则刑亦在卯，是钱塘也认为刑德是逆向运行的。

又按，李图以六条线相交表示十二月，盖为显示刑德对冲之意，但其图似不古，出土的图书及实物中也没有这样的图。据上论，阴阳刑德运行互为顺逆，而非对冲，是此图也不合适。据下文论述，《天文》中刑德是借助于式盘来使用的，式盘之地盘上有十二支，完全可以描述阴阳刑德运行，不必另作刑德七舍图。

阴阳刑德只是对自然界阴阳生长力量的一种描述，本身不具有数术意义，真正具有数术意义的是所谓的干支刑德，即岁刑德与日刑德。

二、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本 与《天文》刑德学说

《天文》刑德之岁徙是这样：

太阴在甲子，刑德合东方宫，常徙所不胜，合四岁而离，

离十六岁而复合。所以离者，刑不得入中宫，而徙于木。

这种刑德移徙在马王堆帛书中也有叙述，比《天文》更加详细，帛书《刑德》乙本：

德始生甲，太阴始生子，刑始生水，水，子。故曰，刑德始于甲子。刑德之岁徙也，必以日至之后七日之子午卯酉。德之徙也，子若午；刑之徙也，卯若酉。刑德之行也，岁徙所不胜而刑不入宫中（当作“中宫”），居四隅。甲子之舍始东南行廿岁而壹周，壹周而刑德四通，六十岁而周，周于癸亥，而复从甲子始。刑德初行六岁而并于木，四岁而离，离十六岁而复并木，太阴十六岁而与德并于木。^④

结合《天文》可得刑德移徙规律，刑德甲子年始于东方宫，“常徙所不胜”，刑不入中宫。用表表示似乎是这样，表一：

表一

	德	刑
甲子	东宫	东宫
乙丑	西	西
丙寅	南	南
丁卯	北	北
戊辰	中	东
己巳	东	西
庚午	西	南
辛未	南	北

表二

	德	刑
甲子	东宫	东南宫
乙丑	西	西
丙寅	南	西南
丁卯	北	北
戊辰	中	东
己巳	东	东
庚午	西	西北
辛未	南	南

壬申	北	东	壬申	北	东北
癸酉	中	西	癸酉	中	东南
甲戌	东	南	甲戌	东	东南
乙亥	西	北	乙亥	西	西
丙子	南	东	丙子	南	西南
丁丑	北	西	丁丑	北	北
戊寅	中	南	戊寅	中	东
己卯	东	北	己卯	东	东
庚辰	西	东	庚辰	西	西北
辛巳	南	西	辛巳	南	南
壬午	北	南	壬午	北	东北
癸未	中	北	癸未	中	东南
甲申	东	东	甲申	东	东南

这似乎很合乎《天文》“合四岁而离，离十六岁而复合”的叙述。但这和帛书《刑德》乙本的叙述有明显矛盾之处。据帛书《刑德》，刑的运行是从东南宫开始的，此其一；“廿岁而壹周，壹周而刑德四通”，即廿年中刑德各运行了四个周期，而此处廿岁刑有五个周期，此其二；“刑德初行六岁而并于木”，据此表第六年德在东宫，刑在西宫，此其三。如何解释这些矛盾，马克先生提出两点，一以刑德大小游之间存在关联解释帛书《刑德》刑大游始于东南，因为《刑德》乙本之刑小游始于东南；二认为“刑德初行六岁而并于木”一句有错误，《淮南子》没有此句，“六”可能应为“廿”^⑤。这些解释颇牵强武断，但若承认表一正确，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

帛书本身没有错，而是表一有问题。据陈松长先生所述，帛书《刑德》乙本“刑德九宫图”系用五种颜色绘成，正中是一黄色圆环，东宫及其侧宫（东南宫）为黑里透蓝，南宫及其侧宫（西南宫）用朱色绘成，西宫及其侧宫（西北宫）呈其白色，北宫及其侧宫（东北宫）则用较细的黑线绘成。^⑥也就是说，五行共有十宫，每方有二宫。如此则刑的运行可能不是仅在东南西北四宫中运行，而可能是在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宫中运行。

事实上帛书《刑德》甲乙本的刑德小游，德都是在正宫中运行，而刑除游于正宫之外，还游于侧宫之中，可将它们的情况绘表如下，《刑德》甲本刑德小游：

十一年十二月己亥上朔刑德以其庚子（应是“庚午”之误）并居西宫，丙午刑德并居南宫。壬子刑居东北宫，德复居西宫。戊午刑德并居中宫。甲子刑居东南宫，德居西宫。庚午刑德并居西宫。丙子刑居西南宫，德居西宫。壬午刑〔德并居北宫〕，戊子刑〔居中宫，德〕居西宫。甲午刑德皆居东〔宫〕。庚子刑居西北〔宫，德〕居西宫。十一年乙巳上朔刑〔德〕以丙午并居南宫。壬子刑居北宫，德居南宫。戊午刑德并居中宫。甲子刑居东北（应是“东南”之误）宫，德居南宫。庚午刑德并居西宫。丙子刑居西南宫，德居南宫。壬午刑德皆居北宫。戊〔子〕刑居中柱北市，德居南宫。甲午刑德皆居东宫。庚子刑〔居西北〕宫，德居南宫。〔丙午〕刑德复并南宫。此刑德小游也。^⑦

这里记述了两种刑德运行情况，一是己亥上朔的刑德运行，一

是乙巳上朔的刑德运行，可分别列表如下：

己亥上朔			乙巳上朔		
	刑	德		刑	德
庚午	西宫	西宫	丙午	南宫	南宫
丙午	南宫	南宫	壬子	北宫	南宫
壬子	东北宫	西宫	戊午	中宫	中宫
戊午	中宫	中宫	甲子	东北宫	南宫
甲子	东南宫	西宫	庚午	西宫	西宫
庚午	西宫	西宫	丙子	西南宫	南宫
丙子	西南宫	西宫	壬午	北宫	北宫
壬午	北宫	北宫	戊子	中柱北市	南宫
戊子	中宫	西宫	甲午	东宫	东宫
甲午	东宫	东宫	庚子	西北宫	南宫
庚子	西北宫	西宫	丙午	南宫	南宫

《刑德》乙本的刑德小游：

刑德六日而并游也，亦各徙所不胜，刑以子游于奇，以午与德合于正，故午而合，子而离。戊子刑德不入中宫，径徙东宫。戊午德入，刑不入，径徙东南宫。

其初发也，刑起甲子，德起甲午，皆徙庚午，居庚午各六日。刑徙丙子，德徙丙午，居各六日。皆并壬午，各六日。刑德不入，径徙甲午，各十二日。刑徙庚子，德徙庚午，各六日。皆徙丙午，各六日。刑徙壬子，德徙壬午，各六日。德徙戊午，刑不入中宫，径徙甲子。德居中六日。徙甲午，[刑从，因甲]子[十]二日。德居甲午六日，刑德皆并，复徙庚午。

根据刑德小游九宫图，可将上引文中的干支换成宫位，列表如下：

		刑	德
初发	甲子	东南宫	东宫
	庚午	西宫	西宫
	丙子	西南	南宫
	壬午	北宫	北宫
	戊子		
	甲午	东宫 12 日	东宫 12 日
	庚子	西北宫	西宫
	丙午	南宫	南宫
	壬子	东北宫	北宫
	戊午		中宫
	甲子	东南宫 12 日	东宫
	庚午	西宫	西宫

《刑德》甲乙本刑德小游之间的关系，笔者已有专文讨论，^⑧此不赘述。但不管二本间有多么大的差异，从上列诸表看，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刑德移徙时，德在正宫运行，刑既可在正宫、又可在侧宫运行。若准拙文所论，承认刑德大小游之间在移徙规则上存在对应关系，不妨将《刑德》乙本刑德小游中刑的运行也看做其大游的规则，则可得帛书刑德大游规律如表二（见前）。以此表看《刑德》乙本有关论述，便毫厘不爽。刑始于东南，六岁并于木（己巳岁刑德合于东宫），四岁而离（癸酉岁刑德不在同一方宫），十六岁而复并于木（己

卯岁刑德合于东宫)，廿岁刑德四通。可见帛书《刑德》乙本刑德大游的规律当如是表。

《天文》所述刑德大游是不是错了呢？如果以帛书《刑德》乙本之大游规则视之，它肯定错了。但从《天文》本身看，它没有错。《天文》也有刑德小游：

太阴所居，日〔为〕德，辰为刑。德，纲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胜。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处。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胜生一，壮五，终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应五，故八徙而岁终。

根据此段文字，参照帛书刑德小游规则，可将《天文》刑德小游规律绘表如下：

表三

	德	刑
甲子	东宫	东南宫
乙丑	西	西
丙寅	南	西南
丁卯	北	北
戊辰	中	东

己巳	东	西北
庚午	西	南
辛未	南	东北
壬申	北	东南
癸酉	中	西
甲戌	东	西南
乙亥	西	北
丙子	南	东
丁丑	北	西北
戊寅	中	南
己卯	东	东北
庚辰	西	东南
辛巳	南	西
壬午	北	西南
癸未	中	北
甲申	东	东

同样,《天文》刑德大小游的移徙规则也应是对应的,据此表,其云刑德大游“合四岁而离,离十六岁而复合”也是对的。

可以认为,《天文》的刑德学说和马王堆帛书的刑德学说是两种不同的刑德学说,无论是刑德大游还是刑德小游,二者都有明显的差异,稍作比较即可看出,因此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以《天文》与帛书《刑德》甲乙本比较,《天文》更接近于《刑德》乙本,二者都有刑德大小游,并且各自大小游的规则似乎都是对应的。二者刑德大游中德的运行规律完全相同,都是在东西南北中五正宫中移徙,刑的运行则略有不同;二者

刑德小游刑德的运行规律均略有不同，只要比较上列诸表就可看出。《天文》的刑德小游与《刑德》甲本的刑德小游，德的运行完全相同，刑的运行则略有不同。另外《天文》刑德日徙似乎受太阴位置的影响，即“太阴所居，日〔为〕德，辰为刑”；《刑德》甲本刑德小游则受上朔的影响，“天一所居曰上朔”^⑨，天一即太阴，^⑩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期待着更多新材料的出土与发表。

三、刑德用式考

帛书《刑德》甲乙本都有九宫图，以备实际使用之需。有关它们的情况学者已做了介绍与研究，这里要指出的是，九宫图不仅可以描述刑德小游，也可以描述刑德大游。由六十个钩绳图构成、学者称为“大游甲子表”的图，不能描述刑德大游。上文说过，即使是大游，刑的运行也是在八宫中完成，不限于五正宫，“大游甲子表”之钩绳图无法体现它的运行情况，此点笔者别有专文讨论，^⑪兹不赘述。

《天文》的刑德运行，当也有图为依据，现据《天文》本文叙述，试作探讨，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首先，《天文》刑德运行依据的是式图。王振铎先生曾依据出土实物复原过《天文》的图局（图十八），^⑫陈梦家先生也做过类似的工作（图十九），^⑬两相比较，王先生所绘之图更容易被人理解把握，也更贴近出土实物及原图局。不过，王先生认为《天文》但以地盘为依据叙述其内容，而无所谓天盘，以为“转天加地之枳，用在枳占阴阳之术，《天文训》故不取焉”。这个认识须重作检讨。

《天文》有不少记述，说明《天文》依据的不只是地盘，也有天盘，《天文》中本有阴阳式占的内容。

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苍龙在辰。

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

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击钩陈之冲辰，以战必胜，以攻必克。

这里朱鸟、勾陈、玄武、白虎、苍龙诸神，盖是后世六壬式占中十二神将的早期形态。六壬十二神将，六朝铜式、^⑭《五行大义·论诸神》、《唐六典》卷十四“记式占法”、《太一金镜式经》卷二“推太乙当时法”等皆有记述，所述内容皆以天一为主，太阴居后二，这和《天文》以太阴为主不同。笔者以为，《天文》诸神只是五行之神，尚未发展为十二神将。史苏《龟经》云：

木神苍龙，岁星之精；

火神朱雀，荧惑之精；

灰土之神名曰腾蛇，土神勾阵，镇星之精；

金神白虎，太白之精；

水神玄武，辰星之精。^⑮

其在《天文》中，即是所谓四方之兽，即“何谓五星”一节之东方苍龙、南方朱鸟、西方白虎、北方玄武。这里多出一个腾

蛇，当是后起之物。《天文》没有提勾陈，是因为勾陈不是兽。勾陈诸神虽不就是十二神将，但从上引“凡徙诸神”一节文字的行文看，其与六壬十二神将的行文极其相似，其功能当和十二神将相同，也是用于式占。

《天文》之“虚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惟通过式盘方能得到真切的理解。虚星乘钩陈，在实际天象中是难以理解的，只有放在式盘上，才能明白它的实际含义。

式盘由天盘与地盘组成，天地盘上分别标有天干地支二十八宿，在已发现的式盘中，地盘上千支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基本相同，即子一虚、卯一房、午一星、酉一昴。天盘上千支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以十二月与二十八宿对应，其关系是正月一营室、二月一奎、三月一胃、四月一壁、五月一井、六月一柳、七月一张、八月一角、九月一氏、十月一心、十一月一斗、十二月一女，如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的六壬式盘；^⑩一种是以十二支及十二神将与二十八宿对应，其关系是神后一子一虚、徵明一亥一室、魁一戌一娄、从魁一酉一昴、传送一申一觜、小吉一未一鬼、胜光一午一星、太一一巳一星、天关一辰一亢、太冲一卯一房、功曹一寅一箕、大吉一丑一牛，已发现大部分式盘，如故宫博物院藏象牙式天盘（图十六）^⑪、甘肃武威磨咀子西汉墓式盘（图十五）^⑫、六朝铜式（图十七）^⑬等体现的都是这种对应关系。前一种反映的实际是颛顼历的月建星，^⑭后一种则是通常所见的天盘结构，不过项目有多有少罢了。如上章所说，《天文》所述为殷历，其所用式盘不会是前一种，而应属后一种，即通常的一种。虚星乘钩陈可以理解为，天盘上的子位虚星对应地盘上的子位虚星（“勾陈在子”），这样天盘地盘上的干支及二十八宿完全

重合，所以称“天地袭”。这是一个吉利的兆头，所谓“天地重袭，后必无殃”。

《周髀算经》卷下有一条关于“天地协”的记载：

欲知日之出入，即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各置二十八宿，以东井夜半中，牵牛之初临子之中，东井出中正表西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而临未之中，牵牛初亦当临丑之中，于是天与地协。

东井临未，牵牛临丑，则虚星必当子，是天上十二月建星与地上十二支正相对应，故称天地协，亦即天地袭。此也可从侧面证明上文对《天文》“虚星乘钩陈天地袭”的理解是正确的。

《天文》又云：“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应五，故八徙而岁终。”这里的“神”当即太阴，即天一。这节文字可以用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九宫式盘为依据来解释。九宫式盘由天地二盘组成，天圆地方。天盘上有八条线将其等分为八份，地盘上有一正方形，在正方形的四角及四边的中间部位外侧，有八处文字，可以连成如下一段字句：

冬至汁螽四十六日度，明日立春；立春苍门四十六日度，明日立夏；立夏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夏至；夏至上天四十六日度，明日立秋；立秋玄委四十六日度，日明（应作“明日”）秋分；秋分仓果四十五日，明日立冬；立冬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冬至。

严敦杰、李学勤二先生皆引《灵枢·九宫八风》解释这段文字，^④是很对的。笔者以为上引《天文》之文讲的也是八节成岁之事，

只不过一是太阴（或天一）八徙成岁，一是招摇（北斗之神）八徙成岁。值得注意的是，招摇移徙有废日，李学勤先生释废为止，^②即逢废日，招摇不移徙。刑德小游中也有废日，《刑德》甲本“五行有六康，有十胜，有废日，有胜日”。我们知道，阜阳汉简中也有《刑德》，^③它是否与九宫式盘配合使用，笔者不敢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刑德的推定一定离不开式盘，并且还不是一种式盘。我们期待着更多新材料的出土与发表。

《汉书·王莽传》（下）云：“时莽绀衲服，带玺拔，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栳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这段文字常被引用来证明式盘与战争的关系，其实其中还包含着用式盘推刑德的内容，王莽所说的“天生德于予”之德，当即刑德之德。《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称兵阴阳家“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是战争中之推刑德和式盘确实有关系，以此故，古人出兵常有专人司式，《周礼·春官》记“大史之职”云：“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司农云：“大出师，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史官主知天道。”郑司农以式释天时，是很对的。

马王堆帛书《刑德》的主体内容是军占，学者称之为兵阴阳家学说是很对的，其中有关刑德兵占的内容，惟和用式联系起来方得真切的理解，现以《刑德》乙本为例试作说明。《刑德》乙本：

倍德右刑战，胜，取地。左德右刑战，胜，取地。左德背刑战，胜，取地。倍德左刑战，胜，不取地。倍刑右德战，胜，不取地。右德左刑战，败，不失大吏。右刑德战，胜，三

岁将死。左刑德战，半败。倍刑迎德，将不入国，如人有功，必有后央，不出六年，还将君王。倍德迎刑，深入众败吏死。迎德右刑，将不入国。迎刑德战，军大败，将死亡。左刑迎德战，败，亡地。左德迎刑，大败。

文中“倍”“背”含义当相同。所谓左右迎背，实际就是左右前后，是就占者与刑德的位置关系而言的。占者的位置，据上引《王莽传》知是根据式盘之天盘斗柄的指向而定；刑德的位置则根据所占之时（年月日时）推定，然后判断刑德相对于占者的位置，即左右前后，最后根据上引《刑德》乙本或类似的文字判断战争吉凶。何谓左右前后？所谓左右，当指刑德与占者在同一方向，即都在东或都在西；所谓前后，或如六朝铜式背面的文字所云，“天一居在东在西，南为前；在南在北，东为前”。当然，关于刑德占，还有待更多材料的发现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上所云只是笔者的一些粗浅认识。

综上所述，《天文》所见刑德学说包括两类，一类是月气刑德，一类是干支刑德。其中干支刑德又包括岁刑德与日刑德两种，它们的移徙规则相同。干支刑德与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本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和两本都不尽相同，而以与乙本相似之处居多。从《天文》的记述看，古代刑德学说和式盘有紧密联系，而刑德的推定，更离不开用式。

注释：

① 曾宪通《居延汉简研究二则》，载《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M. 卡林诺斯基《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载《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附录三，中华书局1997年。

③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51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

④ 文字据陈松长《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下引《刑德》乙本文字同此。

⑤ 同前引卡林诺斯基文。

⑥ 陈松长《帛书〈刑德〉略说》，载《简帛研究》第一辑，1993年。

⑦ 文字据陈松长《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下引《刑德》甲本文字同此。

⑧ 陶磊《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本的初步研究》，“简帛研究”网2001年10月12日首发。

⑨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年第7期。

⑩ 此仅就二者都可成为天神之最贵者而言，因此故二者在数术的实际使用中可以等同，非谓二者内涵或得名的原意相同。参第四章“《天文》诸神考略”。

⑪ 同前引拙文。

⑫ 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及发明》（上）“二·司南考”，载《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⑬ 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汉代占时测时的工具》，原刊《考古学报》1965年2期，收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

⑭ 严敦杰《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7期。

⑮ 《五行大义》卷五“论禽虫”引。

⑯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⑰ 于省吾《双剑谿古器物图录》卷下39。

⑱ 《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2期。

⑲ 严敦杰《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7期。

⑳ 参第六章“《天文》述殷历说”。

㉑ 严敦杰《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与占盘》，《考古》1978年5期。李学勤《九宫八风及九宫式盘》，原载《王玉哲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入《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㉒ 同前引李学勤文。

㉓ 《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

第八章 “五家历”初探

——以《天文》为基础

一、释五家历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历谱”家有“《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王先谦《补注》云：

王应麟曰：“《律历志》张寿王曰‘安得五家历？’《后志》‘黄帝造历，元起辛卯，《洪范五纪论》曰，民间亦有黄帝诸历，不如史官记之明也’。晋杜预云‘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谐合’。”先谦曰：“《天官书》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索隐》五家，案谓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各有一家颇学习之，故曰五家也。案黄帝与颛顼、夏、殷、周、鲁为六家，今以黄帝贯下五家，称‘黄帝五家历’，于文为不词。且颛顼以次五家，志文明列于下，不在此内，则此五家当如《索隐》说为安。张寿王治黄帝调历，因其疏阔，众以为殷历，寿王乃云，安得五家历？所以自饰其非殷历，实黄帝历也。王氏引以证此文，似未明晰。”^①

今按，《补注》之说甚是，《汉志》于“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之后，有“颛顼历二十一卷”“颛顼五星历十四卷”“夏殷周鲁历十四卷”，所以“黄帝五家历”之五家不可能是颛顼、夏、殷、周、鲁五家。当然“黄帝五家历”也不可能是五家不同的黄帝历，按《汉书·艺文志》著录之法，内容相同而家法不同的书当分别著录，这里“五家历”之五家当如王先谦所是分管观测五种天象之家。然王氏引《史记索隐》谓五家即《尚书·洪范》之五纪，即岁月日星辰历数，亦有未明晰处。按五家即岁、月、日、星、辰，历数系概括前五者而言，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是也。盖古天官于岁、月、日、星、辰五者各有专人测候，是以谓之五家。

古代确有观测岁、月、日、星、辰五者的官员，

《周礼·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

《哲族氏》：以方书十日之号，十有二辰之号，十有二月之号，十有二岁之号，二十有八星之号。

又《管子·四时》：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

中央曰土，…此谓岁德，岁掌和；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

此处的星、日、岁、辰、月，即前面的岁月日星辰，只是按五位作了重新编排。

对于岁、月、日、星、辰观测的记载见于《国语·周语下》：

王曰：“七律者何？”对曰：“昔者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尝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韦昭注：岁，岁星也。辰，日月之会。星，辰星也。

文中五位指岁月日星辰之所在，古天官有对此五者的分别观测是可信的。然以《国语》所记与上引《周礼》相比，有两点不同：一，《周语下》日与辰都与具体天体有关，而《冯相氏》则演变为通常意义上的日辰，即十干十二支。二，《周语下》之“星”，据韦注指辰星，而《冯相氏》则为二十八宿。另外，《周语下》之“岁”指岁星，《冯相氏》（据郑玄注）则为十二岁名，不过此二者可以相通。从事物由具体向抽象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周语下》所记内容要早于《冯相氏》。

既然古代确有对岁、月、日、星、辰的分别观测，那么王先谦对“黄帝五家历”的解释很可能是对的。我们知道，古代天官对天象的辛勤观测，其目的是服务人事，对前五者的观测也不例外。《周礼·冯相氏》云“辨其叙事”，似是根据前五者的位置选择应做的事情。从《周语下》又可知，岁、月、日、

星、辰五者可以和分野学说相结合，以预测人事之吉凶。再从《淮南子·天文》的有关记述看，所谓“五家历”，当是指通过测候岁月日星辰的运行，辅以分野等学说，以预测人事吉凶的历说，是以岁、月、星、日、辰五神在天空中的不同位置为根据，判断吉凶宜忌的一种数术。

《淮南子·天文》的记载是这样：

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岁徙一辰，立春之后，得其辰而迁其所顺，前三后五，百事可举。太阴所建，蜚虫首穴而处，鹤巢乡而为用户。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苍龙在辰。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太阴在辰，岁名曰执徐，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太阴在巳，岁名曰大荒落，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岁星舍胃、昂、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岁星舍觜、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岁名曰涪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酉，岁名曰作噩，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

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名曰闾茂，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名曰大渊献，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名曰困敦，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昂、毕为对。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参为对。

太阴在甲子，刑德合东方宫，常徙所不胜，合四岁而离，离十六岁而复合。所以离者，刑不得入中宫，而徙于木。太阴所居，日[为]德，辰为刑。德，纲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胜。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处。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胜生一，壮五，终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应五，故八徙而岁终。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击钩陈之冲辰，以战必胜，以攻必克。

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六月当心，左周而行，分而为十二月。与日相当，天地重袭，后必无殃。星，正月建营室，二月建奎、娄，三月建胃，四月建毕，五月建东井，六月建张，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牵牛，十二月建虚。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昂十一，

毕十六，觜二，参九，东井三十三，与鬼四，柳十五，星七，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昂、毕，魏；觜、参，赵；东井、与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

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当居而不居，越而之他处，主死国亡。太阴治春则欲行柔惠温凉，太阴治夏则欲布施宣明，太阴治秋则欲修备缮兵，太阴治冬则欲猛毅刚强。三岁而改节，六岁而易常，故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

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卫，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郑，辰晋，巳卫，午秦，未宋，申齐，酉鲁，戌赵，亥燕。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以胜击杀，胜而无报。以专从事，专而有功。以义行理，名立而不堕。以保畜养，万物蕃昌。以困举事，破灭死亡。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所居辰为厌日，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处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于岁前则死亡，合于岁后则无殃。甲戌，燕也；乙酉，齐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

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韩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

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云气风雨，国君当之。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乡。北斗所击，不可与敌。

引文最后提到的五神太阴、小岁、星、日、辰，当就是前面讨论的岁月日星辰，太阴与岁相对应，十二岁名的更替由太阴的位置决定。小岁即月建，是以小岁与月相对应。而星日辰三者则与《冯相氏》之星日辰完全相同。《天文》五神即前面所述的岁月日星辰。

这段文字只有对太阴、星、日、辰的记述，缺了关于小岁的内容。《天文》别处有关于小岁的记述，是这样：

斗勺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

显然，这就是上引文字中缺少的那一节，只是为了结构上的需要，《天文》将此段文字移到了别处。

尽管《天文》这些文字不容易读懂，但其大概内容是清楚的，它记述的是根据五神位置并辅以分野学说判断吉凶宜忌的数术，与前引《周礼·冯相氏》、《国语·周语下》正相呼应，笔者以为就是“五家历”。当然，这里记述的只是“五家历”的

纲领。

二、从出土数术材料看五家历的运用

《天文》记述的只是“五家历”的纲领，关于它的实际运用，结合新出简帛材料，可以得一初步的印象。

关于太阴。首先太阴有军占的功能，如马王堆帛书《刑德》甲本“大游甲子表”附记：“太阴在所，战，弗敢攻。”^②太阴又和刑德结合，服务于军占，此点上章已有详述，^③此不重复。

其次，太阴纪年与岁星占结合，太阴又有占岁时的功能，如《黄帝占》：

太阴乘寅，早水晚旱，蚕禾菽麦昌，人食四升。

太阴乘卯，禾稻菽麦黍昌，人食二升。

太阴乘辰，早旱晚水，人饥，豆昌，麦熟，民食二升。

太岁乘巳，小兵动，蚕麦昌，二升。

太阴乘午，大旱，蚕成，稻菽麦昌，禾不为，二升。

太岁乘未，小兵起，蚕稻昌，菽麦不为，三升。

太阴乘酉，大兵，民疫，蚕菽麦皆不成，民食七升，大耗。

太阴乘亥，有兵，麦禾善，五升。

太阴乘子，天大雾，岁水大出，稻麦蚕禾昌，民食三升。

太阴乘丑，岁小兵，早，蚕不登，稻疾菽不成，民食三升。^④

最后，太阴还可用于日常婚丧嫁娶、仕途升迁的占断。马王堆帛书《式法》“天一”：

天一曰困，迎之者死。豕（师），则将死。为事夫者，亡。徙者，张（长）室死，二……年死，不……

蜀地，豕（师），不胜，将死，得[地]弗有。为好事者，发（废）。徙者弗居之，[支子死。取（娶）]妇者，枳（支）子有[疾]……三年妇出，张（长）室死，妇死者三人。

责，豕（师），将利，[得]地有之，利在三年之中。故（仕）者，三迁。徙者，福，多子。取（娶）[妇]者，室岁一益。……[不出]二年有疾。

小[生，师，将]利，得地有之。故（仕）者，再迁。徙者，利。取（娶）妇者，是岁有子。

大生，豕（师），将[利，得]地七年复归。故（仕）者，不迁，法（废）。徙者，复利，七年而去之。取（娶）妇者，生而[贫]……

小毛（耗），豕（师），不利起，将死。[仕]者，大毛（耗）发（废）。徙者，不死，枳（支）子死。取（娶）妇者，不利，子生而死，妇出。或冒（谓）为忧。

大毛（耗），[师]，不[胜，将]大贝（败）。故（仕）者，发（废），终身不起。徙者，张（长）室死。取（娶）妇者，张（长）室[有疾]，妇不[出七岁之中]。

小[逆，师，辱]，将死。故（仕）者，发（废）。徙者，枳（支）子有疾。取（娶）妇者，不利，子生而死，妇[不出六岁中]。

[小得，师，将利。故（仕）者，三]迁。徙者，利。取

(娶)妇者，室[九]益。^⑤

据上引《天文》，天一即太阴。太阴在不同位置，岁有十二专名，而据笔者研究，十二岁名本义为岁星的十二专名。^⑥天一也有十二专名，即上引文提到的困、蜀地等，笔者以为这是一在十二年中的专名，引文中“三年妇出”“利在三年之中”“七年而去之”等占辞皆以年为单位可以说明这一点。准此，太阴可以用来占卜很多事项，从军国大事到日常小事，都可以用太阴所在位置来占卜。

关于小岁，从《天文》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和月气刑德有关系，其云“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意指斗勺指东指南则有生的功能，指西指北则为杀。和德主生、刑主杀联系起来，则为斗勺指东指南为德，指西指北为刑。以此故，北斗之神可以谋刑德。二是它和大岁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大岁和小岁一样也是岁时之神，小岁对应于月，大岁对应于时，“天地三月而为一时”，故称大岁。^⑦作为岁时之神，二者有一些共同特征，如都是“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所以二者常常同时出现，并且互为雌雄，即它们的移徙互为顺逆，《天文》是一例。另外还可再举出一些例子，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玄戈”。

学界习惯将“玄戈”篇文字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称为“玄戈”，是这样：^⑧

十月，心。危、营室大凶，心、尾致死，毕、此（觜）觜大吉，张、翼少吉，招（招）摇（摇）穀（系）未，玄戈穀

(系)尾。四七正壹

十一月，斗。娄、虚大凶，角、房致死，胃、□大吉，柳、七星少吉，招（招）摇（摇）穀（系）午，玄戈穀（系）心。四八正壹

十二月，须女。斗、牵牛大凶，角、亢（亢）致死，奎、娄大吉，东井、舆鬼少吉，招（招）摇（摇）穀（系）巳，玄戈穀（系）房。四九正壹

正月，营室。心大凶，张、翼致死，危、营室大吉，毕、此（觜）觜少吉，招（招）摇（摇）穀（系）辰，玄戈穀（系）翼。五〇正壹

二月，奎。抵（氐）、房大凶，七星致死，须女、虚大吉，胃、参少吉，招（招）摇（摇）穀（系）卯，玄戈穀（系）张。五一正壹

三月，胃。角、亢（亢）大凶，东井、舆鬼致死，斗、牵牛大吉，奎、娄少吉，招（招）摇（摇）穀（系）寅，玄戈穀（系）七星。五二正壹

四月，毕。张、翼大凶，毕、此（觜）觜致死，心、尾大吉，危、营室少吉，招（招）摇（摇）穀（系）丑，玄戈穀（系）此（觜）觜。五三正壹

五月，东井。七星大凶，胃、参致死，角、房大吉，须女、虚少吉，招（招）摇（摇）穀（系）子，玄戈穀（系）毕。五四正壹

六月，柳。东井、舆鬼大凶，奎、娄致死，角、亢（亢）大吉，斗、牵牛少吉，招（招）摇（摇）穀（系）亥，玄戈穀（系）茅（昴）。五五正壹

七月，张。毕、此（觜）觜大凶，危、营室致死，张、翼

大吉，心、尾少吉，招（招）摇（摇）彀（系）戌，玄戈彀（系）营室。五六正壹

八月，角。胃、参大凶，须女、虚致死，柳、七星大吉，角、房少吉，招（招）摇（摇）彀（系）酉，玄戈彀（系）危。五七正壹

九月，牝（氏）。奎、娄大凶，斗、牵牛致死，东井、舆鬼大吉，张、翼少吉，招（招）摇（摇）彀（系）申，玄戈彀（系）虚。五八正壹

后一部分文字，学者习惯称为“徙”篇，是这样：

正月五月九月，北徙大吉，东北少吉。若以是月豨（也）东徙，彀，东南刺离，南精，西困，西北辱。五九正壹

二月六月十月，东徙大吉，东南少吉。若以〔是〕月豨（也）南徙，彀，西南刺离，西精，西北彀，北困辱。六〇正壹

三月七月十一月，南徙大吉，西南少吉。若以是月豨（也）西徙，彀，西北刺离，北精，东毁，东北困，东南辱。六一正壹

四月八月十二月，西徙大吉，西北少吉。若以是月豨（也）北徙，彀，东北刺离，东精，西南毁，南困辱。六二正

□□□彀者，死豨（也）。刺者，室人妻子父母分离。精者，□□□□□□□□□□□□。困者，□□□□□。辱者不孰而为□人矢□。六三正

下面还有艮山图与相关文字，因与讨论内容无关，不录。学者

对“玄戈”篇已有很好的研究，如指出月份后面的星宿为当月太阳所在之宿，^⑨指出后面两个星宿为一组的四组星宿实代表东南西北四方，^⑩指出招摇就是《星历考原》中的招摇。^⑪对于“徙”篇，学者指出其与同简“岁”篇内容相似，并指出“岁”篇之“岁”类似于《淮南子·天文》之大岁，是大岁的一种。^⑫这些都是很好的意见，但对于“徙”篇为何没有篇题而隶于“玄戈”篇后，学者少有论及。笔者以为，《日书》“岁”篇之岁就是大岁，其与《天文》大岁的关系类似于北斗雌雄之神之间的关系。小岁为北斗之神，有雌雄之别；大岁为咸池之神，亦有雌雄之别。准此，上引“徙”篇实隐藏着大岁的移徙。“玄戈”中的招摇则是小岁，其与《天文》小岁也是雌雄关系，“雄左行，雌右行”，《天文》之小岁为雄，“玄戈”之招摇为雌。同样，“岁”篇之岁为雄，《天文》之大岁为雌。《天文》之小岁、大岁并叙，二者互为雌雄；“玄戈”之招摇与“徙”篇隐藏之岁并叙，二者也是互为雌雄。“徙”篇之隶于“玄戈”之后，实昭示着古代数术中大岁小岁间互为雌雄的并叙关系。^⑬

这种关系还见于马王堆帛书《式法》“徙”篇。学者已指出，《式法》“徙”篇在内容上与《日书》“徙”篇基本相同（有鉴于此，引文省略），可做比较研究，^⑭则其中之“岁”为雄大岁无疑。帛书在叙述有关“徙”的内容后，又提到小岁，

凡徙吉时，天一后三，小岁前五，淦（咸）池所去，德□
所将徙。^⑮

咸池即大岁，据前所论，此大岁为咸池之雄。这里的小岁是雌

还是雄呢？《式法》未交待。按《式法》的式图（图九）有一个特别之处，即它的十二支按逆时针方向排列，与通常所见不同，这可能意味着《式法》之小岁是逆时针运行的。这样，其大岁与小岁正构成上文所说的互为雌雄的并叙关系。

关于“星”，《天文》特别提示了太阳的重要性，云“欲知天道，以日为主”。高诱以为“星正月建营室”之“星”当为“日”，盖亦由此。笔者以为，“星”不能改为“日”，《天文》强调的是二十八星宿的历占，它的方法是当太阳在某星宿时，则有一些具体的宜忌，若改为“日”，则不知其所欲言。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星”篇，是这样：

角，利祠及行，吉。不可盖屋。取（娶）妻，妻妒。生子，为[吏]。六八正壹

亢，祠、为门、行，吉。可入货。生子，必有爵。六九正壹

抵（氐），祠及行、出入货，吉。取（娶）妻，妻贫。生子，巧。七〇正壹

房，取（娶）妇、家（嫁）女、出入货及祠，吉。可为室屋。生子，富。七一正壹

心，不可祠及行，凶。可以行水。取（娶）妻，妻悍。生子，人爱之。七二正壹

尾，百事凶。以祠，必有敷（愆）。不可取（娶）妻。生子，贫。七三正壹

箕，不可祠，百事凶。取（娶）妻，妻，多舌。生子，贫富半。七四正壹

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取（娶）妻，妻为巫。生

子，不盈三岁死。可以攻伐。七五正壹

牵牛，可祠及行，吉。不可杀牛。以结者，不择（释）。以入〔牛〕，老一。生子，为大夫。七六正壹

须女，祠、贾市、取（娶）妻，吉。生子，三月死，不死毋展。七七正壹

虚，百事凶。以结者，易择（释）。亡者，不得。取（娶）妻，妻不到。以生子，毋（无）它同生。七八正壹

危，百事凶。生子，老为人治也，有（又）数诣风雨。七九正壹

营室，利祠。不可为室及入之。以取（娶）妻，妻不宁。生子，为大吏。八〇正壹

东辟（壁），不可行。百事凶。以生子，不完。不可为它事。八一正壹

奎，祠及行，吉。以取（娶）妻，女子爱而口臭。生子，为吏。八二正壹

娄，利祠及行。百事吉。以取（娶）妻，男子爱。生子。亡者，人意之。八三正壹

胃，利入禾粟及为困仓，吉。以取（娶）妻，妻爱。生子，必使。八四正壹

卯（昴），遯（猎）、贾市，吉。不可食六畜。以生子，喜斲（斗）。八五正壹

毕，以遯（猎）、置罔（网）及为门，吉。以死，必二人。取（娶）妻，必二妻。不可食六畜。生子，瘥。亡者，得。八六正壹

此（觜）觜，百事凶。可以敷（懣）人攻仇。生子，为正。八七正壹

参，百事吉。取（娶）妻吉。唯生子不吉。八八正壹

东井，百事凶。以死，必五人死；以杀生（牲），必五生（牲）死。取（娶）妻，多子。生子，旬而死。可以为土事。

八九正壹

舆鬼，祠及行，吉。以生子，瘠。可以送鬼。九〇正壹

[柳]，百事吉。取（娶）妻，吉。以生子，肥。可以寇（寇），可请谒，可田猎（猎）。九一正壹

七星，百事凶。利以垣。生子，乐。不可出女。九二正壹

张，百事吉。取（娶）妻，吉。以生子，为邑桀（杰）。

九三正壹

翼，利行。不可藏（藏）。以祠，必有火起。取（娶）妻，必弃。生子，男为见（覿），[女]为巫。九四正壹

[軫]，□乘车马、衣常（裳）。取（娶）妻，吉。以生子，必驾。可入货。九五正壹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中有一部分内容与此基本相同（文繁不引），或题为“星”，^⑩或题为“官”，^⑪或分题为“正月”、“官”、“三月”以至“十二月”（无“十一月”）。^⑫将“星”与“官”比较，二者有一点不同，“官”将二十八宿分隶于十二月之下，现将每月第一宿列出，正月营室，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东井，六月酉（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氐，十月心，十二月婺女。很显然这中间掉了两个月份，即奎星前当有“二月”，斗宿前当有“十一月”。这实际就是颛顼历十二月份太阳所在星宿。^⑬据此可以推断，《日书》甲种“星”篇中二十八宿星占，其占断的前提是太阳处于该星宿，也就是说，只有当太阳行经某宿时，上引该宿后的验辞才具效力。这和《天文》强

调日所在宿的道理相同。正由于该占法的根据是一年中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所以该占法归入历谱家。

《天文》“星”似还包括岁星、辰星的内容，这是“五家历”初始形态之孑遗。用五星运行进行占候，当归入天文家五星占类，而不应该隶于历谱家。《天文》“五家历”中有岁星辰星的内容，盖因“五家历”初起之时，如《国语》所云，实含此二者。《天文》所述内容之时代，离“五家历”初起之时，当不甚远。

关于日辰占法，《天文》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日辰占邦，即通过日辰对应的邦国来占验某年月日之灾异对应于某国。银雀山汉简阴阳五行之类简中有这样几支简：^②

0232 郑受角亢抵（氐）其日

3438 …□房其日丁

3244 …巍受房心尾女其日辛

1970 …□其辰□鲁受奎娄女胃

4906 …日庚其辰申秦受东井舆鬼其日甲其辰子周受柳

0390 七星□其日丙其辰午楚受翼轸其日癸其辰巳

这些简内容虽不完整，但其性质当和《天文》日辰占邦相似，其中还有类似“星部地名”的内容。

何谓日辰占邦？《乙巳占》举的一个例子，可以帮助了解这一点，

假令丙辰年七月丁卯日午时，灾见于未地，太岁在丙辰，丙为楚，辰为晋。七月中，申为晋魏。丁卯日，丁为江淮、南

蛮，卯为郑。灾见未地，未为中山、梁、宋。即是其地各有灾也。《尚书·洪范》云“王者惟岁”，王者即占于楚晋有灾也。“卿士惟月”，七月即占于晋魏有灾。“师尹惟日”，丁即为江淮、南蛮，卯为郑国等有灾。他皆仿此。^②

所谓“灾”，殆指天星之灾。《新唐书·历志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后魏神瑞二年十二月，荧惑在孤瓜星中，一夕忽亡，不知所在。崔浩以日辰推之，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在此二日。庚午未皆主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其后荧惑果出东井，留守盘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水竭。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

这是用日辰占验的一个实例，和《乙巳占》所举之例虽不相同，但据此可类推，《乙巳占》之“灾”殆为天星之灾。

日辰占的第二方面内容，是用干支本身的特性判断该日的吉凶宜忌。《天文》区分了五种日子，专日、义日、保日、制日、困日，都是根据根据干支的五行属性来定的。《日书》中保留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内容，现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为例，试作说明。

土忌：

土缴正月壬，二月癸，三月甲，四月乙，五月戊，六月己，七月丙，八月丁，九月戊，十月庚，十一月辛，十二月

乙，不可以为土攻（功）。一〇四正壹正月丑，二月戌，三月未，四月辰，五月丑，六月戌，七月未，八月辰，九月丑，十月戌，十一月未，十二月辰，毋可有为，筑室坏，封（树）木，死。一〇五正壹

这里天干禁忌缘何，不能确知，但地支是可以知道的，即丑戌未辰四支五行都属土，所以在一些季节与月份，逢这些日子不可以兴土功。

五行属土的日子对出行也有特别的规定，

归行：

凡春三月己丑不可东，夏三月戊辰不可南，秋三月己未不可西，冬三月戊戌不可北。

戊己于十干中五行属土，丑辰未戌于十二支五行属土，干支结合，禁忌则生。又：

到室：

正月丑，二月戌，三月未，四月辰，五月丑，六月戌，七月未，八月辰，十月戌、丑，十一月未，十二月辰。凡此日不可以行，不吉。

关于干支的禁忌，《日书》中还有很多，大多与五行方位等因素有关，“五家历”当也有很多这样的内容。

关于日辰占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所谓奇辰，即所谓八合之日。《天文》有两组：

甲戌、乙酉、丙午、丁巳、庚辰、辛卯、壬子、癸亥
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戊辰、己巳
学者已指出，这两组干支就是后世术家所谓的阴阳大会小会之日。^②为便于理解，不妨将有关内容抄录于下：

《堪輿经》曰：正月大会甲戌，二月大会乙酉，五月大会丙午，六月大会丁巳，七月大会庚辰，八月大会辛卯，十一月大会壬子，十二月大会癸亥。如正月阳建在寅，阴建在戌，阳主干，阴主支也，阳建在寅近于甲，阳甲阴戌，支干相和会，故甲戌为正月大会也。二月阳建于卯，阴建于酉，卯近于乙，阳乙阴酉，故乙酉为二月大会也。五月阴阳具会于午，午近于丙，以丙配午，故丙午为五月大会也。六月阳建于未，阴建于巳，未近于丁，以丁配巳，故丁巳为六月大会也。七月阳建于申，阴建于辰，阳建近庚，故庚辰为七月大会也。八月阳建于酉，阴建于卯，酉近于辛，以辛配卯，故辛卯为八月大会也。十一月阴阳二建具会于子，子近于壬，以壬配子，故壬子为十一月大会也。十二月阳建于丑，阴建于亥，丑近于癸，以癸配亥也，故癸亥为十二月大会也。^③

《堪輿经》曰：小会，二月己酉，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五月戊午，八月己卯，九月戊戌，十月己亥，十一月戊子，皆以中宫戊午配庚建为之。如二月阳建于卯，阴建于酉，阴阳相冲，以乙配酉，以辛配卯，大会皆已有之，故以己配阴建之酉，为阴阳小会也。（下略）^④

所谓阴建阳建，当即《天文》北斗雌雄之神。《天文》八会之日皆有对应的邦国，是其占法盖与前述日辰占邦的方法相近。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似亦有类似内容，

土忌：

春三月戊辰己巳，夏三月戊申己未，秋三月戊戌己亥，冬三月戊寅己丑，是胃（谓）地冲，不可一三四背为土攻（功）。一三五背

正月乙卯，四月丙午，七月辛酉，十月壬子，是谓召（招）蚩（摇）合日，不可垣，凶。一三七背

上段八个干支中有四个与上述小会之日相同，即戊辰、己巳、戊戌、己亥，下节四个干支中有两个与大会之日相同，即丙午、壬子；而从它们的名称“地冲”“招摇合日”看，和阴阳相配的八会之日的性质也相近。学者已指出“地冲”的基本原理，是“天干取戊己，代表中央土，所谓衡，只是相对地支而言。以四季而论，与春相对的是秋，与夏相对的冬。春之辰、巳正与秋之戌、亥是对衡关系；夏之申、未，与冬之寅、丑，也是对衡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说来则为：辰对戌，于五行为水对火；巳对亥，于五行为金对木；未对丑，于五行为木对金；申对寅，于五行为水对火。就四季而言，春秋相对，于五行正是木金相对；夏冬相对，于五行正是火水相对，”^⑤这个原理与上引《堪舆经》论阴阳小会之“二月阳建于卯，阴建于酉，阴阳相冲”是一致的，不过二者用途不同，取法也不一样，故结果也不一样。至于其真实内涵是什么，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知道，《天文》关于“五家历”的记述只是一个纲领，没有涉及具体的占卜内容。从其行文看，它的内容应是侧重于邦国军占，和《日书》相关项目之日常事占的

风格迥异。事实上，“五家历”的具体占卜内容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涉及军国大事，也可以涵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书》中的很多内容可以作为旁证，下面要介绍的马王堆帛书《式法》也是很好的例子。“五家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步气推朔的历法，而是以天体运行为基础、以年月日等历法要素为根据、以判断吉凶宜忌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数术。

三、马王堆帛书《式法》与五家历

马王堆帛书中有一种数术书，过去报道中通称“篆书阴阳五行”，去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将部分内容摘要发表，改题为《式法》。整理小组将《式法》分成七个部分，一、天一，二、徙，三、天地，四、上朔，五、祭，六、式图，七、刑日。这七个部分的名称都是依据它们各自的内容来定的，有的是依据内容中的神明名称来命名，如“天一”“天地”；有的依据内容的事类命名，如“徙”“祭”；有的依据内容中判断吉凶宜忌的根据来命名，如“上朔”“刑日”；“式图”则是一幅图。其中“天一”“天地”与“上朔”“刑日”可以归为一类，即都是依据内容中判断吉凶的根据来命名。笔者以为，“徙”和“祭”似亦可以据此原则改题为“岁”与“日辰星”。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有“岁”篇，内容与此“徙”篇相近，而此“徙”篇中判断吉凶的根据同样是“岁”，故改题为“岁”是合适的。同理，“祭”篇中宜祭不宜祭的根据是日辰星，改题为“日辰星”也是合适的。这样，《式法》各篇的命名原则趋于一致，其整篇内容也更容易把握。另外，“祭”改题为“日辰星”之后，“刑日”似不必单列为一篇，因为它本身也属

于日辰方面的问题；“式图”也不必单题，因为它是为日辰服务的（详见下文）。

《式法》中也有前文讨论的“五家历”的内容，关于太阴、小岁的内容前文已有论说，此不赘述。关于星、日、辰的内容，见于“祭”篇，即我们说的“日辰星”篇。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关于星，《式法》中有很多记叙，如：

翼、张、此（觜）、必（毕）、矛（昴）室（营室）危、去（虚）、尾心房，玄戈，以祭，或死之。

□、□、去（虚）、张、房、张去（虚）房、去（虚）张、房、张去（虚）、矛（昴）、去（虚）张，大错淦（咸）池所居星，以祭，二岁或死。

□、□、荧（营）室、去（虚）、紧（牵）牛、房、埂（亢）、翼、七星、与（舆）鬼，招美，以祭，一岁有大咎。

还有不少相类的内容，不备举。从这几条看，它们与《天文》用太阳所在星宿作为判断吉凶的根据有所不同，似乎是以一些特殊天体所指示的星作为根据，如玄戈、咸池等。当然，恒星之间的相对位置基本不会变，所以这里用来指示星宿的只是这些天体的神明，如咸池就是大岁。

关于日辰，《式法》中也有《天文》的三方面内容，但不完全一样。比如《天文》用日辰与邦国配合，而《式法》则是以日辰与星宿配合，如：

壬斗，甲角，丙东井，庚逵（奎）…

癸须女，乙至（氏），丁酉（柳），辛酉（胃），□增…

《式法》中也有相对固定的好日子，如：

丙辰、丙辰、丙戌、丙戌，德日。

[壬癸]、甲[乙]、丙丁、庚辛，大吉日。凡吉日以…

…戊己；吉日十福得。

…甲乙、丙丁，小吉日。

另外，辰戌丑未四支在《式法》中也有特别禁忌，如：

□、□、辰、丑、辰、□辰、未戌、未、戌，直辰，以祭者死之，女得刑日。

□□戌、丑、戌戌、辰、丑、辰、未、辰，血支，以祭果受（称）生皆死之。

《式法》中也有八会日的记述，不过不称大会小会，而称为大刑小刑。^⑥

……则从中日台（始），逆行。日辰先会者为大刑，后会为小刑。

大刑日即“式图”上标识的端月甲戌、二月乙酉、五月丙午、六月丁巳、八月辛卯、十一月壬子、十二月癸亥（图九）。另外九月庚寅显然是误写，^⑦按十干的排列，庚应在辛之前，在七月的位置，这正好合成七月庚辰。此八日正是《天文》《堪

《经》所说的八个大会之日。既然大刑为大会，小刑自然为小会之日。《式法》另有一幅图（图十），这幅图中使干只写戊己二千，这和小会之日日干只用戊己相合。

《式法》有这样一节文字，

〔春之轸角，夏〕之参东井，秋之东壁（壁）奎（奎），冬之箕斗，以……吉，其时三月。半吉□□吉，终岁。甬（用）岁后吉。

所谓“用岁后吉”，指星居岁后时，于事则吉。但岁后如何确定，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按《协纪辨方书》阴阳大会小会日都有四季与岁位的关系，以阴阳小会为例，^⑧

月会小会	春	夏	秋	冬
二月己酉	岁位	岁后	岁对	岁前
三月戊辰	岁位	岁后	岁对	岁前
四月己巳	岁前	岁位	岁后	岁对
五月戊午	岁前	岁位	岁后	岁对
八月己卯	岁对	岁前	岁位	岁后
九月戊戌	岁对	岁前	岁位	岁后
十月己亥	岁后	岁对	岁前	岁位
十一月戊子	岁后	岁对	岁前	岁位

根据此表，再结合《式法》的两幅图，上面那段文字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春季岁位于箕斗，轸角为岁后；夏季岁位于轸角，则参东井为岁后；秋季岁位于参东井，则东壁奎为岁后；冬季岁位于东壁奎，则箕斗为岁后。因为用岁后吉，春之轸角、夏

之参东井、秋之东壁奎、冬之箕斗皆吉。

由此看来，整理小组所划分的五六七三部分，宜合为一部分，因为三部分的内容是相通的，少了任何一部分，在文义理解上就有障碍。

综上所述，所谓“五家历”是以太阴（或称“岁”）、小岁（或称“月”）、星、日、辰等五神为根据的一种判断吉凶宜忌的数术。从《日书》《式法》中有很多相关内容看，以这些神明为根据进行占断的数术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内容也很庞杂，所以《汉书·艺文志》《黄帝五家历》竟达三十三卷之多。当然，《日书》《式法》等不等于“五家历”，它们的判断吉凶宜忌的根据和“五家历”不尽相同，或多或少，而“五家历”则限于太阴、小岁、星、日、辰。《天文》中有“五家历”，反映了《天文》的数术性质，说它为古历家之著作是可信的。

注释：

① 王先谦《汉书补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② 文字据陈松长《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③ 见第七章“论《天文》所见刑德学说”。

④ 《开元占经》卷111“八谷占”引，文字据四库全书本。

⑤ 文字据刘乐贤《马王堆帛书〈式法·天一〉补释》，“简帛研究”网站“网上首发”2001年5月27日。

⑥ 见第五章“太阴纪年研究”。

⑦ 参见第四章“《天文》诸神考略”。

⑧ 文字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下引睡虎地秦简文字出处同此。

⑨ 张铭治《秦简日书“玄戈”篇解析》，载《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成家驹郎著、王维坤译《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文

博》1991年3期。

⑩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篇”新解》，《文博》1994年4期。

⑪ 郑刚《睡虎地秦简〈日书〉疏证导论》，转引自前刘乐贤文。

⑫ 胡文辉《释“岁”——以睡虎地〈日书〉为中心》，载《文化与传播》第四辑，海天出版社1994年。

⑬ 参第四章“《天文》诸神考略”。

⑭ 刘国忠《马王堆帛书〈式法〉“徙”篇疏证》，此为在2000年8月北京达园宾馆“新出简帛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⑮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年第7期。

⑯ 杨巨中《〈日书·星〉释义》，《文博》1988年第4期。

⑰ 成家御郎著、茆岚译《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古星盘》，《文博》1989年6期。

⑱ 《睡虎地秦墓竹简》如是题，考虑到称引的方便，本文称之为“官”。

⑲ 参第六章“《天文》述殷历说”。

⑳ 文字据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㉑ 文字据四库全书本。

㉒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四“答问”及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都指出了这一点，不过后世关于大会之日与月份的搭配有不同理解，《天文》属何种，不能确知。下文所引与钱氏所据不同。

㉓ 《协纪辨方书》卷四“阴阳大会”引，四库全书本。

㉔ 《协纪辨方书》卷四“阴阳小会”引，四库全书本。

㉕ 尚民杰《云梦〈日书〉与五行学说》，《文博》1997年第2期。

㉖ 其称大刑小刑，殆和阴阳相会之日为凶日有关。

㉗ 在2000年8月北京“新出简帛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庞朴等先生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过其时都以为将“庚”“辛”二字对换即可。

㉘ 《协纪辨方书》卷四“阴阳小会”引，四库全书本。

第九章 论《天文》所见“阴阳五行时令”

一、“十月历”质疑

《天文》有这样几节文字：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合气而为音，合阴而为阳，合阳而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为日，律自倍而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

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受制。岁迁六日，以数推之，七十岁而复至甲子。甲子受制则行柔惠，挺群禁，开阖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立封侯，出货财。戊子受制则养老鰥寡，行耕鬻，施恩泽。庚子受制则

缮墙垣，修城郭，审群禁，饰兵甲，做百官，诛不法。壬子受制则闭门闾，大搜客，断罚刑，杀当罪，息关梁，禁外徙。

甲子气燥浊，丙子气燥阳，戊子气湿浊，庚子气燥寒，壬子气清寒。丙子干甲子，蛰虫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殒，鸟虫多伤。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动。庚子干戊子，五谷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虫不为。丙子干戊子，大旱，菰封煤。壬子干庚子，大刚，鱼不为。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复荣。戊子干庚子，岁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坠。戊子干壬子，蛰虫冬出其乡。庚子干壬子，冬雷其乡。

对于这段文字的性质，学者或以为是中国古代的十月太阳历。^①按十月太阳历的提法肇端于对云南彝族的社会调查。根据有关学者的著述，十月太阳历有这样几点基本特征：^②

1. 一回归年分为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另有五一六天为过年日。

2. 每两个月为一季，一季七十二天。五季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每季两月又分公母（雌雄）。

3. 以十二属相纪日，每月含三个属相周。

4. 一年分上下两个半年，每隔半年过一次新年，即所谓火把节与星回节。

按在同样从事民族调查的彝族学者中，对于彝族是否行用过十月历是有不同见解的，^③笔者限于学力，对此无法加以评论。但就《淮南子·天文》这几节文字而论，将其指为十月历，笔

者以为不妥，^④理由有二：

第一，中国古代从未有过丝毫关于十月历的直接记载，但与上引《天文》相似的文字却有不少。《春秋繁露》有《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两篇，二篇内容相合，与上引《天文》后两节文字几乎完全相同，这说明这种性质的文字流传面是比较广泛的。《管子·五行》中有一部分内容与《天文》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可以比较一下。

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然则冰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赇蛰蚰蜍，春辟勿时，苗足本，不病铍馑，不夭麋麋，毋傅逮，亡伤襁褓，时则不凋，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由于五行每一节文字都很长，所以没有全引，只引甲子木行御一节以供比较。将其与《天文》相比，不难发现二者都将一年五分，每一段中都有特别的时令，但时令的内容不同。也就是说，一年五分只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可以填充不同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些文献记载可以与《天文》相联系，《管子·幼

官》、银雀山汉简《三十时》都记录了一种以十二日为纪日周期的纪时法，前面说的七十二日也可分解为六个十二日，一年正好三十时，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现在的问题是，有这么多记载，而古代却没有十月历的提法，说这些内容是十月历，岂不是很奇怪。

第二，以《天文》的记载对照上述十月历的基本特征，只有两条相同，一是以十二日为周期纪日，一是一年分为五节。其他两条，彝族十月历分一岁为两个半年，在《天文》没有反映；^⑤十月历以所余五或六日为过年日，《天文》却是“岁迁六日，终而复始”，也是似是而非。所以指《天文》及相关文献的记述为十月历理由并不充分，仅凭那两点相似，是不足以确定这些文献的性质的。

数字十二在中国古代历法中有广泛的运用，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十有二时等，十有二日只是其中一种运用。十二日周期也不仅仅用作划分年时，数术中的建除也是以十二日周期为基础。从这些现象看，仅凭十二日周期纪日是不足以确定历法性质的。相反，从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的有关记述看，这种以十二日为一节的历法用的也是十二月，而不是十月历。

0837 必三迁至春二月喜可冠带剑嫁女取（娶）妇祷祠^⑥

0864 地至秋三月必破上长有央（殃）不死必亡以

李零先生据此类推，以为这是把一年分为十二月，分别叫“春一月”“春二月”“春三月”“夏一月”“夏二月”“夏三月”“秋一月”“秋二月”“秋三月”“冬一月”“冬二月”“冬三月”。^⑦《三十时》中有“春”“夏”“秋”“冬”四时之名，所以李零先

生的这个推论是有道理的。准此，将一年划分为三十时仍没有超出四时十二月的框架，这和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时是一个道理。由此旁推，《管子·幼官》也当是建立在四时十二月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什么十月历。

将一年分为五部分更不足以论定《天文》等文献记载的是十月历。五行思想在中国古代极有影响，《天文》等文献的记载，当如《管子·五行》所说，是“作立五行以正天时”的结果，和所谓十月历没有直接关系，说它们是十月历是很牵强的。

二、《天文》所见阴阳五行时令

从前引《天文》的文字看，其性质当是与《月令》性质相似的时令。将它们与月令性质的文字相比较，不难发现这一点，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例：

孟春：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

孟夏：命大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孟秋：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孟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斂，圉城郭，戒门闾，修棧闭，慎关籥，固封玺，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飭丧纪，辨衣裳，审棺槨之厚薄，营丘墓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

将这些文字与上引《天文》相比，很多内容是相同的，不过一是置于四时的框架下，一是置于五时的框架下罢了。

在古代文献中，还有一些与《天文》文字接近但面貌不同的记述，这些文字对于我们认识《天文》那几节文字的性质是有帮助的。《开元占经》中有这样几条记载：^⑧

卷23：巫咸曰：岁星受制，则行柔惠，进群贤，封有功，出财货，行赈贷，禁开闾，通障塞，无伐木。

卷30：巫咸曰：荧惑休入常不得过五月而出，远八月而出，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主封侯，出财货，行赈贷。

卷38：巫咸曰：填星受制，则养老存鳏寡，行饘粥，施恩泽，事宾客。

卷45：巫咸曰：太白受制，则修城郭，缮藩垣，审群禁，节兵甲，敬百官，诛不法。

卷53：巫咸曰：辰星出，常不见，山海且有聚卒，辰星受制，则闭门闾，无通客，断罚杀当罪，节关梁，禁流徙。

《淮南子·时则》有这样几条记载：

五位。东方之极，……其令曰：挺群禁，开闭闾，通穷室，达障塞，行优游，弃怨恶，解役罪，免忧患，休罚刑，开关梁，宣出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

南方之极，……其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振贫穷，惠孤寡，忧罢疾，出大禄，行大赏，起毁宗，立无后，封建侯，立贤辅。

中央之极，……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

露，无不震怀，溥汎无私，正静以和，行稔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归。

西方之极，……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牧，谨著聚，修城郭，补决塞，塞蹊径，遏沟渎，止流水，雝谿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诸不法。

北方之极，……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徙，断罚刑，杀当罪，闭关闾，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早闭晏开，以塞奸人，已得，执之必固，天节已几，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度，毋行水，毋发藏，毋释罪。

另外《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也有一些和《天文》相类的词句，其内容可和《天文》归于一类，都属于时令范畴，这里就不具引了。上引《开元占经》、《淮南子·时则》和《天文》有不少话语相同，尤其是《开元占经》，大部分内容都与《天文》相同，据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语句本是一些通用的话语，既可以拿来当时令用，又可以拿来用作它途，故可以称其为“五行之令”。准此，上引《天文》文字的性质当属“五行时令”。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提到两种时令书，

四时五行经二十六卷

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

李零先生在讨论《管子·幼官》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时，曾

提到三十时节属于“四时五行经”，^⑨其见识确实不凡。但其将《汉志》上列二书归于一类而未作区分，则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照笔者理解，《四时五行经》是在将一年分为四时的基础上，以五行与四时相配而成的，《管子·幼官》、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属于这一类，《礼记·月令》等月令文献也属于这一类。尽管二者一为三十时节，一为二十四节气，但都超出一年分为四时、再以五行与之相配的格局。《阴阳五行时令》则为另一种格局，它不考虑四时，而纯以阴阳五行划分岁时，这样便得到二分岁时与五分岁时两个系统。时令也因之分成两部分，一为五行时令，上论《天文》、《管子·五行》等文献属于这一类；一为阴阳时令。《天文》有这样一节文字：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蹠通之维。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脱毛，麋角解，鹊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黄泽，石精出，蝉始鸣，半夏生，螟盲不食驹犊，鸛鸟不捕黄口，八尺之景，修径尺五寸。景修则阴气胜，景短则阳气

胜。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

这段文字紧紧围绕日冬至、日夏至，以阴阳二气的消长阐述二至时的气候、物候与时令，对照上述之五行时令，这段文字可称为阴阳时令。

在本书第二章中，笔者提到，《天文》的第三第四部分似乎两两相应，在第三章中，笔者提到上述五行时令与阴阳时令原本都有图与它们相配，如果这些认识不误，上引《天文》的两处文字当是《汉志》所录《阴阳五行时令》的内容。

三、“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新解

《阴阳五行时令》与《四时五行经》同属时令类文献。综合现有文献，中国古代时节划分有两个系统，也就是李零先生揭示的二十四节气系统与三十时系统。二十四节气又可称为七十二候，即将二十四节气每节气再划分为三节，一节五日，这在《逸周书·时训》有详细记述，姑举一节为例：

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蜇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风不解冻，号令不行；蜇虫不振，阴奸阳；鱼不上冰，甲冑私藏。

三十时又可分为六十节，银雀山汉简 3258 号

[十] 二日一时，六日一节

在属于《三十时》的简文中，有很多上六、下六的记载，如：

- 0862 下六以遇 = 葬（葬）埋（埋）分巽爻（祓）除阴阳
 0870 其所得不如其所亡下六以徙母死子
 0947 乡（為）嗇夫多罪不可用下六生可以嫁女取（娶）妇
 1682 卅六日夏没上六生下六刑可为嗇夫
 1840 下六莞華種稻可嫁女取（娶）妇不尽
 2272 秋没上六生以战客败
 2516 卒岁必有死亡之忧下六不可
 2608 日春没上六刑以伐客胜下六

笔者猜想，三十时中每一时都可分上六与下六来判断吉凶，正如二十四节气中每一节气又可分为三小节一样。

据《逸周书·时训》记载，七十二候累计三百六十日，而三十时累计也是三百六十日，则二十四节气与三十时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天文》所见“阴阳五行时令”是建立在三十时的基础上的。《天文》之五行时令将一年五等分，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统领，每段七十二日，相当于六个十二日周。同时《天文》特别强调节气干支的规律性，其云“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这和《三十时》也是一致的。

- 3311 日冬至恒以子午夏
 0430 至恒以卯酉二绳四句分此有道

在本书第三章中，笔者已指出，《天文》与《三十时》都有钩

绳图与它们相配，这些说明《天文》之五行时令确是建立在十二日周期循环纪日基础之上的。

准此，《天文》的一些难解之处便迎刃而解了，《天文》：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这里记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前人多以为不可通。钱大昕：“《淮南·天文训》‘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讹。盖冬至与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迄丙子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无者。以术推之，是年冬至盖己酉日，立春则甲午日耳。”^⑩钱塘与此意见相同，以为此脱冬至日名，而“立春丙子”之丙子宜在注下。^⑪也有学者以为立春丙子不误，而推算是年冬至与他们不同，如黄桢云：“‘甲午’字有误。依颛顼壬申推之，当得庚寅日酉初冬至，丙子日辰末立春。篇首以颛顼原起。”^⑫独王引之之说近得其真，他说：“下文‘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高注曰：‘迁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后年以午冬至也。’则冬至之日，非子即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谓立春也，与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为己酉之讹也。‘立春丙子’与上文‘始’‘起’‘始’‘子’为韵。若作‘立春甲午’，则失其韵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与后人历法不同者，古法多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⑬王氏从上下文推断“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不误，是很对的，但其以为其时历法与后人不同，则是误说。从《淮南子·天文》有关历法的记述看，已是成熟的古四分

历，依此历法绝不能得出“冬至甲午，立春丙子”的结果。比较恰当的解释是，这里的冬至、立春不是二十四节气的节气名，而是三十时中的冬至、立春。根据李零先生对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的研究，三十时中冬至至作春相差三个节气，^⑬十二日为一时，加上岁迁六日，冬至至作春间隔四十二日。《天文》“冬至甲午，立春丙子”，甲午至丙子间隔也正是四十二日，《天文》的文字没有错。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上述《天文》之五行时令建立在十二日周期纪日基础之上的观点。“作春”，《管子·幼官》作“地气发”，二者三十时之名本不相同；《天文》作“立春”，是《天文》三十时之名称又自为一套，与《幼官》《三十时》又不相同矣。

四、《天文》为古历家言

在以前诸章中，笔者提出《天文》是汉初古历家之言，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天文》中有完整的“五家历”的记载，现在我们说《天文》中又有所谓“阴阳五行时令”的记录，而《阴阳五行时令》于数术略属五行家，这会不会影响前面的立论呢？笔者认为不会。从《天文》的篇章结构看，所谓“阴阳五行时令”的内容并不构成独立的一部分，而是被作者编入第三第四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中，有一些与阴阳五行时令不属一系统的东西，如第三部分中关于二十四时的记载。也就是说，《天文》作者只是部分地采用了阴阳五行时令的内容，不能据此否认前面提出的《天文》为古历家言的观点。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天文》中一定还能发现其他的数术性质的内容，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五家历”在《天

文》中的核心地位，多种算术材料并存只能说明古代术士的占卜手段不是单一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阴阳五行时令》与历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的年长三百六十六日，实际是从四分历之年长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一日转化而来的，必须先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一日，然后才可能有五行时令。从《天文》的具体内容看，有关阴阳五行时令的内容被编入第三第四部分中，在“《天文》的内容与结构”章中，笔者已指出，这两部分是以有关古四分历的记述为纲领的，这里似乎昭示着阴阳五行时令是以古四分历为基础的。其实不光阴阳五行时令，所有的时令月令都是建立在年时月日等历法要素基础之上的。

五行时令特别注重冬至、立春两个节气，其云“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又云“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立春也是古历法中重要节气，二者都可以用作为历元，又都可以以其所在月为正月，五行时令注重这两个节气，或是受了古历法的影响。

基于上述考虑，《天文》中虽有阴阳五行时令的内容，但不足以动摇《天文》为古历家言的观点，相反却有助于加强这个观点的说服力。

综上所述，《天文》作者在撰写《天文》时，编入了一部分阴阳五行时令的内容。所谓阴阳五行时令，是建立在将一年二分与五分框架基础上的时令算术，其中五行时令是建立在一年三十时的基础上的。《天文》“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之冬至与立春是三十时中的两个节气名。过去学者指《天文》及相关文献中五行时令的内容为十月历的说法是错误的。

注释:

① 郑慧生《〈淮南子〉一书中的十月历》，《洛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也持这个观点，《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

② 参刘尧汉、卢央、陈久金《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 参罗家修《古今彝历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④ 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管子学刊》1988年2期）也不赞成《管子·幼官》所记为十月历，但未申论。

⑤ 陈乃华《早期阴阳学说的重要文献——〈阴阳时令占候之书〉初探》指出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一年分为两部分，值得研究。刘文载《文献》1997年第一期。

⑥ 文字据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下同。

⑦ 李零《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原载《简帛研究》第二辑，又收入李著《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

⑧ 文字据四库全书本《开元占经》。

⑨ 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

⑩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7《跋〈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⑪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附录，中华书局1996年。

⑫ 转引自何宁《淮南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

⑬ 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九《淮南内篇杂志》之三。

⑭ 李零《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原载《简帛研究》第二辑，又收入李著《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

结语：《天文》与古代数学

《汉书·艺文志》云：“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学，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又《汉志》有“数学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此“数学”当即上之“术数”。下云“数学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与前“太史令尹咸校数学”也正相应。颜师古于“太史令尹咸校数学”下注曰“占卜之书”，是也。

《汉志》所录数学书不尽见于《数学略》，《诸子略》有阴阳家，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其云“出于羲和之官”与数学略相类。又阴阳家著录有“宋司星子韦三篇”，《数学略》所提古代著名数学家则“宋有子韦”。《诸子略》之阴阳家可归入数学类。《兵书略》有“兵阴阳家”，云“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数学略》“五行”有“刑德七卷”，是“兵阴阳家”亦可归入数学类。

《数学略》又分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

形法，每一种中又可细分为不同的派别，如“五行”中又有天一家、太一家、堪舆家，五行本身又自为一家。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汉志》所录数术书几全部亡佚。^①今日欲探求古代数术之分合与流派几不可能。从《汉志》的著录与叙述看，古代数术不外两大功能，一是占，即根据种种媒介判断情事吉凶，如占星、相形、占梦等等；一是求，即所谓禳灾去邪厌兵之类是也。另有一部分数术兼有此二功能，既可占，又可求。这部分数术绝大多数与“时”有关，它们既可用于判断未来某“时”的吉凶宜忌，又可为具体事类于未来寻找吉日良辰。

“时”有不同的计量单位，有以年为单位，有以季为单位，有以月为单位，有以旬为单位，有以日为单位，有以一日之时段或时辰为单位，针对不同的计量单位，古代数术家设计了不同的术数，以满足不同事件的需要。

一、时与古代数术

根据笔者的看法，《天文》是汉初殷历家的作品，是传世的先秦汉初文献中保存数术内容最丰富也是最完整的一篇文献。

《汉志·数术略》于“历谱”类云：“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天文》为古历家言，当属历谱类，其数术之核心与上引文一样，都是“时”。有趣的是，《天文》也提到了圣人，“日五日不见，圣人不与也”，高诱注：“与犹悦也。”所

谓“圣人不与”即圣人不悦。上引《汉志》以“历谱”为“圣人知命之术”，洵非虚言。

《天文》之“时”计有五种，年、时（季）、月、星、日，有六神与它们相对应，年神为太阴（天一、青龙），时神为大岁（大时），月神为小岁（小时），星神仍称星，日则有二神与之相应，一为日，一为辰。《天文》取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为一组合，并以此五神为依据判断时日吉凶，构成所谓“五家历”。这些时神在古代数术中有很广泛的应用，新出的简帛材料足以说明这一点。^②

除《天文》的这些时神外，古代数术中还有以其他计时单位为依据进行占卜的，比如旬。马王堆帛书《式法》有一节整理小组命名为“天地”的文字：^③

端月、五月、九月，上旬天地才（在）西，中甸天才（在）北地才（在）南，[下]旬天地[在]东。

二月、六月、十月，[上旬]天才（在）南地才（在）北，中甸天地才（在）西，[下]甸天才（在）[北地在南]。

三月、十一月、七月，[上旬天]地才（在）东，中甸天才（在）南地[在北]，[下]甸天地[在西]。

四月、八月、十二月，上甸天才（在）北地才（在）南，中甸天地才（在）东，下旬天才（在）[南地]才（在）北。

凡徙，[娶]妇，右天左地贫，右地左天吉，怀（倍）地逞（迎）天辱，怀（倍）天逞（迎）地死，并天地咎（左）右之大吉。凡战（战），左天右地胜，怀（倍）天逆地胜而有□闕（关？）怀（倍）地逆天大贝（败），并天地而左右之一轂（击）十，并天地而逆[之]大贝（败），并天地而右之王战。

这显然是以旬为基础进行的占卜。同篇“徙”节有这么一段文字：

凶日，甲□[旬]不可以东，甲申旬不可以东南，甲午旬不可……旬不……[甲]戌旬不可以东北。凡西不可以徙黔，不可以北徙……西徙……戊戌北徙反。……西以乙卯，北以丁卯。

这段文字从图版上看介于“徙”与“天地”之间，整理小组将其归入“徙”节，未为不可，但从作为占卜基础的时间单位上看，其以旬为单位，似当归入“天地”一节。

以旬为单位的占卜还见于银雀山汉简，银简有一篇《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多残，其中属于“天地”的有一些：^④

1234	天○正月五月九月	上旬天…
3262	○下旬	天在南…
1425	地○二月六月十月	
1340	三月七月十一月	
3945	…○二月…	
3989	…○六月…	
2356	下旬天地在东方…	
2376	…中旬天地在西方	
2707	…方地在北方	
4710	…北方地在…	

- 3096 ○天地所…
 3820 …之大败○并地
 3897 并天地…

其内容虽不完整，但其是以旬为基础的占卜是一定的。

还有将一天划分为五时段并以之基础进行占卜的。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吏”篇：^⑤

子，朝见，有告，听一五七正壹。晏见，有告，不听一五七正贰。昼见，有美言一五七正叁。日昃见，令复见之一五七正肆。夕见，有美言一五七正伍。

丑，朝见，有奴（怒）一五八正壹。晏见，有美言一五八正贰。昼见，禺（遇）奴（怒）一五八正叁。日昃见，有告，听一五八正肆。夕见有恶言一五八正伍。

下面还有寅、卯以至亥日的叙述，内容相似，结构相同，都是按朝、晏、昼、日、夕五时段来叙述，文繁不具引。

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也有以五时段为基础的占卜：^⑥

43 子，旦，吉。安食，吉。日中，凶。日失，吉。夕日，凶。

44 丑，旦，凶。安食，吉。日中，凶。日失，可。夕日，凶。

下面还有寅至戌日的叙述，此不备引。此称旦、安食、日中、日失、夕日，名称虽不一样，但所指时段当相同。

新近发表的《关沮秦汉墓简牍》之周家台秦简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名称又有不同，其为朝、莫食、日中、日失时、日夕时，试举两例：^⑦

朝	莫食	日中时	日失时	日夕时
亥 有后言	不言	令复见之	怒言	请后见
子 告听之	告不听	有美言	复好见之	有美言

显然其与上引睡虎地、放马滩秦简《日书》所言在数术方法是相同的。

在《尹湾汉墓简牍》中，有所谓“刑德行时”的一组简（七七—八九），其将一天分为五段：鸡鸣至蚤食、蚤食至日中、日中至哺时、哺时至日入、日（中）[入]至鸡鸣，然后根据不同的日干将五时段分别标为端、令、罚、刑、德五时，五时有不同的宜忌，如：^⑧

以端时请谒见人，小吉；以行，有喜；殷（击）者毋罪；疾者不死；生子大吉。

以令时请谒见人，大吉；以行，莫敢禁止；疾者不死；殷（击）者毋罪；生子必贵。

这种数术与上面提到的三种性质显然也是相同的。

一天既可分为五段或取五时段来占卜，自亦可以取四段来占卜，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

44 人月二日。旦，西吉；日中，北吉；昏，东吉；中夜，

南吉。

45 人月三日。旦，西吉；日中，北吉；昏，东吉；中夜，南吉。

46 人月四日。旦，西吉；日中，南吉；昏，北吉；中夜，东吉。

这里取旦、日中、昏、中夜四时段来判断出行的吉凶，其中旦与昏相对，日中与中夜相对，其所以取此四时段，显然是为了与东南西北四方形成整齐的对应关系。

总之，时间划分的标准很多，与之相对应的数术占卜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越来越多的地下数术材料的出土可以不断地验证和丰富这一认识，这正是我们从《天文》中获得的最大启示。

二、三光与古代数术

《天文》之于古代数术的第二点重要启示是，三光在古代占时数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三光又称三辰，即日、月、星。学者已指出，三光为我先民最古之崇拜对象。^⑨

日为太阳，月为月亮，星指二十八宿，日月之会谓之辰，日月星辰构成了古代历法的核心，它们的周期运行是计量时间的最基本的依据，十日十二辰配合使用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计量时间的最基本的手段。在古代占时数术中，十日十二辰则是进行吉凶预测的最基本的依据。《天文》五神中有二神是日、辰，日辰在《天文》中有三种用法，这在第八章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此从略。

日辰在古代数术中还有一种用法，即以六十甲子为周期，判断同一件事在不同日子发生的吉凶祸福，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生子”篇是一个典型例子，试举数条：

甲戌生子，饮食急一四〇正壹。

乙亥生子，穀（穀）而富一四一正壹。

丙子生子，不吉一四二正壹。

丁丑生子，好言语，或生（貴）于目一四三正壹。

戊寅生子，去父母南一四四正壹。

己卯生子，去其邦一四五正壹。

庚辰生子，好女子一四六正壹。

辛巳生子，吉而富一四七正壹。

壬午生子，穀（穀）而武一四八正壹。

癸未生子，长大，善得一四九正壹。

比这简单的是直接以十日十二辰作为占卜的基础，以十日为占卜基础的，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

甲、乙有疾，父母为祟，得之于肉，从东方来，裹以漆（漆）器，…

丙、丁有病，王父为祟，得之赤肉、雄鸡，酉（酒），…

戊、己有病，巫堪行，王母为祟，得之黄色索鱼，董、酉（酒），…

庚、辛有疾，外鬼伤（殤）死为祟，得之犬肉、鲜卵白色，…

壬、癸有疾，母（母）逢人，外鬼为祟，得之于酉（酒）

脯节肉，…

以十二辰为占卜基础的，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盗”篇，举二条为例：

子，鼠也。盗者兑（锐）口，希（稀）须，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藏）于垣内中粪蔡下，（多）[名]鼠鼯孔午郢六九背。

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大辟（臂）臃而倮，疵在目，臧（藏）牛廐草木下，（多）[名]徐善越以未七〇背。

下面还有从寅至亥日盗者的种种叙述，又别有十干之日盗者之名，此不备引。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以日辰为基础的占法正是古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数学，而日辰最初则是古人用以名日与名月的，蔡邕有云：“大桡采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枝干相配，以成六旬。”^⑩其所云是否具为实情，或有可商，但其云十干为计量日之运行，十二辰为计量一年十二个月则大致是可信的。

二十八宿是日月五星于天空中运行的基本尺度，其在“五家历”中为“星”神，其占法是视日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进行占卜。我们知道，日在二十八宿中运行一周的时间恰好为一岁，因此这种占法可视为将一岁划分为二十八段、然后进行占卜的占时法，只不过这二十八段不是均匀等分罢了。

在后世数学书中有所谓“二十八宿配日”：

按日有六十，宿有二十八，四百二十日而一周，四百二十

者，以六十与二十八俱可度尽也。故有七元之说，一元甲子日起虚，以子象鼠而虚为日鼠也，二元甲子日起奎，三元甲子起毕，四元甲子起鬼，五元甲子起翼，六元甲子起氐，七元甲子起箕，至七元尽而甲子又起虚，周而复始。但一元起于何年月日则不可得而考矣。^⑪

这里已显然是一宿值一日了。

二十八宿还用于划分一日之时段，这是关沮周家台秦墓简牍提供的新知识。^⑫简一五六——八一号可拼成一幅图（《关沮秦汉墓简牍》线图一，图七），图中有一日二十八个时段名，每一时段名下标注二十八宿，其对应关系是这样：夜半——虚，夜过半——婺女，鸡未鸣——牵牛，前鸣——斗，鸡后鸣——箕，旦——尾，平旦——心，日出——房，日出时——氐，蚤食——亢，食时——角，晏食——轸，廷食——翼，日未中——张，日中——七星，日过中——柳，日昃——鬼，哺时——东井，下哺——参，夕时——觜，日入——毕，日入——昴，黄昏——胃，定昏——娄，夕食——奎，人郑——东壁，夜三分之一——营室，夜未半——危。笔者以为，这个线图并不意味着古人生活中真有将一日划分为二十八段的计时制度，只是古代数术中以二十八宿配时的生动体现。

日、月、星三辰中，星常以北斗代替，古书中有不少日月北斗并叙的例子：

《后汉书·祭祀志上》：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

日、月、北斗无陞郭颺。

《汉书·郊祀志上》：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

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锋，命曰灵旗。

《史记·龟策列传》载宋元王召博士卫平释梦，“卫平乃援武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

汉人确有以北斗为三辰之一者，

《汉书·律历志上》：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

《汉书·五行志下》：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刘向以为君臣乱于朝，政令亏于外，则上浊三光之精。…刘歆以为，北斗环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纲纪星也。

是三光又可以指日月北斗。北斗在古代数术中有广泛的运用，就占时数术而言，北斗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与十二辰相配，可以计量年月日时，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十二时的周期都是由北斗与十二辰配合而生的，基于这些时日周期之上的占时数术都和北斗有关。北斗还可与二十八宿相配，斗乘二十八宿的格局是式盘的早期形态，就是所谓的“天时”。^⑬

《天文》尤其重视北斗，其中多次提到北斗：

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

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艮则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加十五日指卯则春分，…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加十五日指巳则立夏，…加十五日指午则夏至，…加十五日指未则小暑，…加十五日指申则立秋，…加十五日指酉则处暑，…加十五日指戌则秋分，…加十五日指亥则立冬，…加十五日指子则小雪，…加十五日指丑则大雪，…加十五日指寅则小寒，…加十五日指卯则立春，…加十五日指辰则雨水，…加十五日指巳则春分，…加十五日指午则立夏，…加十五日指未则夏至，…加十五日指申则小暑，…加十五日指酉则立秋，…加十五日指戌则处暑，…加十五日指亥则秋分，…加十五日指子则立冬，…加十五日指丑则小雪，…加十五日指寅则大雪，…加十五日指卯则立春，…加十五日指辰则雨水，…加十五日指巳则春分，…加十五日指午则立夏，…加十五日指未则夏至，…加十五日指申则小暑，…加十五日指酉则立秋，…加十五日指戌则处暑，…加十五日指亥则秋分。

满，…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绳，…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加十五日指子。

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

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其加卯酉，则阴阳分，日夜平矣。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

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乡。北斗所击，不可与敌。

其中北斗不仅仅是划分一年时月的依据，其在古代数术中的地位更值得注意。

综上所述，透过《天文》，可以找到一把解析古代占时数术的钥匙，尤其是对越来越多的新材料，它们的时代与《天文》相差不多，内容大多属于占时数术一类。这把钥匙可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是从占时数术所依据的时间单位来把握，一是从占时数术得以成立的客观依据即神明移徙来把握。当然《天文》只是一家之言，只能代表当时占时数术的一个流派，不可能概括当时占时数术的全貌，也不能指望通

过它来解释现有出土材料中的全部问题，但其完整的内容就像一扇窗口，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占时数学一些基本面貌，透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越来越多的新材料，对古代占时数学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入，其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注释：

① 李学勤《艾兰〈龟之谜〉序》，收入李著《捭彗集》，三秦出版社 2001 年。

② 参第八章“‘五家历’”初探”。

③ 文字据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 年第 7 期。下同

④ 文字据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 1985 年。下同。

⑤ 文字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下同。

⑥ 文字据《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释文》，见《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年。下同。

⑦ 文字据《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2001 年。

⑧ 文字据《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199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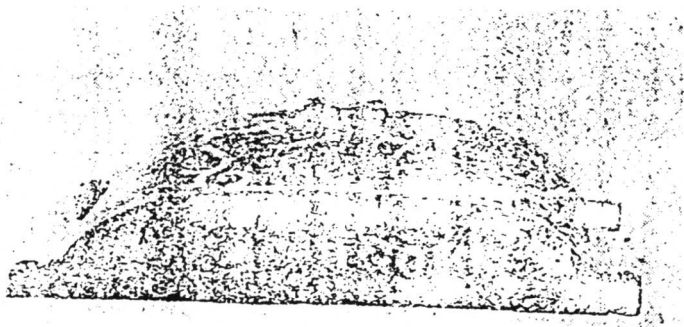
⑨ 屠孝宽《三光为汉族最古之崇拜对象说》，《北京大学月刊》1919 年 1 卷 3 期。

⑩ 《后汉书·律历志》补注引蔡邕《月令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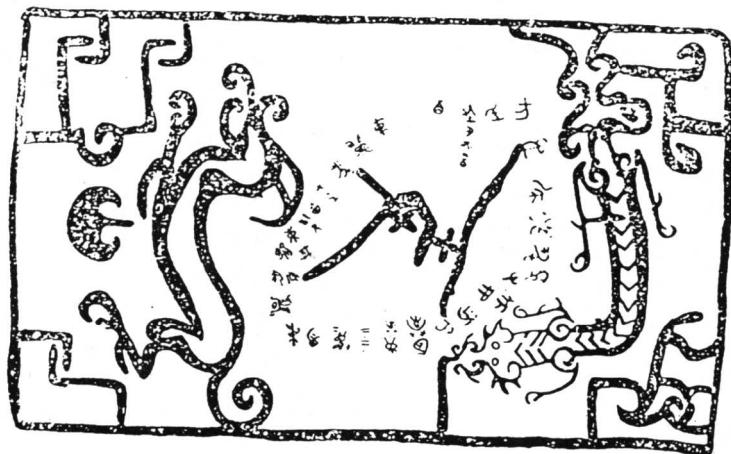
⑪ 《星历考原》卷五“日时总类”，四库全书本。

⑫ 此点承李学勤先生告知。

⑬ 参第三章“《天文》图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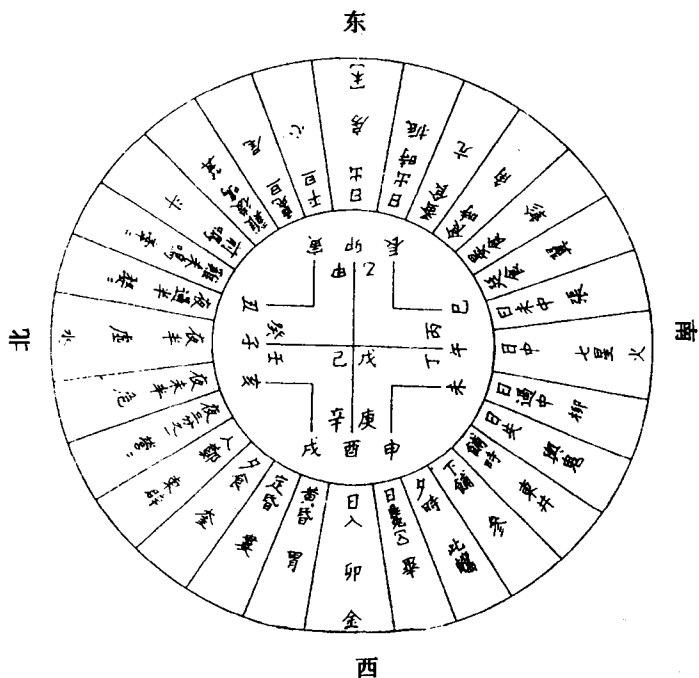
漆箱盖



漆箱盖面图像（摹本）

图六 曾侯乙墓漆箱盖及摹本

（采自王健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像》，
《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



图七 关沮秦汉墓简牍线图一

(采自《关沮秦汉墓简牍》一〇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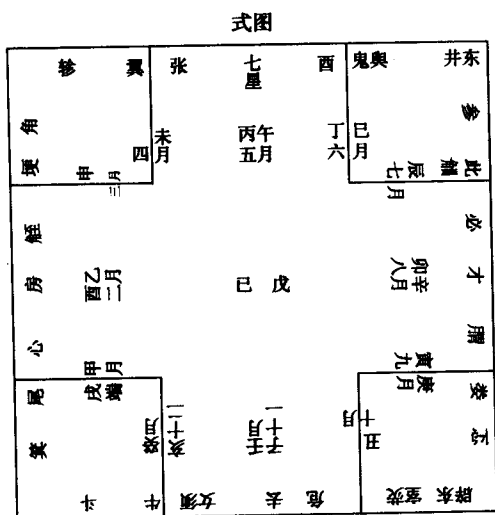
秦皇帝元

甲寅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甲子
乙卯	乙巳	乙未	乙酉	乙亥	乙丑
丙辰	丙午	丙申	丙戌	丙子	丙寅
丁巳	丁未	丁酉	丁亥	丁丑	丁卯
戊午	戊申	戊戌	戊子	戊寅	戊辰
己未	己酉	己亥	己丑	己卯	己巳
庚申	庚戌	庚子	庚寅	庚辰	庚午
辛酉	辛亥	辛丑	辛卯	辛巳	辛未
壬戌	壬子	壬寅	壬辰	壬午	壬申
癸亥	癸丑	癸卯	癸巳	癸未	癸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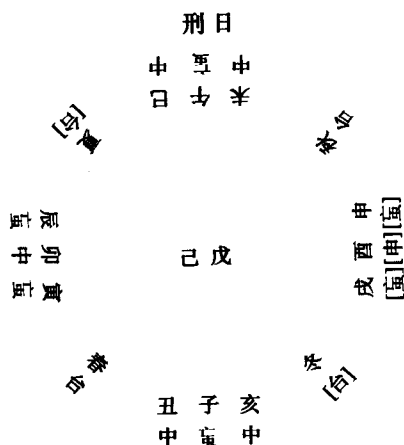
图八 《刑德》乙本大游甲子表

(采自陈松长《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本的比较研究》，

《文物》2000年第3期)



图九 马王堆帛书《式法》“式图”



图十 马王堆帛书《式法》“刑日图”

(图九、十采自《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年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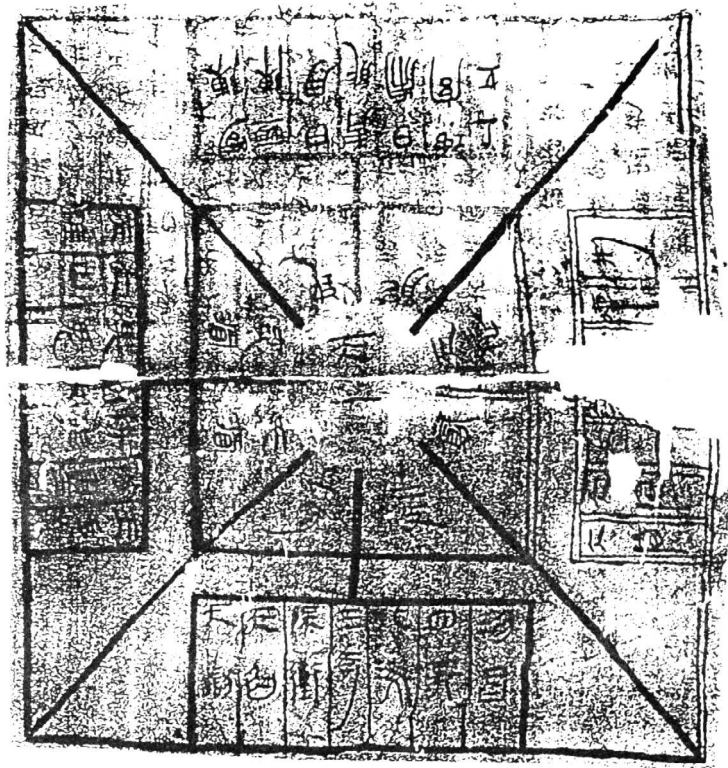


图 十一 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乙本“天一图”

(采自《马王堆汉墓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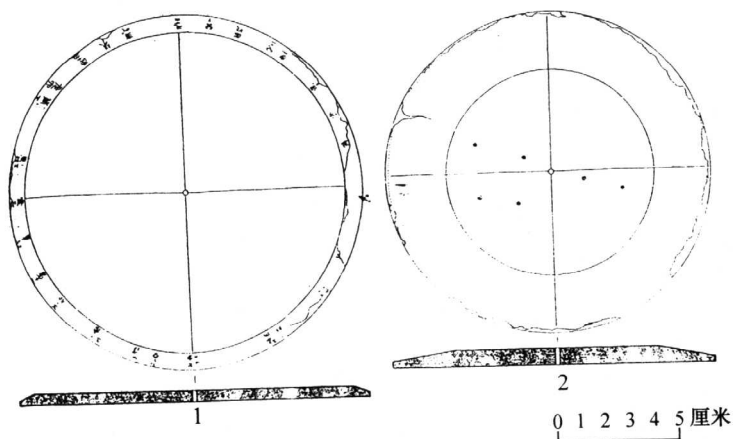


图 十二 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之二十八宿圆盘

1. 地盘 2. 度盘 (M1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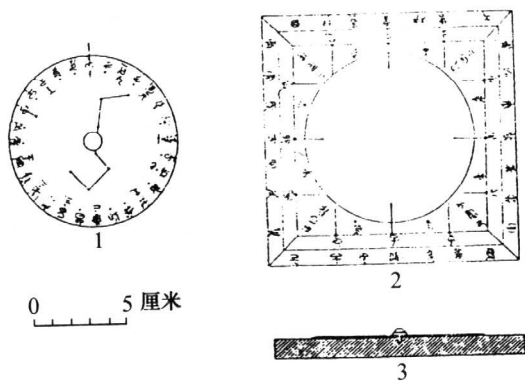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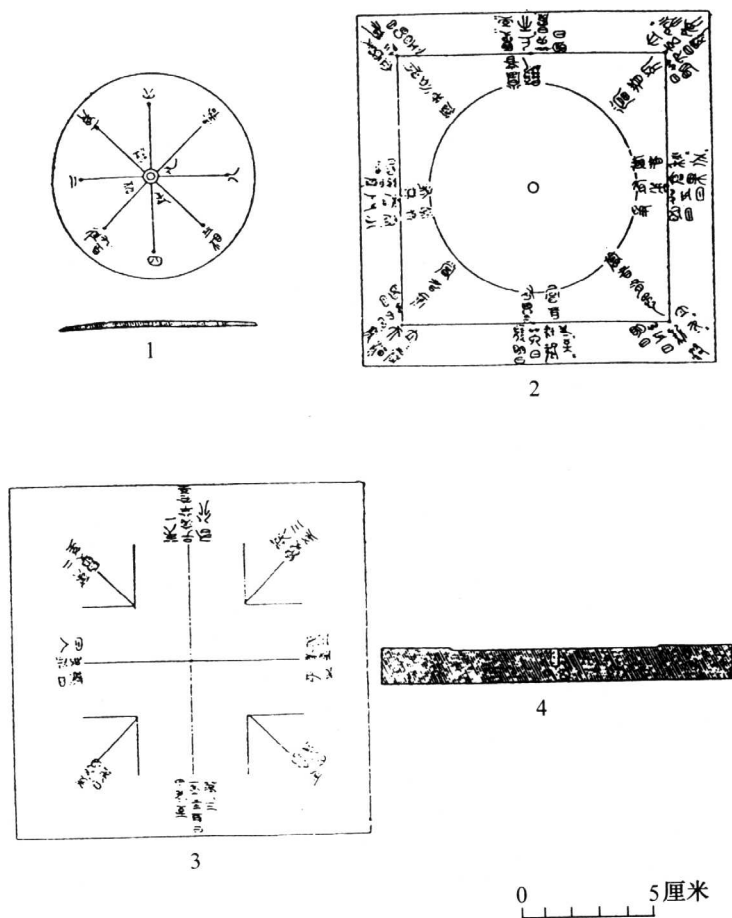


图 十三 阜阳双古堆出土之六壬栻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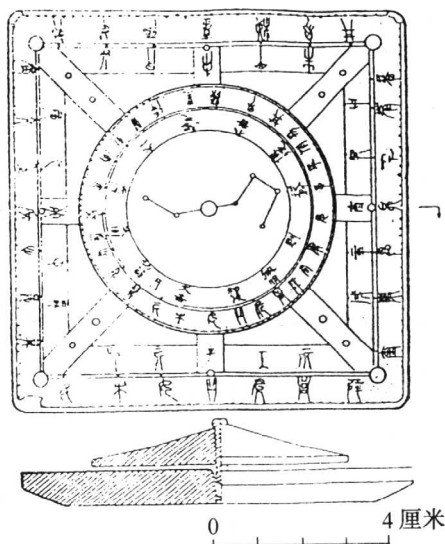
1. 天盘 2. 地盘 3. 剖面 (M1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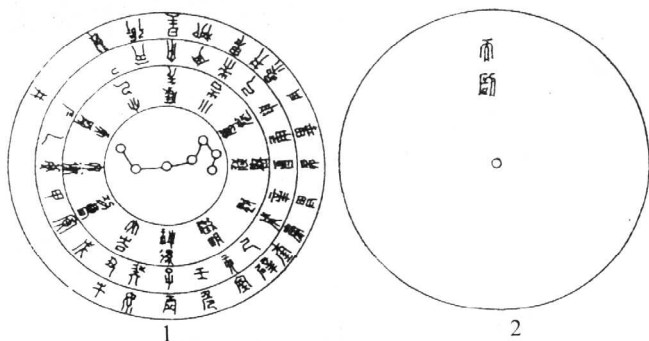
图十四 阜阳双古堆出土之太乙九宫占盘

1. 天盘 2. 地盘 3. 地盘背面 4. 剖面 (M1 出土)

(图十二、十三、十四采自《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
《文物》1978年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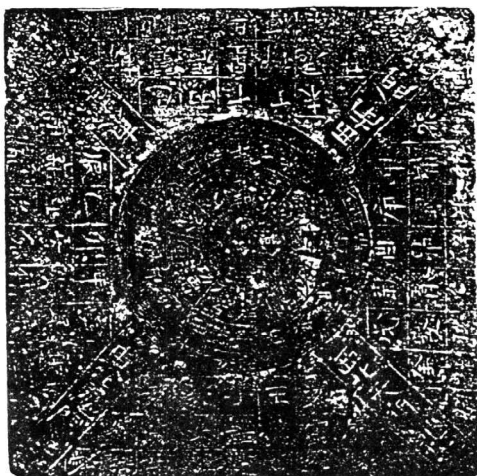
图十五 武威漆式盘图 上：平面图 下：剖面图
(采自《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12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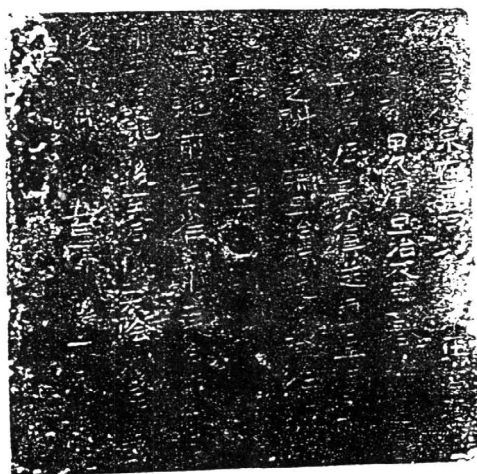
图十六 象牙式 (故宫博物院藏)

1. 天盘正面 2. 天盘背面

(采自李零《中国方术考》九四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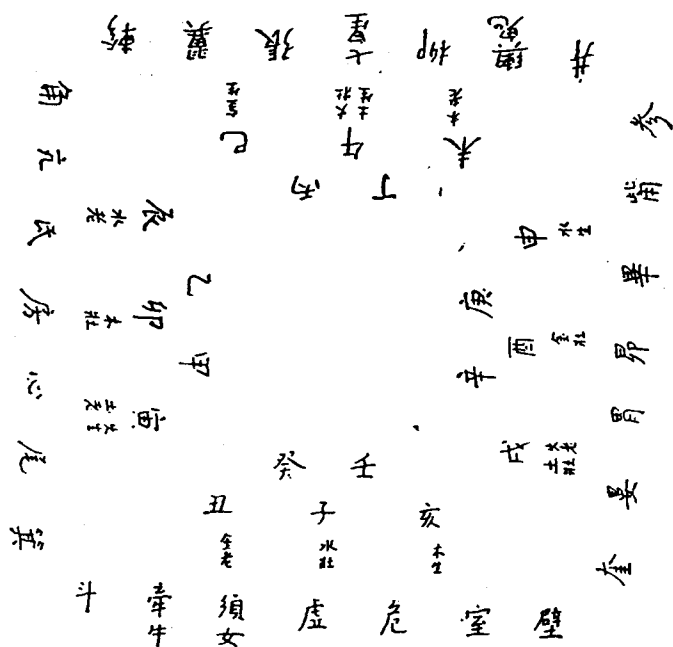
天地盘正面



天地盘背面

图 十七 六朝铜式

(采自严敦杰《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7期。)



图十八 王振铎之《淮南子·天文训》地盘复原图

(采自王著《科技考古论丛》1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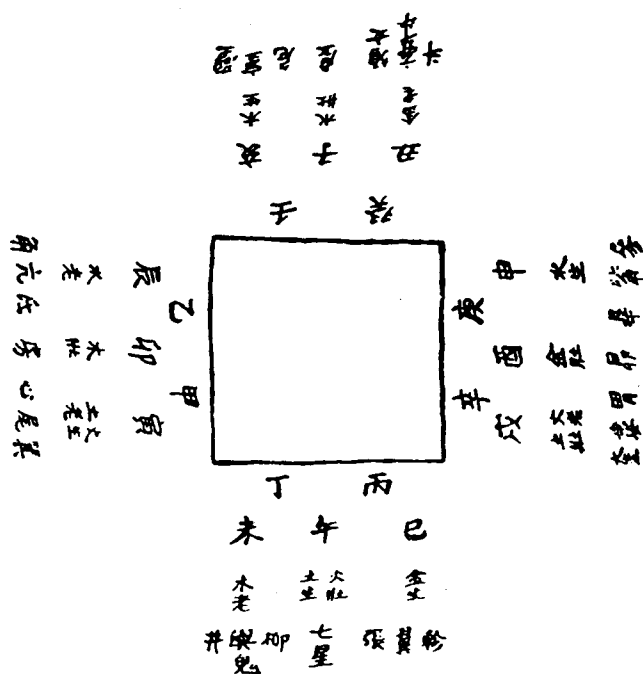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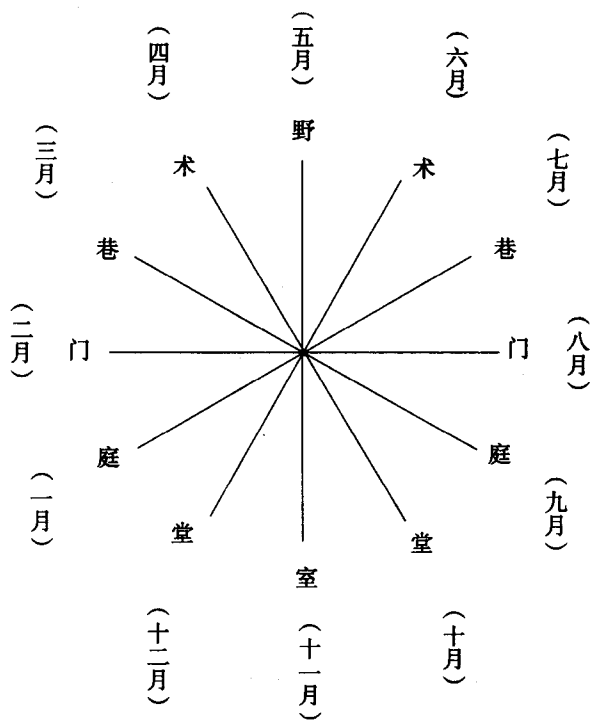


图 十九 陈梦家之《淮南子·天文篇》图局复原



图二十 李零之“刑德七舍”图

(采自李著《中国方术考》51页)

附录一

《淮南子·天文》汇校

说 明

《天文》以道藏本为基础，汇校参考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何宁《淮南子集解》做成，间以笔者对一些字句的心得。为行文方便，兹将新附意见的出处列举于下：

李鹏举《〈淮南子·天文训〉“太昭”说再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2期（1996年）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淮南子·天文》

(一)

[1] 天墜未形^①，冯冯翼翼，洞洞漚漚，故曰太昭^②。道始于虚霁^③，虚霁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汉垠^④，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⑤，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者为水^⑥，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⑦。

[2] 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⑧。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⑨。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水曰内景^⑩。吐气者施，含气者化，是故阳施阴化。天之偏气怒者为风，天地之含气和者为雨^⑪。

[3] 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

[4] 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⑫，月死而羸虺臞^⑬。火上蓐^⑭，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⑮。物类相动，本标相应^⑯，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⑰，方诸见月则津而

为水，虎啸而谷风至^①，龙举而景云属，麒麟斗而日月食^②，鲸鱼死而彗星出^③，蚕珥丝而商弦绝^④，贲星坠而勃海决。

[5]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⑤，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⑥。

[6] 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二)

[7]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亿万里^⑦。五星，八风，二十八宿^⑧，五官，六府，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⑨。

[8]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⑩其星胃、昂、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9]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⑪；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10] 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岁镇行一宿^②。当居而弗居，其国亡土；未当居而居之，其国益地，岁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岁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与荧惑晨出东方^③，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④，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当入而不入，当出而不出，^⑤天下兴兵。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⑥。

[11] 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闾阖风至，闾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条风至则出轻系，去稽留。明庶风至则正封疆，修田畴。清明风至则出币帛，使诸侯。景风至则爵有位，赏有功^⑦。凉风至则报地德，祀四郊^⑧。闾阖风至则收县垂，琴瑟不张。不周风至则修宫室，缮边城。广莫风至则闭关梁，决刑罚^⑨。

[12] 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⑩。

[13] 何谓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

是也。

[14]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③。紫宫者，太一之居也。轩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鱼之囿也^④。天阿者，群神之阙也^⑤。四宫者，所以为司赏罚^⑥。太微者主朱雀^⑦，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⑧，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⑨，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

(三)

[15] 天一元始^⑩，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⑪，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凡二十纪，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元^⑫。日行一度，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⑬，故四岁而积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复合故舍，八十岁而复故曰^⑭。

[16]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⑮，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蹏通之维^⑯。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⑰，故不可以凿地穿井^⑱。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⑲。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⑳。日冬至，井水

盛，盆水溢，羊脱毛^⑤，麋角解，鹊始巢^⑦，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⑧。日夏至而流黄泽^⑨，石精出，蝉始鸣，半夏生，螟盲不食驹犊，鸢鸟不搏黄口，八尺之景，修径尺五寸。景修则阴气胜，景短则阳气胜^⑩。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

[17] 阴阳刑德有七舍。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⑪，先日至十五日，后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阴阳相德则刑德合门^⑫。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门^⑬。德南则生，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而万物生，八月会而草木死。

[18] 两维之间，九十一度也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⑭，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⑮，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

中绳，故曰秋分雷戒^⑥，蛰虫北向，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⑦；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鹊始加巢，人气钟首^⑧。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荠麦亭历枯，冬生草木必死。

[19] 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⑨，二月建卯^⑩，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

(四)

[20] 天维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岁不移^⑪，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⑫。

[21]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⑬，冬至甲午，立春丙子^⑭。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⑮，合气而为音，合阴而为阳，合阳而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为日，律自倍而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

[22] 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

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受制。岁迁六日，以数推之，七十岁而复至甲子^⑦。甲子受制则行柔惠，挺群禁，开阖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立封侯^⑧，出货财。戊子受制则养老鰥寡，行杼鬻，施恩泽^⑨。庚子受制则缮墙垣，修城郭，审群禁，饰兵甲，儆百官，诛不法。壬子受制则闭门闾，大搜客，断罚刑，杀当罪，息关梁，禁外徙。

[23] 甲子气燥浊，丙子气燥阳，戊子气湿浊，庚子气燥寒，壬子气清寒。丙子干甲子，蛰虫早出，故雷早行^⑩。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殒，鸟虫多伤。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⑪。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动。庚子干戊子，五谷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虫不为。丙子干戊子，大旱，茆封燹。壬子干庚子，大刚，鱼不为^⑫。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⑬。丙子干庚子，草木复荣。戊子干庚子，岁或存或亡^⑭。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坠。戊子干壬子，蛰虫冬出其乡。庚子干壬子，冬雷其乡^⑮。

[24] 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⑯。至秋三月，地气不藏^⑰，乃收其杀，百虫蛰伏，静居闭户，青女乃出，以降霜雪^⑱。行十二时之气，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闭其寒^⑲。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⑳。孟夏之月，以熟谷禾，雄雉长鸣，为帝候岁。

[25] 是故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远山则山气藏，远水则水虫蛰，远木则木

叶槁。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圣人不与也。

[26] 日出于暘谷^⑪，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⑫，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⑬。至于曾泉，是谓蚤食^⑭。至于桑野^⑮，是谓晏食。至于衡阳^⑯，是谓隅中^⑰。至于昆吾^⑱，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⑲。至于悲谷，是谓哺时^⑳。至于女纪，是谓大还^㉑。至于渊虞^㉒，是谓高春。至于连石^㉓，是谓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㉔。至于虞渊^㉕，是谓黄昏。至于蒙谷^㉖，是谓定昏。日入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㉗。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禹以为朝昼昏夜^㉘。

[27] 夏日至则阴乘阳，是以万物就而死；冬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昼者阳之分，夜者阴之分，是以阳气胜则日修而夜短，阴气胜则日短而夜修。

[28] 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㉙，一岁而匝，终而复始^㉚。指寅，则万物蟄^㉛，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㉜。指卯，卯则茂茂然，律受夹钟。夹钟者，种始莢也。指辰，辰则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陈去而新来也。指巳，巳则生已定也，律受仲吕。仲吕者，中充大也^㉝。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宾。蕤宾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㉞，律受林钟。林钟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㉟，律受夷则。夷则者，易其则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饱也，律受南吕。南吕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灭也，律受无射。无射，入无厌也^㊱。指亥，亥者，阂也，律受应钟。应钟者，应其钟也。指子，子者，兹也，律受黄钟。黄钟者，钟已黄也。指丑，丑者，纽也，律

受大吕。大吕者，旅旅而去也^⑪。其加卯酉，则阴阳分，日夜平矣^⑫。故曰规生矩杀，衡长权藏，绳居中央，为四时根。

(五)

[29] 道曰规始于一^⑬，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三月而为一时，故祭祀三饭以为礼，丧纪三踊以为节，兵重三罕以为制^⑭。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黄者，土德之色；钟者，气之所种也。日冬至德气为土，土色黄，故曰黄钟。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积分七十万七千一百四十七^⑮，黄钟大数立焉。凡十二律，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与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窍。律之初生也，写凤之音，故音以八生。黄钟为宫，宫者，音之君也，故黄钟位子，其数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数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二^⑯，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⑰，主五月，上生大吕^⑱。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⑲。夷则之数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夹钟^⑳。夹钟之数六十八^㉑，主二月，下生无射^㉒。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吕^㉓。仲吕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㉔。徵生宫，宫生商^㉕，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

洗^⑬，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不比正音，故为缪^⑭。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甲子，仲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

[30] 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⑮。黄钟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⑯。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寻自倍，故八尺为寻。有形则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为制^⑰。秋分蕤定，蕤定而禾熟^⑱。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蕤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为尺，十尺而为丈^⑲。其以为量^⑳，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㉑，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倍之^㉒，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斤。^㉓三月而为一时，三十日为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为一岁，故四钧为一石。其以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六)

[31] 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岁徙一辰，立春之后，得其辰而迁其所顺，前三后五，百事可举。太阴所建，蛰虫首穴而处，鹊巢乡而为户。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

酉，苍龙在辰^⑭。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⑮。

[32]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太阴在辰，岁名曰执徐，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太阴在巳，岁名曰大荒落，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岁星舍胃、昂、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岁星舍觜、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岁名曰涪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酉，岁名曰作鄂，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名曰阉茂，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名曰大渊献，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名曰困敦，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昂、毕为对。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参为对^⑯。

[33] 太阴在甲子，刑德合东方宫，常徙所不胜，合四岁而离，离十六岁而复合。所以离者，刑不得入中宫，而徙于木。太阴所居，曰德^⑰，辰为刑。德，纲曰自倍因，柔曰徙所不胜^⑱。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处。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

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⑭。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胜生一，壮五，终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应五，故八徙而岁终。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⑮，击钩陈之冲辰，以战必胜，以攻必克。

[34] 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六月当心，左周而行，分而为十二月。与日相当，天地重袭，后必无殃。星，正月建营室，二月建奎、娄，三月建胃^⑯，四月建毕，五月建东井，六月建张，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牵牛，十二月建虚^⑰。

[35]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昂十一，毕十六，觜二，参九，东井三十^⑱，舆鬼四，柳十五，七星^⑲，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36] 星部地名：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⑳；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昂、毕，魏；觜、参，赵^㉑；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

[37] 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当居而不居，越而之他处，主死国亡。太阴治春则欲行柔惠温凉^㉒，太阴治夏则欲布施宣明，太阴治秋则欲修备缮兵，太阴

治冬则欲猛毅刚强^⑮。三岁而改节，六岁而易常，故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⑯。

[38] 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卫，癸越^⑰。子周，丑翟，寅楚，卯郑，辰晋^⑱，巳卫，午秦，未宋^⑲，申齐，酉鲁，戌赵^⑳，亥燕^㉑。

[39]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母生土^㉒，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以胜击杀，胜而无报^㉓。以专从事而有功^㉔。以义行理，名立而不堕。以保畜养，万物蕃昌。以困举事，破灭死亡。

[40]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㉕，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所居辰为厌日^㉖，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处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于岁前则死亡，合于岁后则无殃。甲戌，燕也；乙酉，齐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㉗；辛卯，戎也；壬子，代也^㉘；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韩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㉙。

[41] 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云气风雨，国君当之。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乡。北斗所击，不可与敌。

(七)

[42] 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

阳相错，四维乃通。或死或生，万物乃成。虵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

[43] 以日冬至数来岁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满五十日，日减一斗^⑩；有余日，日益一升。有其岁司也^⑪：摄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稻疾，蚕不登，菽麦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闾蓬。单阏之岁，岁和，稻菽麦蚕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执徐之岁，岁早早晚水，小饥，蚕闭，麦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大荒落之岁，岁有小兵，蚕小登，麦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敦牂之岁，岁大旱，蚕登，稻疾，菽麦昌，禾不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协洽之岁，岁有小兵，蚕登，稻昌，菽麦不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维。涪滩之岁，岁和，小雨行，蚕登，菽麦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岁，岁有大兵，民疾，蚕不登，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岁，岁小饥，有兵，蚕不登，麦不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大渊献之岁，岁有大兵，大饥，蚕开，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三升。困敦之岁，岁大雾起，大水出，蚕稻麦昌，民食三斗^⑫。子。在癸曰昭阳。赤奋若之岁，岁有小兵，旱水，蚕不出，稻疾，菽不为，麦昌，民食一升。

(八)

[44] 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

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①，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

[45] 欲知东西南北广袤之数者，立四表以为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余日，从距北表参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应，相应则此与日直也。辄以南表参望之，以入前表数为法，除举广，除立表袤，以知从此东西之数也。假使视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积万八千寸，得从此东万八千里。视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则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积寸，得三万六千里，除则从此西里数也。并之东西里数也，则极径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处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处北也。分至而直，此处南北中也。从中处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处南北中也。从中处欲知南北极远近，从西南表参望日，日夏至始出与北表参，则是东与东北表等也，正东万八千里，则从中北亦万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数也。其不从中之数也，以出入前表之数益损之，表入一寸，寸减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远一里^②。

[46] 欲知天之高，树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阴，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阴短寸，南二万里则无景，是直日下也。阴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则置从此南至日下里数，因而五之，为十万里，则天高也。若使景与表等，则高与远等也。

注释：

① 钱塘补曰：“壁”，籀文“地”。

② 王引之云：书传无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冯翼洞瀛，亦非昭明之貌。“太昭”当作“太始”，字之误也。《易乾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览·天部一》引张衡《元图》曰：“元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是太始无形，故天地未形，谓之太始也。○李鹏举以为“昭”字不误。

③ 王引之云：“道始于虚霏”当作“太始生虚霏”，即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辞·天问》曰：“太始之元，虚廓无形。”（“廓”与“霏”同。）正所谓太始生虚霏也。后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虚霏”为“道始于虚霏”，而不知与“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览》引此作“道始生虚霏”，“太”字已误作“道”，而“生”字尚不误。○磊案：《天文》下文有“道者规始于一”，据《原道》“无形者一之谓也”，知道始于无形；虚霏者，无形之象也，“道始于虚霏”即道始于无形，此不误。

④ 庄逢吉云：《太平御览》作宇宙生元气。“涯”，俗本作“漠”误。○补曰：《御览》卷一引作“涯垠”。○王念孙曰：此当为“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下文清扬为天，重浊为地，所谓元气有涯垠也。今本脱去两“元”字，“涯”字又误为“漠”。《太平御览·天部一》元气下引此正作“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钟佛操云：《文选》陆士龙《大将军宴会命作诗》注引“虚霏生宇宙，宇宙生天地”，“天地”即“元气”二字之讹。“元”与“天”形近，“气”与“地”声近。魏文帝《与吴季重书》“天气和暖，众果具繁”，《书钞》一百五十四引作“天地和濡，众果俱登”，是“气”误为“地”之证。又案《艺文类聚·天部一》引《礼统》曰：“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即谓宇宙生元气也。

⑤ 补曰：“专”古通“抔”。《易》“夫乾其静也抔”，陆绩作“抔”是也。《史记·王翦传》“专委于我”，徐广曰：“专，一作抔。”今《淮南》注别本云“一作专”者，传写误。天言“合专”者，《楚辞》“乘精气之抔抔兮”，王逸云：“楚人名员曰抔也。”此其义也。

⑥ 王引之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积阴之寒气为水”，本作“积阳之热气久者生火，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言热气积久则生火，寒气积久则为水。今本无“久者”二字，后人删之也。《初学记·天部上》、《太平御览·天部四》并引此云：“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隋萧吉《五行大义·辨体性篇》引此云：“积阳之热气反者为火，积阴之寒气反者为水。”《艺文类聚·天部上》引此云：“积阴之寒气大者为水。”“反”与“大”皆“久”字之误，则原有“久者”二字明矣。○顾广圻云：宋本“为水”上“者”字未脱。○何宁云：“为水”上道藏本亦有“者”字。

⑦ 王引之云：“日月之淫为”本作“日月之淫气”，此因上下文“为”字而误。《广韵》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气精命为星辰。”日月之淫气与积阳之热气、积阴之寒气文正相对，精者为星辰与精者为日、精者为月文亦相对，下文“天地之偏气怒者为风”、“天地之合气和者为雨”，句法亦相同。○马宗霍云：本文“淫为”二字，《广韵·十五青》星字注引《淮南子》作“淫气”，王引之从之，是也。

《说文·水部》云：“淫，浸淫随理也。一曰久雨为淫。”引申之，淫有流散之义。《素问·痺论》“淫气喘息”，王冰注云：“淫气谓气之妄行者。”妄之言放。《礼记·哀公问篇》“淫德不倦”，郑玄注云：“淫，放也。”放，犹散也。本文淫气，正谓日月气散放流移，其精者则为星辰也。

⑧ 向宗鲁云：柱折维绝，疑后人依《列子》互易。《楚辞·天问》：“康回凭怒，坠何故以东南倾。”王注云：“《淮南子》言共工与颧项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大荒西经》郭注引本书亦作“天维绝，地柱折”。《文选·思立赋》注引同。

⑨ 向宗鲁云：《列子·汤问篇》“水潦尘埃”作“百川水潦”，疑“尘埃”二字误。

⑩ 顾广圻云：“火曰”疑当作“火日”。“水曰”疑当作“金水”。《大戴礼·曾子天圆篇》云：“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即《淮南子》所本可证也。高注《精神篇》云：“金内景。”盖又据此而言之。○洪颐煊云：《大戴礼·天圆篇》“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张衡《灵宪》：“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此本作“火日外景，水月内景”。两“曰”字是俗人所改。

⑪ 王念孙云：刘本删去下句“天”字而庄本从之。案《大戴礼·曾子天圆篇》：“阴阳之气，偏则风，和则雨。”《艺文类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气和则雨。”是风雨皆天地之气，岂得以风属之天，雨属之地乎？下句当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当补“地”字。又案“含气”当为“合气”。“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气”而误也。“合气”与“偏气”正相对，作“含”则非其指矣。○何宁云：景宋本“地”上亦有“天”字。

⑫ 王念孙云：“虚”当为“虧”，字之误也。（“虧”字脱去右半，因误而为“虚”。《埤雅》引此已误。）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虚实。《太平御览·鳞介部十三》引此正作“月虧”。《艺文类聚·天部上》、《御览·天部四》引此并作“月毀”。（盖许慎本）毀亦虧也。

⑬ 陶方琦云：《太平御览》九百四十一引“月死而羸蜚醺”作“月死而螺蚌瘕”。又引许注：“瘕，减蹠也。”案《广雅》：“瘕，缩也。”缩即减蹠义。《通俗文》：“缩小曰瘕。皱不伸曰缩腠。”《说文》：“缩，一曰蹠也。”则减蹠即减缩。

⑭ 补曰：“蓐”当为“𦵏”。《有司徹》云：“乃𦵏尸俎。”注：“𦵏，温也。古文‘𦵏’皆作‘蓐’。《记》或作‘𦵏’。《春秋传》曰：‘若可𦵏也，亦可寒也。’”案今《春秋传》作“寻”，是“寻”、“𦵏”古今字。“蓐”又“寻”之借也。注读为“覃”，又即“燂”。《说文》云：“燂，火热也。从火覃声。”“覃”、“燂”声同，故读从之。

⑮ 王念孙云：“飞”本作“动”，此后人妄改之也。同一动也，而有高下之殊。故曰鸟动而高，鱼动而下。犹《睽象传》言“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也。若

鸟言飞，则鱼当言游矣。《太平御览·鳞介部七》引此正作“鸟动而高”。

⑩ 刘家立云：“物类相动”，“动”字应作“感”，与“本标相应”之“应”字相对。作“动”者涉上句而误也。

⑪ 陶方琦云：《华严经义》引“燃”作“燠”。

⑫ 刘文典云：《白帖》二引作“虎啸而谷风生”。○何宁云：《太平御览》九百二十九引“至”亦作“生”。

⑬ 何宁云：《太平御览》四两引俱作“麒麟斗则日月蚀”。《事类赋》《日部》《鱼部》两引“而”亦作“则”。《开元占经》卷九、卷十七引《春秋考异邮》亦云：“麒麟斗则日月蚀。”

⑭ 何宁云：《大藏音义》八十六、九十二引“出”作“见”。

⑮ 向宗鲁云：《览冥篇》“珥”作“珥”。

⑯ 刘文典云：“枉法令”与上句“诛暴”文不一律。《意林》引此文“枉法令”作“法苛”。诛暴、法苛正相对成义，当从之。

⑰ 何宁云：《意林》引作“杀不辜则多赤地，令不时则多淫雨”，当据改，上下句皆言多，第三句应一律。注云“干时之令”，正释“令不时”，若作“令不收”，则“干时”云者，彼恶知之。盖涉注“不收纳”而误。

⑱ 王念孙云：《开元占经·天占篇》引此作“亿五万里”。《太平御览·地部一》引《诗含神雾》亦云“天地相去亿五万里”。然则“亿五”二字，今本误倒也。○何宁云：《山海经·海外东经》注引《诗含神雾》云“天地相去一亿五万里”，与《太平御览》引同。《楚辞·天问》补注引《淮南》此文仍作“亿五万里”。

⑲ 王引之云：“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后人所加也。下文于九野、五星、八风、五官、六府，皆一一释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但于所说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应不为解释，且不应以二十八宿并入“九野”条内，使纲目不相当也。然则此处原文无“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于牵牛、须女、营室、东壁、觜觿、东井、舆鬼、七星，皆省一字称之，文义苟简，决非汉人所为。七星但称星，则无以别于他星，牵牛谓之牛，营室谓之室，觜觿谓之觜，皆文不成义。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昂十一，毕十六，觜觿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七星七，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后人所加。此说星之分度，非说星之全数也，无缘得有此句。○磊案：二十八宿为《天文》图局之基本组成部分，为日月五星运行之基本尺度，为天文不可或缺之物。其下未解释者，缘《天文》为一整体，下文“星分度”节细述二十八宿分度，为不可缺少之文，故此处省略耳，下文“凡二十八宿”句与此处之省略正相应。王说恐不确。

② 洪颐煊云：下文“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轩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鱼之囿也，天阿者群神之阙也，四宫者所以司赏罚。”高注：“四宫：紫宫、轩辕、咸池、天阿。”此“天阿”上不应有“四守”二字，当是衍文，涉下“四宫”而讹。○王引之云：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又下文“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一’当作‘五帝’，说见下。）紫宫者太一之居也，轩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鱼之囿也，天阿者群神之阙也；四守者所以司赏罚”，注曰：“四守：紫宫、轩辕、咸池、天阿。”据前注，则四守亦星名；据后注，则四守乃总括四星之称，非星名也。前后注意迥殊。今细绎原文，前注是也。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列其名也，太一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鱼之囿、群神之阙及所以司赏罚，则明其职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后注以四守为紫宫、轩辕、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宫并举，何以数紫宫而不数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为紫宫、轩辕、咸池、天阿之总称，则上文“四守”二字，当列于紫宫前为统下之词，或列于天阿后为统上之词，其义乃通，何以杂列诸星之间，而云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轩辕帝妃之舍，咸池水鱼之囿，皆与赏罚之事无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学记》、《太平御览》并引许慎注曰：“四守：紫宫、轩辕、咸池、天阿也。”然则此乃许注，后人移入高本，而前后遂相矛盾矣。“天阿”本作“天河”，后人以天河非星名，故改为天阿也。案《开元占经·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变也。”与门阙之义无涉。且天阿非黄道所经，不得言群神之阙也。《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引此并作“天河”。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阙犹门也。”（各本脱“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学记》、《太平御览》引许注，以天河为四守之一，是许本亦作“天河”。天河盖即北河、南河也。夹河之南北，故总谓之天河。《天官书》曰：“钺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关梁。”《开元占经·石氏中官占》引郑萌曰：“两河戌与戌（即‘钺’字），俱为帝阙。”又《占》曰：“两戌间为天门，日月五星常出其门中。”故曰：“天河者群神之阙也。”高注训阙为门，正合郑萌之说。群神即日月五星之神也。《韩子·饰邪篇》曰：“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枪、岁星。”所谓天河，盖即指此。

③ 高注：颢，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颢天。或作昊字。○庄逵吉云：俗本此字皆作“昊”，惟藏本作“颢”。

④ 何宁云：上云治春治夏，下云治秋治冬，此“制”亦当为“治”，声近而误。《汉书·魏相传》：“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颢项，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此言治春、治夏、治秋、治冬、治四方，彼言司春、司夏、司秋、司冬、司下土，其比同。《集证》本改“治”是也。

⑤ 王念孙云：“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岁镇一宿，则无庸更言行。《开元占经·填星占》引此无“行”字，《史记·天官书》亦无。○何宁云：各本皆有

“行”字。《汉书·天文志》注引晋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岁，填行一宿，二十八岁而周天也。”填谓填星，即镇星。《史记索隐》引晋灼曰疑脱“行”字。王说未必是。

③ 王引之云：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阴元始建于甲寅，《开元占经·填星占篇》引旧注曰：“甲寅元始，历起之年也。”《大衍历议》引《洪范传》曰：“历纪始于颛项上元太始闾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闾蒙与闾逢同。太岁在甲曰闾逢，在寅曰摄提格。闾逢摄提格之岁者，甲寅之岁也。正月为陬，毕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辰星、荧惑、镇星也。上元太始闾逢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太白在营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也。《天官书》说太白曰：“其纪上元以摄提格之岁与营室晨出东方。”《开元占经·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摄提格之岁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皆其明证。后人不知其义，遂改“甲寅正月”为“正月甲寅”，又改营室为荧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则是甲寅日矣。颛项历元所起之日为己巳，非甲寅也。其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后月。若云正月甲寅，则不知在何年矣。其谬二也。（庄本改“甲寅”为“建寅”尤非。）太白与营室晨出东方，犹下文“岁星与营室东壁晨出东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与荧惑晨出东方，则不知在何宿矣。其谬三也。（《汉书·天文志》晋灼注“太白常以正月甲寅与荧惑晨出东方”，亦后人依误本《淮南》改之。）

③ 补曰：入百二十日非是，晋灼《汉书》注改作四十日亦非。

④ 补曰：《天官书》作“未当出而出”，宜从之。太白八岁而出入东西各五，则一岁十六分岁之六，而晨夕各一见伏。此以五百八十四日四十刻为两见日数也。两见四百八十日，余为两伏日。晨伏不足九十日，夕伏六十日。云“入百二十日、入三十五日”者，皆误。○王念孙云：“当出而不出”已见上文，此当作“未当出而出”。太白主兵，故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则天下偃兵（见上文），当入而不入，未当出而出，则天下兴兵也。《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及《开元占经·太白占》引《石氏星经》并云：“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是其证。

⑤ 庄逢吉云：饥，依高义应作“饑”。本或作“饑”。饥，饿也。饑，谷不熟也。两字训异。○向宗鲁云：此文与《天官书》略同，“饥”正作“饑”。《汉志》云：“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饑。”《开元占经·荆州占》云：“一时不效，其时不和；二时不效，风雨不适；三时不效，水旱不调。四时不效，王者忧纪纲，天下饑荒，人民流亡去其乡。”字皆作饑。此误。

⑥ 王念孙云：有位则有爵。此言“爵有位”，于义不可通。《太平御览·时序部八》引作“施爵位”。《文选》任昉《王文宪集序》注引作“施爵禄”。○俞樾云：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误。

有德有功，相对为文。草书“德”字作“𡗗”，与“位”相似，故德误为“位”耳。《白虎通义·八风篇》正作“爵有德，赏有功”，可据以订正。○向宗鲁云：俞说似是。《尚书大传》及本书《时则》南方之令亦云“爵有德，赏有功”。《初学记》一、《玉烛宝典》五引《京房占》曰：“夏至离王，景风用事，人君当爵有德，封有功。”皆俞说之证。《董子·五行顺逆篇》作“赏有功，封有德”，亦其证。

㉔ 王念孙云：“祀四郊”本作“祀四乡”。四乡，四方也。《越语》“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韦注曰：“乡，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即《月令》所谓“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也”。《易通卦验》曰：“凉风至，报土功，祀四乡。”《白虎通义》曰“凉风至，报地德，祀四乡。”皆其明证也。若作四郊，则失其义矣。且“乡”与“功”“张”为韵。（“功”字合韵读若“光”。《月令》“神农将持功”，与“昌”“殃”为韵。《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与“明”“彰”“长”为韵。“自伐者无功”，与“行”“明”“彰”“长”“行”为韵。《韩子·主道篇》“去贤而有功”，与“明”“强”“常”“常”为韵。《楚辞·惜誓》“惜伤身之无功”，与“狂”“长”为韵。）若作“郊”，则失其韵矣。○马宗霍云：《白虎通》作“报土功，祀四乡”。《通卦验》与《白虎通》同。

㉕ 王念孙云：“决刑罚”本作“决罚刑”。故高注云：“罚刑疑者，于是顺时而决之。”下文曰“断罚刑”，《时则篇》曰“休罚刑”，又曰“断罚刑”，皆其证也。《太平御览·时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断罚刑”。“刑”与“城”为韵，若作“刑罚”，则失其韵矣。

㉖ 俞樾云：“都”上疑脱“官”字。官都者，官之都总也。盖以二字为官名。《管子·问篇》曰：“问五官有度制，官都有其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确证。又《揆度篇》云：“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剡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也。故相任寅为官都。”按司马及治田土，即此东方、南方之官也。然则官都亦即此五官一矣。

㉗ 王引之云：《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开元占经·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合诚图》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宫之中，非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诸书亦无言太一之庭者。此“太一”二字，盖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误。（《太平御览》引此已误。）“太一之庭”当作“五帝之庭”。《天官书》曰：“太微匡卫十二星，藩臣。其内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览》引《天官星占》曰：“紫宫，太一坐也。太微之宫，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即此所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宫太一之居也。《续汉书·天文志》注引张衡《灵宪》曰：“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廷。”（“廷”“庭”古字通。）又其一证矣。注内“太一，天神也”，亦当为“五帝，天神也”。盖正文既误为太一，后人又改注以从之耳。○俞樾云：下文曰：“紫宫者，太一之居也。”然则太一自在紫宫，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误。《太平御览》引《天官星占》曰：“紫宫，太一坐也。太微之宫，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证。○刘文典云：俞说近确。《文选》江文通《杂体诗》三十

首《颜特进诗》注引“太一”作“天一”，足考“天子”误作“太一”之迹。○向宗鲁云：王、俞乃因下句云“紫宫太一之居”，疑此文不当又言太一庭，是也。唯一则谓“太一”当为“五帝”，一则谓“太一”当为“天子”，俱无确据。《选》注引作“天一”，当原文如此。郑注《乾凿度》以天一、太一为一神，《五行大义》五已辩之。又引《九宫经》云：“天一之行，始于离宫，太一之行，始于坎宫；天一主丰，太一主水旱。”二者并举，正与此同。后人多见太一，少见天一，因改从今文，而不知其重复不可通也。○磊案：向说是。下文言四分历，一以天一为纲领，一以太一为纲领，与此处天一、太一正相应。

③ 刘文典云：《北堂书钞》百五十引“鱼”作“衡”。疑此文“鱼”本作“𩺰”，即古“衡”字，形与“鱼”近，传写遂讹为“鱼”矣。若本为“鱼”字，无缘误为“衡”也。

④ 补曰：《御览》卷六引有注“天河，星名也”句。正文“阿”亦作“河”。案《韩非子》“天河”，何玆注：“吉星。”即谓此天阿，盖古“阿”“河”通也。《隋志》云：“坐旗西四星曰天高，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变。一曰：天高，天之阙门。”○俞樾云：高注曰“阙犹门也”。然《开元占经·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妖变也。”则非门阙之谓。《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引此并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遍考书传，无以天河为星名者。今案“天河”当作“两河”。《史记·天官书》曰：“钺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是其证也。“天”字篆文作“𠂔”，与“两”字相似，故“两”误为“天”矣。○何宁云：《史记·天官书》曰：“钺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关梁。”非作“两河，天阙”绝句也。《正义》曰：“阙丘二星在南河南，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亦象魏县书之府。金、火守之，主兵战阙下也。”是天阙谓阙丘二星，非谓两河也。俞氏断章取义，不可从。

⑤ 补曰：“四宫”，《御览》卷六引作“四守”，“守”为是也。四方之宿，古谓四宫，非此四星也。彼引许慎注与此同，而“宫”亦为“守”，知前云“四宫”“天阿”，当为“四守”“天河”也。○陶方琦云：《初学记》一、《御览》六引许注：“四守：紫宫、轩辕、咸池、天河也。”案王氏《淮南杂志》曰：上文“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此作“四守”乃统括之词，前后不应矛盾若此。盖后人以许注属入高注中，遂至于此。”王说是也。今高本“四宫”乃“四守”之误。“天阿”当作“天河”。（《韩非子》“天河”，何玆：《隋志》：天高西一星名天河。）今《北堂书钞》及《御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知“阿”乃“河”之讹文。○何宁云：《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太平御览》六引作“四守者，所以司赏罚”，《道藏》本、景宋本作“所以为司赏罚”，衍“为”字。庄本“为”作“守”，尤非。

⑥ 陶方琦云：《占经》六十六引许注：“朱鸟，太微之乡。”按上文“其兽朱鸟”，高注：“朱鸟，朱雀也。”似本文当作“朱鸟”。○何宁云：道藏本、中立本、景宋本皆作“朱鸟”，茅本作朱雀，盖明人所改而庄本从之也。又案上文“四守者

所以为司赏罚”，已为束上之词，此忽重提太微，与上下不相属，疑有夺误。

④ 陶方琦云：《占经》六十七引许注：“骏狼之山，冬至所止也。”按《玉篇》引作“日冬至入入骏狼入山”，盖许本也。

⑤ 补曰：此六月所行度分也。日移一度，故半岁而有此度数。“月”上疑脱“六”字。刘绩以为“月”当作“凡”也。○向宗鲁云：“凡”，宋本、藏本皆作“月”。谭献曰：作“凡行”者写误。○张双棣校：庄本、集解本“月”作“凡”，余本同藏本。

⑥ 补曰：“天一”当为“太一”，字之讹也。太一即前所云以太微为庭、紫宫为居之耀魄宝，历家谓之太岁者也。天一，则直斗口之阴德，历家谓之太阴矣。天一、太一纪岁，人正俱建寅。知非天一者，颛顼历上元太岁甲寅正月，七曜俱在营室，如下所言也。若太阴甲寅，太岁实在丙子，岁星尚在星纪，何由得至营室？○陶方琦云：《占经》五引许注：“天一元始，初有日月五星之时也。”

⑦ 补曰：“天一”亦宜作“太一”。

⑧ 王引之云：“大终”下当有“三终”二字。下文曰：“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盖一终而建甲戌，积千五百二十岁；二终而建甲午，积三千四十岁；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积四千五百六十岁。（刘绩谓每终二十年，三终共六十年，大误。）故曰“千五百二十岁大终，（句）三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岁一终，但至甲戌，不得复始甲寅之元，故知脱“三终”二字也。日月五星起于营室，乃颛顼历元。（见《太岁考》）《开元占经·古今历积篇》曰：“黄帝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颛顼历同。”则颛顼历以四千五百六十岁为一元，若非三终，不得有此数矣。《汉书·律历志》曰：“三终而与元终。”《续汉志》曰：“三终岁复，复青龙为元。”是其例也。《开元占经·日占篇》引此已脱“三终”二字。

⑨ 王引之云：“日行一度”本作“日行危一度”，后人删去“危”字耳。日行一度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岁日行至危之一度，而有四分之一之奇零也。盖四分度之一微茫难辨，其所在本无定处。推步者视周天之度起于何宿，则附余数于度所止之宿，如殷历以冬至日躔起度，则度起牵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于斗。《开元占经·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牵牛为星纪，度起星纪，则以四分度之一附于析木。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颛顼历以立春日躔起度，则度起营室，而以四分度之一附于危，即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广雅》说七曜行道曰：“日月五星行黄道，始营室、东壁。”又曰：“行须女、虚、危，复至营室。”是度起营室而止于危，《月令》所谓“日穷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附于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独附于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异，故附于此耳。《开元占经·日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则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本作“日行一度”，则所谓四分度之一者，不知附于何宿矣。

甚矣，其不可通也。

④⑨ 补曰：“日”一作“曰”，误。○黄桢云：“曰”当作“日”。一岁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八十岁计有四百八十七甲子，而余分皆尽，仍复故日干支也。

⑤⑩ 唐百川云：原本《玉篇》引“信阳之维”，“信”乃“倍”之讹。首句报德之维无“也”字，当从之。

⑤⑪ 庄遼吉云：“𨾏”，各本皆作“𨾏”，疑藏本误。○谭献曰：中立本作“𨾏通”。钱本注：“阴气闭结，阳气将萌，𨾏使通之，故曰𨾏通之维。”○向宗鲁云：唐本《玉篇·糸部》引作“𨾏”。○马宗霍云：据庄氏校语，作“𨾏”既是藏本，则各本作“𨾏”，疑当是“𨾏”字之误。“𨾏”“𨾏”形近音同，传写易混。《说文·口部》云：“𨾏，𨾏也。”盖字作“𨾏”，而义为𨾏，未必正文作“𨾏”也。下文“指𨾏通之维”与此同。○何宁云：“𨾏”，《道藏》本作“𨾏”，茅本同。“𨾏”“𨾏”形近，故误为“𨾏”。若本作“𨾏”，“口”何由误为“足”？作“𨾏”字是。

⑤⑫ 何宁云：道藏本、景宋本“北极”“黄泉”二句互倒，与下文参错。

⑤⑬ 王念孙云：《太平御览·地部三十二》池下引此作“凿池穿井”，于义为长。

⑤⑭ 俞樾云：此文有错误。冬至水王，夏至火王，岂得但曰水从之、火从之？一也。火正与水漏有二义，水正与阴胜则止一义耳。两文不称，二也。且连下文读之曰：“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夫冬至水从之，夏至火从之，则夏至何以湿，冬至何以燥乎？前后不相应，三也。今按“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水”“火”二字当互易。冬至一阳生，故曰冬至而火从之也；夏至一阴生，故曰夏至而水从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说夏至水从之之义。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气已渗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阴胜，“阴”乃“火”字之误，“胜”字当读为“升”，“胜”“升”古通用。谓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气已上升也。正说冬至火从之之义。如此则与下文一贯矣。

⑤⑮ 刘文典云：《白帖》十六引作“水胜故夏至湿，火胜则冬至燥；燥则轻，湿则重”。

⑤⑯ 陶方琦云：今本“羊脱毛”，《玉烛宝典》引作“羊乳”。又引许注曰：“羊脱毛也。”疑即许注误入正文。○何宁云：“羊乳”，“乳”疑“耗”之误。《广韵》：“耗，毛解也。”《广雅·释诂》“孚”，《疏证》：“各本讹作乳。”此“耗”之讹“乳”亦如之。

⑤⑰ 何宁云：“鹄始巢”，《玉烛宝典》十一引作“鹄始架巢”，疑此“巢”上脱“加”字。“加”“架”通。下文“鹄始加巢”可证。《文选·子虚赋》引《淮南》注“加，制也”，当即此处注文。“羊脱毛”“鹄始巢”，皆后人泥于句法一律所改。

⑤⑱ 何宁云：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不知景属何物。疑当作“八尺之表，日中而景脩丈三尺”。下文“八尺之表景脩径尺五寸”，《艺文类聚》三引作

“八尺之表，景脩尺五寸”，《太平御览》二十三引作“八尺之表，景脩尺有五寸”，知此“八尺之”下亦脱“表”字。“脩”字当在“景”字下。《汉书·天文志》云：“夏至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尺五寸八分，冬至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丈三尺一寸四分。”句法同。惟《淮南》取成数耳。《玉烛宝典》十一引作“八尺之柱脩，日中而景长丈三尺”。此后人不知“脩”字当在“景”字下，而于“脩”上加“柱”字，“景”下加“长”字耳。《淮南》“长”字固作“脩”也。

⑤ 钟佛操云：《玉烛宝典》引“夏至”下无“而”字。

⑥ 何宁云：《玉烛宝典》五、《太平御览》二十三引作“景修则阴气胜，短则阳气胜”，无下“景”字。今本疑涉上而衍。《汉书·天文志》云：“晷长为潦，短为旱。”句法同，是其比。

⑦ 王念孙云：“十二月”当为“十一月”。上文云“冬至德在室”是也。○黄桢云：“十二月”当作“十一月”。上文云：“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又曰：“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冬至为十一月中气，则此十一月无疑也。

⑧ 何宁云：七舍中“术”字无义，与六者不类。《五行大义》七作“街”，当据改。盖形近而讹。

⑨ 刘家立云：按此“八月二月”十八字，乃“刑德合门”之注文。

⑩ 王念孙云：“升”当为“斗”，字之误也。（隶书“斗”字作“𣎵”，形与“升”相似，传写往往讹混。）“而斗日行一度”作一句读。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为一节也。上文云“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下文云“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皆其明证也。

⑪ 王引之云：“阳气冻解”，文不成义，当作“阳冻解”。阳冻，地上之冻也。阴冻，地中之冻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冻先解，故曰阳冻解。《管子·臣乘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解，七十日而阴冻释。”是也。今本“阳”下有“气”字，因注内“阳气”而衍。

⑫ 王念孙云：“戒”当为“臧”，字之误也。“臧”古“藏”字。“秋分雷藏”与上文“春分雷行”相应。《时则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证也。且“臧”与“卿”为韵，若作“戒”则失其韵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说文》无“藏”字。今书传中作“藏”者多，作“臧”者少，大抵皆后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误为“戒”，则后人亦必改为“藏”矣。

⑬ 王引之云：冬至音比黄钟当为音比应钟。下当云小寒音比无射，大寒音比南吕，立春音比夷则，雨水音比林钟，惊蛰音比蕤宾，春分音比仲吕，谷雨音比夹钟，立夏音比太簇，小满音比大吕，芒种音比黄钟；其日冬至音比林钟，亦当为音比应钟。盖音以数少者为清，数多者为浊。冬至以后逆推十二律，由清而浊；夏至以后顺推十二律，由浊而清。冬至应钟，其数四十二，为最清。小寒无射，其数四十五，则浊于应钟矣。大寒南吕，其数四十八，则又浊于无射矣。立

春夷则，其数五十一，则又浊于南吕矣。雨水林钟，其数五十四，则又浊于夷则矣。惊蛰蕤宾，其数五十七，则又浊于林钟矣。春分仲吕，其数六十，则又浊于蕤宾矣。清明姑洗，其数六十四，则又浊于仲吕矣。谷雨夹钟，其数六十八，则又浊于姑洗矣。立夏太簇，其数七十二，则又浊于夹钟矣。小满大吕，其数七十六，则又浊于太簇矣。芒种黄钟，其数八十一，则最浊矣。故曰日冬至音比应钟，浸以浊也。夏至以后，与此相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黄钟，为音之最浊者，则冬至之音当为最清者。最清者非应钟而何？后人但知《月令》仲冬律中黄钟之文，遂改冬至音比应钟为音比黄钟，而移应钟于小寒，且并无射以下递移其次，（高注亦递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四时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日冬至音比应钟为音比林钟，则谬益甚矣。（《宋书·律志》引此已误。）又案：惊蛰本在雨水前，谷雨本在清明前。今本惊蛰在雨水后，谷雨在清明后者，后人以今之节气改之也。《汉书·律历志》曰：“谨管中惊蛰，今曰雨水，降娄初雨水，今曰惊蛰；大梁初谷雨，今曰清明，中清明今曰谷雨。”是汉初惊蛰在雨水前，谷雨在清明前也。桓五年《左传正义》引释例曰：“汉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月令正义》引刘歆三统历“雨水正月，中，惊蛰二月节”。又引《易通卦验》“清明三月节，谷雨三月中”。《艺文类聚·岁时部》上引《孝经纬》曰：“斗指寅为雨水，指甲为惊蛰，指乙为清明，指辰为谷雨。”三书皆出太初以后，故气名更改，（三统历与纬书皆出西汉末。）不应淮南王书先已如是，其为后人所改明矣。（《逸周书·周月篇》“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谷雨”。《时训篇》“惊蛰、雨水、谷雨、清明”，今本雨水在惊蛰前，清明在谷雨前，皆后人所改。辨见卢氏绍弓校定本。）《日知录》谓《淮南子》已先雨水后惊蛰，失之。○磊案：王氏之说未必是。不可据《汉志》推断汉初惊蛰必在雨水前，谷雨必在清明前，《天文》所述为汉初之殷历，本不必合于《汉志》所云其前节气之排列法，《日知录》所云近得其真。

⑧ 何宁云：《玉烛宝典》十一引“钟”作“种”。又引许注云：“阳气动，故人头种之也。”疑高作“钟”而许作“种”。下文云：“钟者气之所种也。”○磊案：“人气钟首”四字当在“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后。此段文字于八节中另七节皆有时候特征之说明，如立春“阳气冻解”，春分“则雷行”，立夏“大风济”，立秋“凉风至”，秋分“雷戒，蛰虫北乡”，立冬“草木皆死”，冬至“鹊始加巢，人气钟首”，夏至不当独无。《素问·诊要经终论》“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是人气钟首当在夏至，而非冬至。后人盖以下文“黄者，土德之色；钟者，气之所种也。日冬至德气为土，土色黄，故曰黄钟”，而将“人气钟首”误移于冬至后也。

⑨ 王念孙云：钱氏晓微《答问》曰：“问《淮南》以咸池为太岁，与它书所言太岁异，何故？曰：淮南书云‘斗勺为小岁，咸池为大岁’。‘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对，初未尝指咸池为太岁。其作太岁者，乃后人转

写之讹。吴斗南《两汉刊误》谓“《淮南》不名天一为太岁，又自以咸池名之”。则南宋本已误矣。”念孙案：钱说是也。

⑩ 杨树达云：敦煌出土汉简云：“正月大时，害卯。小时丑，在东方，害寅。”○裘锡圭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一枚汉简“正月大时在东方，舍卯，小时并在东方，舍寅”，校此“二月”为“正月”。○张培瑜云：“二月建卯”可能有误，也有可能系“正月起卯”之误。○磊案：“二月建卯”未必误，古代数术支派繁复，以彼校此，未必允当。

⑪ 补曰：“而移”之“而”，旧作“不”，误。

⑫ 王引之云：“起”字上当有脱文。盖言甲寅之年，岁星在娵訾之次，（营室、东壁也。详见下条。）是岁星所起也。“起”与二“始”字二“子”字韵也。（二“子”字见下文。）必言岁星所起者，太岁与岁星相应而行，故言太岁建元必以岁星也。《汉书·律历志》曰：“木金相乘为十二，是为岁星小周。小周乘《策》，为一千七百二十八，是为岁星岁数。”郑注《周官·保章氏》曰：“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冯相氏疏》曰：“太岁在地，与天上岁星相应而行。岁星为阳，右行于天，一岁移一辰。又分前辰为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则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市，则总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市。以此而计之，十二岁一小周，谓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市故也。岁左行于地，一与岁星跳辰年数同。”（以上贾疏。）然则“右徙”“周天”，皆谓岁星，若建寅之太岁，左行于地，不得谓之“右徙”“周天”矣。“起”字上有脱文无疑。“周天”上本无“大”字，后人加之也。岁星十二岁而小周天，不得谓之大周。淮南王时，未有岁星超辰之说，亦无大周、小周之分。上文曰：“岁星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句）十二岁而周。”无“大”字。○磊案：王说未必是。天维为角宿之神，与斗柄相连，故有纪岁功能，与前“天一元始”相应。天一、天维皆一岁一周天，十二岁合于岁星之纪，故为大周天。

⑬ 王引之云：太一乃北极之神，与纪岁无涉。“太一”当作“天一”。此因“天”字脱去上画，后人又加点于下耳。《广雅》曰：“天一，太岁也。”汉元封七年，太岁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下距元封七年凡六十年。）为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岁亦当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岁、太阴名异而实同。详见《太岁考》。

⑭ 补曰：“丙子”二字，亦宜在注下。○王引之云：《潜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训》‘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讹。盖冬至与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迄丙子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无者。以术推之，是年冬至盖己酉日，立春则甲午日耳。”案钱说非也。下文“日冬至子午，夏至酉卯，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高注曰：“迁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后年以午冬至也。”则冬至之日，非子即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谓立春也，与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为己酉之讹也。

“立春丙子”与上文“始”“起”“始”“子”为韵。若作“立春甲午”，则失其韵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与后人历法不同者，古法多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黄桢云：“甲午”字有误。依颛顼壬申荜推之，当得庚寅日酉初冬至，丙子日辰末立春。篇首以颛顼原起。○唐百川云：“丙子”二字乃注文讹入正文。宋大字本在注之首。明本妄自移动，则不可考矣。移“丙子”二字于注则无不合，而免诸家费辞矣。

⑤ 王引之云：“二阴”当作“一阴”，一阴一阳，所以成气二也。高注：“阴麤稀，故得气少，阳精微，故得气多。”正以一阴与一阴为二，一阳与二阳为三，阴数少而阳数多也。《续汉书·天文志》引《律术》曰：“阳性动，阴性静，动者数三，静者数二。”是也。二阴而分言之，则各为一阴矣。○俞樾云：阳之数以三为奇，阴之数以二为偶，所谓叁天两地也。《周书·武顺篇》曰：“男生而生三，女生而生两。”是其义也。二阴一阳则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数七。除五生数，则的成数二，所谓二阴一阳成气二也。二阳一阴则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数八。除五生数，则得成数三，所谓二阴一阳成气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阴阳之数，即《易》少阴少阳之数。说详《群经平议》。

⑥ 高注：“六”或作“八”。○补曰：一纪日周七十六，月周千一十六，以日周除月周，得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是以月周比每日之月行得此数，故定为一日之月行也。三统、四分月十九分度之七，此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子母各四乘之数。“六”当作“八”，传写之误。○黄桢云：作“八”是也。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十九分度之七也。作“六”字误。○向宗鲁云：作“八”者是。《周髀算经》云：“无虑后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月令疏》引《尚书考灵曜》云：“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云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以四约之，正得十九分度之七。

⑦ 王引之云：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制以岁迁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则当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误也。由甲子受制每岁以迁六日推之，至十岁而六十甲子，终而复始，则当作“十岁而复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衍也。

⑧ 向宗鲁云：“立封侯”三字不词。高注“故封建侯，出货财”乃复举正文，是正文本作封建侯也。本书《时则篇》南方之令正作“封建侯”。上文“景风至则爵有位，赏有功”下注文亦云“封建侯”。

⑨ 王念孙云：“养老鰥寡”当作“养长老，存鰥寡”。今本脱“长”“存”二字，则句法与上下文不协。《时则篇》曰：季夏“存视长老，行杼鬻”，仲秋“养长老，行杼鬻饮食”。《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则养长老，存幼孤，矜寡独，施恩泽。”《开元占经·填星占篇》引巫咸曰：“填星受制则养老，（盖脱“长”字。）存鰥寡，行馐粥，施恩泽。”皆其证。

⑧ 何宁云：《春秋繁露·治乱五行篇》：“火干木，蛰虫早出，蛇雷早行。”卢文绍云：“蛇疑当作眩，谓电光也。”此“故”字疑亦“眩”字之误。

⑨ 高注：“夷”或为“电”。○马宗霍云：上文云：“戊子干丙子，霆。”下文云：“壬子干丙子，雹。”则本文当以作“电”为长。《说文·虫部》“虹”之籀文“𧈧”，从𧈧，𧈧，电也。是“电”之籀文作“𧈧”，与“夷”之篆文作“𧈧”，二形相涉，故致混耳。○何宁云：“𧈧”与“𧈧”形不相似，马说未必是也。《春秋繁露·治乱五行篇》“金干火，草木夷”。此“夷”上当据补“草木”二字。

⑩ 王引之云：“大刚”二字义不可通。“大”字盖因上文“大旱”而衍。“刚”当为“则”，字之误也。“则鱼不为”四字连读。（高注：“不成鱼。”）《春秋繁露·治乱五行篇》曰：“水干金则鱼不为。”是其证。

⑪ 何宁云：“再死”二字义不可通。《春秋繁露·治乱五行篇》云：“木干金则草木再生。”无“再死”二字。

⑫ 马宗霍云：岁不可言存亡。本文“存”字疑当作“有”。“亡”与“无”同。“岁或有或亡”，犹言或有岁或无岁也，亦即岁或丰或歉之意。《诗·鲁颂·有駉篇》“自今以始，岁其有”，毛传云：“岁其有，丰年也。”《周礼·地官·均人》丰年、中年、无年并言，郑玄注以无岁释无年，云“岁无赢储也”。无赢储即岁歉也。“有”与“存”形近，存亡对言，人所习知，“有无”之“无”通作“亡”，人所勉见，传写遂误以“有”为“存”矣。○何宁云：马说是也。《书·盘庚上》“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有秋犹有岁也。《春秋繁露·治乱五行篇》云：“上干金，五谷不成。”即岁或有或无之义。

⑬ 于鬯云：“其乡”二字涉上文衍。

⑭ 何宁云：《玉烛宝典》三引“将”下有“猛”字。

⑮ 何宁云：“不藏”“不”当为“下”。“不”“下”形近，又涉上“冬乃不藏”而误也，《时则篇》季秋之月“以会天地之藏”，是其证。若地气不藏，则不得曰百虫蛰伏，静居闭户也。

⑯ 何宁云：《春秋感精符》云“季秋霜始降”，则至秋三月不得言雪。《玉烛宝典》作“以降霜露”，引高注“青要女司霜也”。《诗》云“白露为霜”，故注只出霜字。《百堂书钞》百五十四、《初学记》二引并脱露字，今本殆出后人臆补。

⑰ 王念孙云：《太平御览·时序部四》引此本作“乃布收其藏而闭其寒”。引高注本作“收敛其所藏而出布之，闭其阴寒令不得发泄”。后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义而削去“布”字，又删改高注以灭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读为“敷”。《周颂·赉篇笺》云：“敷犹遍也。”言遍收其藏而闭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气下藏，百虫蛰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闭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谓遍收其藏，非谓收其所藏而出布之也。高氏误解“布”字，后人求其说而不得，遂以“布”为衍文而削之矣。○俞樾云：高注曰：

“收敛其所藏而闭之。”然二月非收敛之时，义不可通。《太平御览·时序部》引作“乃布收其所藏而闭其寒”。引高注作“收敛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脱“布”字。然布收连文，义亦未安。“收”疑“放”字之误。《尚书·洛诰篇》“乃惟孺子頒”，《说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放”。是“布放”即“布頒”，犹言颁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气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頒之也。高氏据误本作注，后人以布收异义不得连文，遂以“布”为衍字而削之矣。

⑩ 王念孙云：“禽鸟”当为“禽兽”。《艺文类聚·岁时部上》引作“以养百谷禽兽草木”。《太平御览·时序部四》、《百谷部一》并引作“以长百谷禽兽草木”。是其证。○何宁云：《玉烛宝典》二引“鸟”亦作“兽”。（钱塘所据本与《玉烛宝典》同。）

⑪ 补曰：王逸引作“汤”。《御览》作“阳”。○刘文典云：《文选》潘安仁《西征赋》“旦似汤谷，夕类虞渊”注、张景阳《杂诗》十首“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注引“汤谷”并作“汤谷”。又《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亦作“汤谷”，云：《史记》旧本作汤谷，今并依《尚书》字。○吴承仕云：刘文典曰：《文选·西征赋》、张景阳《杂诗》注引并作“汤谷”，《五帝本纪索隐》引亦作“汤谷”。案作“汤谷”者，许慎注本也。《史记·司马相如传》“右以汤谷为界”，张守节《正义》引许慎云：“热如汤。”此许注佚文也。各家并失引。○向宗鲁云：《离骚》王注引作“汤谷”。《海外东经》、《天问》俱作“汤谷”。○何宁云：《文选·西京赋》、《东京赋》、《西征赋》注引及《思玄赋》注两引并作“汤谷”。吴说是也。《太平御览》三引作“阳谷”，下文注“自阳谷至虞渊凡十六所”亦作“阳谷”，当是“汤”之误字。

⑫ 补曰：《艺文类聚》引有“之上”二字。

⑬ 刘文典云：《艺文类聚》、《初学记》、《御览》引“旦”并作“朝”。

⑭ 补曰：诸家引“至”俱作“临”。○刘文典云：《艺文类聚》、《初学记》、《御览》引并作“临于曾泉”。

⑮ 庄逢吉云：《太平御览》作“次于桑野”。○补曰：诸书“至”作“次”。

⑯ 庄逢吉云：《太平御览》作“臻于衡阳”。

⑰ 补曰：“至”或作“臻”。“隅”旧作“禺”。

⑱ 庄逢吉云：《太平御览》作“对于昆吾”。○补曰：“至”旧作“对”。

⑲ 庄逢吉云：《太平御览》作“靡于鸟次”。“還”作“遷”。○补曰：“至”旧作“靡”。“還”诸家俱作“遷”。

⑳ 补曰：“铺”旧作“哺”。

㉑ 庄逢吉云：《太平御览》作“遇于女纪”。“還”亦作“遷”。○补曰：“至”旧作“遇”。《初学记》“還”作“遷”。○王念孙云：小還、大還当为小遷、大遷，字之误也。遷之为言西也。日至昆吾，谓之正中，至鸟次则小西矣，故谓之小遷。

至女纪则大西矣，故谓之大遷。《汉书·律历志》曰：“少阴者，西方，西，遷也，阴气遷落物。”《白虎通义》曰“西方者，遷方也，万物遷落也。”是“遷”与“西”同义。若作小遷、大遷，则义不可通矣。旧本《北堂书钞·天部一》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天部上》、《太平御览·天部三》引此并作小遷、大遷。

⑬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作“经于隅泉”。○补曰：“至”旧作“经”。“虞”旧作“隅”。○王念孙云：“渊虞”当作“渊隅”，“隅”“虞”声相乱，又涉下文虞渊而误也。桓五年《公羊传》疏、旧本《北堂书钞》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引此并作“渊隅”。《楚辞·天问补注》引此亦作“渊隅”，则南宋本尚不误。○何宁云：“渊虞”，景宋本注正作“渊隅”不误。《太平御览》三引作“隅泉”，乃“泉隅”误倒。

⑭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作“顿于连石”。○补曰：“至”旧作“顿”。

⑮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此四句引作“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县车”。○补曰：洪兴祖云：“虞世南引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县车。’”○钟佛操云：《书钞》一百四十九引“马”作“武”。严校于“武”字旁着圈，示古本之特异处。今《淮南》作“马”。考《说文》“马，武也”。原可相通。

⑯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作“薄于虞渊”。○补曰：《文选·琴赋》注“至”作“人”。

⑰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作“沦于蒙谷”。○补曰：“至”旧作“沦”。○王念孙云：“至”本作“沦”，此涉上文诸“至”字而误也。沦，入也，没也。沦于蒙谷与上出于扶桑相对。旧本《北堂书钞》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引此并作“沦”。《楚辞补注》同。

⑱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此二句引作“日入崦嵫，经细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浦”。有注云：“崦嵫，落棠山口。细柳，西方之野。蒙谷，蒙汜之水。”又有“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九字，注云：“言其光在桑榆树上。”○刘文典云：《初学记》引作“日入崦嵫，经于细柳，入虞泉之池，曙于蒙谷之浦。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又引注：“嵫音兹。亦曰落棠山。细柳，西方之野。蒙谷，蒙汜之水。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树上。”《御览》引“嵫”作“滋”。“经于细柳”作“经细柳”。余同。《白帖》一引作“入于虞泉”。○何宁云：《离骚》王注引《淮南子》曰：“日入崦嵫，经细柳，入虞渊之汜。”与《初学记》、《太平御览》引同。疑今本“日入”下夺“崦嵫经细柳入”六字，盖两“入”字相乱而误。上言“拂于搏桑”，此言“入崦嵫”，《览冥篇》云“朝发搏桑，入日落棠”是也。

⑲ 王念孙云：“禹”字义不可通，“禹”当为“離”。俗书“離”字作“離”，脱去右畔而为“禹”耳。離者分也，言分为朝昼昏夜也。《精神篇》“别为阴阳，離为八极”，文义与此同。○于省吾云：王谓当为“離”是也。惟“離”古文省作“离”，非脱去右畔也。古代離石之“離”作“离”。《古文四声韵》引王存义《切韵》有“离”字，是其证。

⑩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作“十一月指子”。

⑪ 王引之云：“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后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历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晋书·律历志》引董巴议曰：“颛顼历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也。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下至周鲁及汉，皆从其节。”是颛顼历起寅月，殷历起子月也。故下文“指寅，寅则万物孳孳然也”，先言指寅，颛顼历之遗法也。上文“斗指子则冬至”，先言指子，殷历之遗法也。指寅指子，皆言其始，一岁而匝，乃言其终。盖起于寅者，至丑而匝，起于子者，至亥而匝也。后人不知古历有二法，而改为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则岁已匝，不须更言一岁而匝矣。且子与始为韵，若作丑则失其韵矣。《太平御览·时序部一》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何宁云：景宋本作“十二月指子”。盖“一”误作“二”，后人遂改“子”为“丑”以就“一”字之误耳。○磊案：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文义清晰，与下文亦混然一整体。王氏据《太平御览》改《天文》原文，未必是。又古历有二法云云，于此不足为证。

⑫ 庄逵吉云：本皆作“万物孳”，藏本同，惟《太平御览》作“孳孳也”。依义《御览》是，今从之。○王念孙云：此当作“指寅，（句）寅，（句）则万物孳孳然也。（句）”寅则万物孳孳然者，犹云寅者，言万物孳孳然。故高注曰“动生貌”。《史记·律书》亦曰：“寅者，言万物始生孳然也。”今本“寅”下脱一“寅”字，“孳”下又脱“孳然也”三字，则文不成义，且句法与下文不协矣。《太平御览·时序部一》引此正作“寅则万物孳孳然也”。

⑬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作“湊而未出也”。

⑭ 向宗鲁云：“仲”本作“中”，此后人改之也。《五行大义》四、《御览》十六引并作“中”。《宋书·律志》引下文亦作“中”。

⑮ 王念孙云：“未”下脱“者”字。“昧”本作“味”，后人以《汉书·律历志》云“昧蓂于未”，故改“味”为“昧”；不知《淮南》自训“未”为“味”，与《汉书》不同也。《五行大义·论支干名篇》及《太平御览》引《淮南》并云：“未，味也。”《白虎通义》及《广雅》并云：“未，味也。”《说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有脱文。）《史记·律书》：“未者、味也。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义并与《淮南》同。○马宗霍云：《汉书·律历志》云“昧蓂于未”。《释名·释天》云：“未，味也。日中则昃，向幽昧也。”并与《淮南》本文合。《五行大义》云：“未者，味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体蓂味也。”即本《汉志》为说。《玉烛宝典》引《诗汜历枢》云：“未者，味也。昧者，盛也。”此以“盛”释“昧”，盖物理无常，蓂极则盛，又义之相反而相成者也。又案《史记·律书》云：“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说文·未部》云：“未，味也，六月滋味也。”此则与《淮南》说异。然《说文》又云：“五行，木老于未。”“老”亦有“昧蓂”之意。《白虎通·礼乐篇》云：“味之为言味也。”知“昧”“昧”又通训也。王念孙据《五行大义》及《太平

御览》引《淮南》，证以《史记》、《说文》，谓本文“昧”本作“味”。未必是。



⑮ 王念孙云：“之”字当在上文“引而止”下。今本误在“申”字下，则文不成义。《五行大义·论律吕篇》、《论支干名篇》及《太平御览》引此，并云“林钟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证。○马宗霍云：“申者，呻之也”，《五行大义》引作“申，呻也”，《太平御览》引作“申者，呻也”，皆无“之”字。王念孙据两书所引，谓“之”字当在上文“林钟者，引而止”下，其说是也。

⑯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作“人之无厌也”。○何宁云：依前后文“无射”下例当有“者”字。《太平御览》十六引正作“无射者，人之无射也”。○张双棣校：藏本下“无射”下无“者”字，王溥本、王鎰本、叶本、吴本有，今据补，余本同藏本。

⑰ 向宗鲁云：“吕者”上衍“大”字。两“旅”间当有“也”。《五行大义》四引作“吕者，旅也，旅而去也”。是其证。

⑱ 王引之云：此三句不与上文相承，寻绎文义，当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当也。”）承夏至、冬至言之。彼言冬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阴阳分，日夜平者，承阳胜、阴胜，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则阴阳无偏胜，日夜无脩短也。写者错乱在此，今更定其文如左：“夏至则阴乘阳，是以万物就而死；冬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昼者阳之分，夜者阴之分。是以阳气胜则日脩而夜短，阴气胜则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则阴阳分，日夜平矣。”

⑲ 王念孙云：“曰规”二字与上下文义不相属，此因上文“故曰规生矩杀”而误衍也。《宋书·律志》作“道始于一”，无“曰规”二字。○马宗霍云：《宋书·律志》虽有“道始于一”之语，不言出本文，尚非切证。《五行大义·论律吕》引《淮南子》云：“数始于一，一而不能生，故分为阴阳，阴阳合而生万物。”此正引本文也。亦无“曰规”二字，而又作“数始于一”。易“道”为“数”，可以备参。○磊案：朱载堉《律学新说》卷二引作“道者规始于一”，或可从。

⑳ 王念孙云：“重”“罕”二字义不可通。“重”当为“革”。祭祀、丧纪、兵革皆相对为文。“革”字古文作，隶省作“𠂔”，与“重”相似而误。“罕”当为“军”。言兵革之事，以三军为制也。“军”字草书作，与“罕”相似而误。○马宗霍云：本文“重”字似不误。“罕”字与“单”形近，疑当作“单”。“兵重三单”者，犹《诗·大雅·公刘篇》“其军三单”也。《毛传》云：“三单，相袭也。”本文“重”读直容切，义为重复，正与《毛传》之“袭”合。孔颖达《疏》申《传》云：“重衣谓之袭。三单相袭者，谓三行皆单而相重为军也。此谓发部在道及初至之时，以未得安居，虑有寇钞，故三重为军，使强壮在外，所以备御之也。”孔氏此说，可借以释本文。盖古者行军有此制，故曰“兵从三单以为制”耳。又案《五行大义·论律吕》引《淮南子》云：“所以祭有三饭，丧有三踊，兵有三令，皆以三为节。”此所引即本文之略加删节者。而又作“兵有三令”，“令”字义

亦可通。《史记·孙武传》，“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是三令亦军中约束之所重。惟若作“兵重三令”，则“重”字当读轻重之“重”。○磊案：《律学新说》卷二引作“兵重三军以为制”，或可从。

⑫ 磊案：七十万当作十七万。

⑬ 向宗鲁云：《宋志》“二”作“仇”。《五行大义》仍作“二”。案作“二”是。○何宁云：《晋书·律历志》亦仍作“二”。○磊案：《律学新说》作“三”。

⑭ 向宗鲁云：《五行大义》“七”作“六”。《宋志》仍作“七”。案作“七”是。○何宁云：《晋书·律历志》亦作“七”。

⑮ 补曰：《汉志》作“下生大吕”，生半律也。此云“上生”，生正律也。大吕、夹钟、中吕，以阴律而主夏至以前之月，故必上生。○向宗鲁云：《御览》十六引《京氏律术》作“蕤宾下生大吕”。《汉志》同。此半律正律之异。（《晋志》亦云“蕤宾下生”。

⑯ 补曰：《汉志》作“上生夷则”，亦生正律也。夷则、无射虽阳律，而主夏至后之月，故此从下生。

⑰ 补曰：《汉志》作“下生夹钟”，亦生半律。

⑱ 向宗鲁云：《宋志》“八”作“七”，《五行大义》仍作“八”，案作“七”是。

⑲ 补曰：《汉志》作“上生”。

⑳ 补曰：《汉志》云：“下生仲吕。”

㉑ 补曰：“不”旧作“下”，今依《晋志》所引改。《宋书》注云：“极不生，钟律不复能相生。”疑采元注。

㉒ 刘绩云：当作“宫生徵，徵生商”。○王念孙云：刘说是也。上文云黄钟为宫，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又曰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簇，所谓宫生徵，徵生商也。《宋书·律志》、《晋书·律历志》并作“宫生徵，徵生商”。《地形篇》亦曰：“变宫生徵，变徵生商。”（高注：变犹化也。）

㉓ 王引之云：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云姑洗为角，则角与姑洗为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当为“主”。角主姑洗，犹言姑洗为角耳。“主”与“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而误。《宋书·律志》亦误作“生”。

㉔ 王引之曰：“比于正音故为和”，本作“不比于正音故为和”。注内“与正音比”，本作“不与正音比”。不比于正音者，不入于正音也。言应钟是宫之变音，故不入于正音，不入于正音，则命名当有以别之，故谓之曰和。和者，言其调和正音也。蕤宾是徵之变音，故亦不入于正音，不入于正音，则命名当有以别之，故谓之曰缪。（音目）缪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蒸民笺》曰：“穆，和也。”“穆”“缪”古字通。）言其调和正音也。（《周语》“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声，于是乎有七律”。昭二十年《左传正义》释其义曰：“变宫变徵，旧乐无之，声或不会，而以

律调和其声，使与五音谐会。”是应钟、蕤宾二律，皆所以调和其声也。）《汉书·扬雄传·甘泉赋》说风声曰：“阴阳清浊，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调琴。”“穆”与“缪”同。穆在变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宫商角徵可知矣。变声与正声相调和，故曰穆羽相和。（张晏曰“穆然相和”，殆未达“穆”字之义。）以律管言之，则变宫为和，变徵为穆。以琴弦言之，则当以少宫为和，少商为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调琴”也。然则变音之“缪”，本与“穆”同。而穆之命名，正取相和之义明矣。后人误读“缪”为“纒缪”之“纒”，以为和与纒相反，（《宋书》引旧注曰“纒，音相干也”，亦误解“纒”字。）遂于“应钟不比于正音”句删去“不”字，以别于蕤宾，并注中“不”字而亦删之。古训之不通，其势必至于妄改矣。《宋书·律志》正作“姑洗生应钟，不比于正音，故为和”。载注文正作“不与正音比”。《晋书·律历志》引淮南王安曰：“应钟不比正音，故为和。”足证今本之纒。

⑭ 何宁云：《宋书·律历志》作“古人为度量轻重，皆生乎天道”。

⑮ 王引之云：“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后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删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与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下相承为义。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后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与此相离甚远，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书》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广二尺七寸”下，本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比”字，今删。）脱去此句，则注文为赘设矣。《宋书》正作“故幅广二尺七寸，古之制也”。

⑯ 王引之云：此文多不可通。人修八尺，寻自倍，则丈六尺矣。而云“人修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即声也，何须更云“有形则有声”？其不可通二也。匹长四丈，人之长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人之度”，其不可通三也。盖写者讹舛失次，兼有脱文。《宋书》已与今本同，则后人以误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释使如左：“有形则有声。音以八相生，故人臂修四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寻者中人之度也。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一匹而为制。”云“有形则有声”者，有形谓上文“黄钟之律修九寸”也；有声谓“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修四尺”者，《一切经音义》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寻自倍，故八尺曰寻。”是也。云“寻者中人之度也”者，《考工记》曰“人长八尺”是也。○向宗鲁云：王校郅确。《董子·循天之道篇》云：“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宫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亦以四起数。○何宁云：《大藏音义》十五引《淮南子》云：“五尺者，中人之常度也。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成匹。”又一百引云：“五音之数五，以五乘八节，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匹者，中人之两手度也。”两引互异。与今本文亦异。

⑰ 高注：“蕤”读如《诗》“有猫有虎”之“猫”，古文作“𦍋”也。○王念孙云：《隋书·律历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蕤定，蕤定而禾熟”，是也。《宋书·律志》

同。今本脱“而禾”二字，则文义不明。○陶方琦云：《说文》称字下注引“秋分而秒定”，是许本《淮南》作“秒”也。《说文》“秒，禾芒也”。《宋书》及隋《律历志》引《淮南》旧注云：“稹，禾穗芒也。”字作“稹”，义正与许氏《说文》合，其为许注无疑。高注云“古文作秒”，盖古本也。疑即举许氏之本。《主术训》“寸生于稹”，高注“稹，禾穗稹，孚榆头芒也”。与此注说正同。

⑬ 王引之云：十二稹当一粟，十二粟当一分。则百四十四稹而当一寸也。《主术篇》“寸生于稹”，（“稹”“稹”并与“秒”同。今本“稹”误作“稹”。辨见《主术》。）高注曰：“十二稹为一分，（今本脱“二”字。）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说文》亦曰：“律数十二秒而当一分，十分而寸。”则是百二十稹而当一寸，与此不同也。许、高二家之说俱本于此篇，使原文作“十二稹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则二家之说，何以并言十二稹为分，十分为寸乎？且《主术篇》明言寸生于稹，不得又以粟参之也。然则今本为后人所改明矣。《宋书·律志》与今本同，则其误已久。今依《主术篇》及许、高二家之说而更定之如左：“律之数十二，故十二稹而当一分。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分而为寸，十寸而为尺，十尺而为丈。”

⑭ 王念孙云：“量”当为“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误也。自“十二粟”以下，皆言其重之数，非言其量之数。《说文·禾部》注及《宋书·律志》并作“其以为重”。

⑮ 陶方琦云：《大藏音义》四十五引两“当”字作“重”。

⑯ 何宁云：“因”下当有“而”字，与下文“因而四之”“因而六之”同例。《宋书·律历志》作“因而倍之”。

⑰ 张双棣校：庄本、集解本“斤”作“斛”，余本同藏本。

⑱ 王引之云：下文“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是太阴即苍龙也。既云太阴在寅，不当复云苍龙在辰矣。下文“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句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而不言苍龙所在，正以太阴即苍龙也。“苍龙在辰”四字，盖浅人所加。

⑲ 王引之云：“太阴”二字，乃下属为句，与下文“太阴在卯”之属相同。“主”下当别有所主之事，而今脱去。王应麟《小学绀珠》始误读“主太阴”为句。刘本遂重“太阴”二字，而各本及庄本从之，非也。上文云太阴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阴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而无太岁之名。“天一元始”“太阴元始”之属，皆太岁也，而谓之一、太阴，不谓之太岁。“咸池为太岁”则又“大岁”之讹。（说见上。）然则《天文篇》无称太岁者也。此“太岁”亦当作“大岁”，写者误加点耳。斗杓为小岁，咸池为大岁。（见上文。）上文“酉为危，主杓”，杓，小岁也。此文“子为开，主大岁”，大岁，咸池也。太岁月从右行四仲，与岁从左行之太阴迥殊，若作大岁，则与太阴无异。上言太阴在寅，下言子主太岁，是太阴主太阴矣。义不可通。《开元占经·岁星占

篇》引此篇旧注曰：“太阴，谓太岁也。”（盖许慎注。《广雅》“太阴，太岁也”本此。）使篇内太岁、太阴分为二注者，必不为此注矣。可见“太岁”乃“大岁”之譌，而太岁、太阴之未尝分也。遍考书传，亦无分太岁、太阴为二者。或据《淮南》訛脱之文，以为太岁、太阴不同之证，非也。○磊案：太岁、太阴为二神，然其用途可相通，王氏为矫太阴、太岁为二之说，而谓此太阴为衍文，可谓矫枉过正矣。详参本书第四章“《天文》诸神考略”。

⑭ 王引之云：十一月当为正月，十二月当为二月，正月当为三月，二月当为四月，三月当为五月，四月当为六月，五月当为七月，六月当为八月，七月当为九月，八月当为十月，九月当为十一月，十月当为十二月。《史记·天官书》曰：“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以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晨出。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昂、毕晨出。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参晨出。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岁阴在戌，星居巳，以九月与翼、轸晨出。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角、亢晨出。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汉书·天文志》曰：“太岁在寅，岁星正月晨出东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二月出。”《开元占经·岁星占篇》引甘氏曰：“摄提在寅，（此摄提谓太阴。）岁星在丑，以正月与建星、牵牛、婺女晨出于东方。”皆其证也。后人以太初历太岁在子，岁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牵牛，（见《天文志》。）故改正月为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递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阴在寅，则岁星亦以寅月出。《乐动声仪》所谓岁星常应太岁月建以见也。（见前太一在丙子下。）若以十一月出，则是子而非寅，与太阴所在不相应矣。太初历之太岁始建于子，故以岁星与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谓子年应子月矣。《淮南》之太岁始建于寅，故以岁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谓寅年应寅月也。岂得以建子之法，杂入于建寅之法乎？况“太阴在寅”以下，皆出石氏（《天文志》：“太岁在寅，岁星正月晨出东方。石氏在斗、牵牛。”《天官书索隐》亦云“岁星正月晨出东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经》文。”）又岂有用其说而改其月者乎？《开元占经》引《淮南》已与今本同，则其误改在唐以前矣。钱氏晓徵谓“《史记》岁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实与《淮南》无别”。（见《潜研堂文集》。）今案《天官书》曰：“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以正月与斗、牵牛晨出，色苍苍有光。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玄色甚明。”正月德在木，故星色苍。（《天官书》凡言正月者七，皆谓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玄。若以正月为天正，则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不云色玄而云色苍乎？且寅年正月日在昏，岁星在星纪，中隔玄枵一次，故岁星晨见有光。若十一月则与日同次，其光不能复见矣，安得云苍苍有光乎？

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为后人所改，故曲为之说，而终不可通也。

⑭ 补曰：“曰德”二字当作“日为德”。

⑮ 补曰：“纲”即“刚”，古通。“日”当为“自”。○磊案：“纲曰”“柔曰”当作“刚曰”“柔日”。

⑯ 王引之云：“日德”“日”下脱“为”字。日为德，辰为刑，相对为文也。“纲”当为“刚”，刚日柔日，甲刚乙柔是也。“癸”上当有“壬”字。此以刚柔对言，不当但言癸也。

⑰ 王引之云：此当为“右背刑，左前德”，写者颠倒耳。《五行大义·论配支干篇》曰：“从甲至癸为阳，从寅至丑为阴。阳则为前为左为德，阴则为后为右为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顺阴阳也。《史记·天官书》曰：“太白出东为德，举事左之迎之吉，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

⑱ 高注：“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仲春之月在奎、娄，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营室”，字之误也。○补曰：皆谓日所在星也。《大衍历议》云：“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王引之云：不言日所建星者，承上文两“日”字而省。高注以“星”为“日”之误，非也。○磊案：下文“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云气风雨，国君当之”，其“星”即此处之“星”，高说不确。又《天文》此节上下所云实为古“五家历”之纲领，“五家历”“星”之占法以日在二十八宿不同位置为根据，此为古人共知之事实，故此处自不必赘言日。详《“五家历”初探》章。

⑲ 王引之云：“二月建奎、娄”，备举是月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则正月当云建营室、东壁，三月当云建胃、昴，四月当云建毕、觜、参，五月当云建东井、舆鬼，六月当云建柳、七星、张，七月当云建翼、轸，八月当云建角、亢、氐，九月当云建房、心，十月当云建尾、箕，十一月当云建斗、牵牛，十二月当云建须女、虚、危。盖《月令》日在某星，但举一月之首言之，而此则举其全也。后人妄加删节，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独二月建奎、娄尚仍其旧，学者可以考见原文矣。不然，岂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张；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牵牛；季冬日在婺女，（即须女。）而此言建虚者乎？○磊案：王氏说未必是。从上下文可知，此所言日之十二月所在星，系著于式盘之上，而从出土式盘看，每月著一星，不全著。又《天文》述殷历，因二十八宿距度不同，故日十二月所在星与《月令》不尽相同。

⑳ 庄逢吉云：“三十三”，藏本作“三十”，叶近山本作“三十四”，“四”字非。今以《汉书》考正。○何宁云：《律历志》作“三十三”，正合周天度数。

㉑ 向宗鲁云：此当作“七星七”。古书言七星，无只作星者。（王氏说。）庄氏作“星七”，非也。宋本、藏本作“七星”，无下“七”字。则似七星与张、翼同为十八，与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之数不合也。

㉒ 王引之云：诸书无言斗但主越、须女但主吴者，“斗、牵牛越，须女吴”，

当作“斗、牵牛、须女吴越”。《开元占经·分野略例》曰：“《淮南子》曰：‘斗，吴越也。’（‘斗’下脱‘牵牛须女’四字。）高诱注《吕氏春秋》曰：‘斗，吴也。牵牛，越也。’”（以上《开元占经》）然则《吕氏春秋》注分言吴越，而《淮南》则合言之也。盖分野之说，郑、魏、赵并列。（战国时多谓韩为郑。）则在三家分晋之后，其时吴地已为越有，故但可合言吴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吴，则当时岂有吴国乎？后人以吴越二国不应同分野，故移“越”字于“斗、牵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晋书·天文志》引费直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斗至须女，吴越之分野。”又引陈卓、范蠡、鬼谷先生、张良、诸葛亮、谯周、京房、张衡并曰“斗、牵牛、须女，吴、越。”足证今本之谬。○向宗鲁云：王氏未谛。上文“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高注：“斗，吴之分野。牵牛，越之分野。”疑此文本作“斗，吴。牵牛、须女，越”。《有始览》注云：“婺女亦越之分野。”故高据以为说。《左昭三十二年传》：“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郑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吴，牵牛主越。此年岁星在牵牛，故吴伐之凶。”（见《正义》引。孔氏驳之未是。全读《左》曰辨之。）此其明证也。○何宁云：《吕氏春秋·有始览》高注：“斗、牛，吴越分野。”与《占经》引分言吴、越异。

⑬ 向宗鲁云：诸书皆以昴、毕为赵分野，觜、参为魏分野，无言胃、昂、毕魏，觜、参赵者。（惟《乙巳占·分野篇》云：“胃、昂赵之分野。毕、觜、参晋魏之分野。”《越绝书·军气》云：“晋，觜也。赵，参也。”小有不同。然《乙巳占》惟“毕”字为异，《越绝》惟“参”字为异，且似误文，未有纯如今本《淮南》之云者。）此文“魏”“赵”二字当互易。上文“其星胃、昂、毕”注云：“昂，毕一名大梁，赵之分野。”又“其星觜、参”，注云“觜、参，一名实沈，晋之分野”。（晋即魏也。战国人皆称魏为晋，韩为郑。）《吕氏·有始览》注亦同。高氏亲注《淮南》，必不与所注之书相反。今本二字互讹，明非高本之旧也。《广雅·释天》言分野皆与《淮南》同，亦云“胃、昂、毕赵，觜、参魏”。彼文正本《淮南》，亦足证今本之误。《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郑注云：“大梁，赵也。实沈，魏也。”《汉书·地理志》下编云：“魏地觜、参之分野，赵地胃、昂、毕之分野也。”（“胃”字王补。）蔡邕《月令章句》云：“自胃一度至胃六度谓之大梁之次，赵之分野。自毕六度至井十度（毕、井之间觜、参。）谓之实沈之次，魏之分野。”（《后汉书》、《晋志》、《玉烛宝典》引。）又费直、陈卓皆以大梁为赵之分野，实沈为魏之分野，与蔡略同。又范蠡、鬼谷先生、张良、诸葛亮、谯周、京房、张衡并云毕、昂赵，觜、参魏。皇甫谧《帝王世纪》亦云：“大梁之次，今赵分野。实沈之次，今晋、魏分野。”（费直以下并见《晋纪》，《世纪》见《续汉志》。）皆可证此文之误。今本所以致误者，盖浅人欲以魏之大梁，傅合天之梁，而不知其与古书相戾也。

⑭ 俞樾云：温凉异义，不得连文。“凉”当作“良”，声之误也。○何宁云：俞说是也，《北堂书钞》百五十三、《太平御览》十七引正作“温良”。

⑮ 庄逢吉云：《太平御览》“刚”作“坚”。注同。

⑬ 庄逵吉云：《太平御览》“康”作“荒”。○张双棣校：藏本“岁”下无“而”字，王溥本、王翬本、叶本、吴本有，余本同藏本。

⑭ 补曰：《汉书·天文志》“卫”作“赵”，“越”作“北夷”。○王念孙云：《开元占经·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赵”。案齐近东夷，楚近南夷，魏近韩，秦近西夷，卫近赵，则作“赵”者是也。若作“越”，则与南夷相复矣。○何宁云：《广雅·释天》、《五行大义》二《配支干篇》皆作“癸北夷”。○磊案：作“癸北夷”是。此以十干配四方，甲乙为东，丙丁为南，戊己为中央，庚辛为西方，壬癸为北方。东、南、西分别有东夷、南夷、西夷，则北亦当有北夷。又“卫”当依《汉志》作“赵”，赵近北夷，与前齐近东夷、楚近南夷、秦近西夷相类。

⑮ 补曰：《汉志》作“邯郸”。

⑯ 补曰：《汉志》作“中山”。

⑰ 补曰：《汉志》作“吴、越”。

⑱ 补曰：《汉志》作“代”。○何宁云：《汉志》“楚”作“赵”，“晋”作“邯郸”，“宋”作“中山”，“赵”作“吴越”，“燕”下有“代”字。

⑲ 磊案：“毋”当作火。

⑳ 王引之云：上文“子胜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其名有五。下文“以专从事”、“以义行理”、“以保畜养”、“以困举事”，分承专、义、保、困四字，不应于“制”字独不相承。然则此句当作“以制击杀”明矣。今本“制”作“胜”者，因上下文“胜”字而误。“制”为母胜子之名，若作“胜”，何以别于子胜母乎？

㉑ 何宁云：“以专从事”下，钱塘据本有“专”字是也。以制击杀，胜而无报，以专从事，专而有功，对文。中立本作“以专从专，事而有功”，虽“事”“专”二字误倒，可为“专”字脱误之证。

㉒ 王念孙云：“徙”当为“徙”，字之误也。上文云：“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是其证。

㉓ 王引之云：“太阴所居辰”当作“雌所居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徙一辰。太阴则左行而岁徙一辰。两者各不相涉。“太阴”二字，因下文“太阴所居”而误也。“为厌日”本无“日”字，此因下句“厌日”而衍也。厌者，郑注《周官·占梦》曰：“天地之会，建厌所处之日辰。”疏曰：“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故左还于天。厌谓日前一次，谓之阴建，故右还于天。”是也。今人犹谓阴建为月厌，是雌所居辰名为厌，不名为厌日也。

㉔ 补曰：“申”当为“辰”，字之误也。

㉕ 庄逵吉云：“代”诸本皆作“赵”，惟藏本作“代”。

㉖ 补曰：脱戊辰、己未二合。○王念孙云：钱氏《答问》曰，“庚申”当作

“庚辰”，八合犹八会也。今依《堪輿》天老说推衍之。（天老说见《周官·占梦》疏所引《郑志》内。）正月阳建寅，破于申，阴建戌，破于辰。二月阳建卯，破于酉，阴建酉，破于卯，故二月乙酉为八会之一。三月阳建辰，破于戌，阴建申，破于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为八会之二。四月阳建巳，破于亥，阴建未，破于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为八会之三。五月阴建建俱在午，而破于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为八会之四。六月阳建未，破于丑，阴建巳，破于亥。七月阳建申，破于寅，阴建辰，破于戌。八月阳建酉，破于卯，阴建卯，破于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为八会之五。九月阳建戌，破于辰，阴建寅，破于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为八会之六。十月阳建亥，破于巳，阴建丑，破于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为八会之七。十一月阴建建俱在子，而破于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为八会之八。十二月阳建丑，破于未，阴建亥，破于巳。此建厌所在及八会之名也。《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盖大会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当是小会之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当是戊辰、己巳也。案钱说是也。戊辰当在戊戌上，己巳当在己亥上。堪輿家所谓小会，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午、十月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当有所主之国，而今脱之。地在天下之中者，韩、魏而外，更有赵、宋、卫、中山及周，未知以何国当之也。○磊案：小会所脱二辰当以《答问》所云为是。

⑩ 王念孙云：《太平御览·时序部》十三、十四引此“数”下有“至”字，（数，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满”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

⑪ 王引之云：此本作“其为岁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余日”而衍。）脱“为”字。《太平御览·时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为岁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司”古“伺”字。）为岁司者，为岁候丰凶也。寻绎文义，“其为岁司也”乃起下之词。下文“摄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云云，正谓候岁也，当直接此句下。作图者误列图于此句之后，隔绝上下文义，遂使此句成不了之语。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占岁之事，中间不应有图。图盖后人所为，故置之非其所耳。刘绩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张四维”一段于此句之下，大误。○吴承仕云：王念孙曰：“日减一斗”，《御览》引作“一升”，是也。王引之曰：“有其岁司”，《御览》引作“其为岁司”。又引注曰：“伺，候也。”承仕案：《玉烛宝典》引“日减一斗”正作“日减一升”，“有其岁司”作“为其岁司”。是“有”字即“为”字草书之讹耳。

⑫ 王念孙云：“蚕”下脱“登”字，“稻”下脱“疾”字。“蚕登”为句，“稻疾”为句，“菽麦昌”为句。民食三斗，“斗”当为“升”。《开元占经》引此正作“蚕登，稻疾，菽麦昌。民食三升”。○何宁云：中立本、景宋本、蜀藏本“麦”上皆有“菽”字，今本脱。王据正统《道藏》本云然。

⑬ 陈昌齐云：“直”疑作“且”。

⑭ 何宁云：《集证》本“远”上沾“日”字，当从之。

附录二

参 考 书 目

一、资 料

-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上、下), 中华书局 1997 年。
- 张双棣 《淮南子校释》(上、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 何 宁 《淮南子集解》(上、中、下), 中华书局 1998 年。
- 《尚书》, 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 《诗经》, 同上。
- 《周礼》, 同上。
- 《左传》, 同上。
- 《史记》, 中华书局标点本。
- 《汉书》, 同上。
- 《后汉书》, 同上。
- 《晋书》, 同上。
- 《宋书》, 同上。
- 《隋书》, 同上。
- 《旧唐书》, 同上。
- 《新唐书》, 同上。
- 《国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 《越绝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周生春 《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管子》，《诸子集成》本。

《吕氏春秋》，同上。

《韩非子》，同上。

《论衡》，同上。

苏 舆 《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 1992 年。

陈 立 《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 1997 年。

《周髀算经》，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本，江晓原、谢筠译注，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上、下）郭蔼春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2 年。

《灵枢经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

《五行大义》，刘国忠校本，见刘著《五行大义研究》附录五，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开元占经》，四库全书本。

《太乙金镜式经》，同上。

《灵台秘苑》同上。

《遁甲演义》，同上。

《星历考原》，同上。

《协纪辨方书》，同上。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九店楚简》，中华书局 2000 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释文》，《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2001 年。

- 吴九龙 《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 《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 1992 年。
- 《马王堆帛书〈五星占〉释文》，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
- 《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 年第 7 期。
-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1997 年。
- 吴小强 《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 2000 年。
-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8 期。
- 《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 年第 2 期。
- 《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 12 期。

二、著 作

- 艾 兰 《龟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 陈广忠 《淮南子科技思想》，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 《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 陈久金 《帛书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与研究》，（台）万卷楼图书公司 2001 年。
- 陈美东 《古历新探》，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 陈松长 《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 陈遵妣 《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 第二册，同上 1982 年。
- 第三册，同上 1984 年。

- 冯 时 《中国考古天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1984 年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 顾 实 《〈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 何 新 《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
- 江晓原 《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 《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 金祖孟 《中国古宇宙论》，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1 年。
- 李存山 《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 李 零 《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 李威雄 《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文史哲出版社 1978 年。
-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 第四卷“天学”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 1975 年。
- 刘国忠 《五行大义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 刘乐贤 《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文津出版社 1994 年。
- 《简帛数学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 刘 坦 《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 1957 年。
- 刘尧汉、卢央 《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 罗家修 《古今彝历考》，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 年。
- 吕大吉 《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 钱 塘 《〈淮南·天文训〉补注》，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附录三，中华书局 1996 年。

- 王 晖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 小野精泽一等 《气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 邢 文 《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 余嘉锡 《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 俞晓群 《数术探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
- 张舜徽 《〈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 赵载光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与科学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郑文光、席泽宗 《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 郑文光 《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 1979 年。
-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 《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 周绍贤 《汉代哲学》，[台] 中华书局 1983 年。
- 周勋初 《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 朱文鑫 《历法通志》，民国丛书本。
- John B. Henderson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sm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 John S. Major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三、论 文 集

- 陈梦家 《汉简缀述》，中华书局 1980 年。
- 戴 震 《戴震全集》（第一册），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 《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顾颉刚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册), 中华书局 1996 年。

《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胡文辉 《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李 零 《中国方术续考》, 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李学勤 《古文献丛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比较考古学随笔》,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7 年。

《走出疑古时代》,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缀古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拥彗集》, 三秦出版社 2001 年。

吕子方 《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钱宝琮 《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 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潜研堂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饶宗颐、曾宪通 《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中华书局 1993 年。

孙星衍 《问字堂集》, 中华书局 1996 年。

王念孙 《读书杂志》,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王引之 《经义述闻》,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王振铎 《科技考古论丛》,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新城新藏著、沈璿译 《东洋天文学史研究》, 中华学艺社 1933

年。

许宗彦 《鉴止水斋集》，皇清经解本。

张汝舟 《二母室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张闻玉 《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郑良树 《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2 年。

竺可桢 《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9 年。

四、论 文

艾 兰 《谈殷代宇宙观和占卜》，载《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陈久金 《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

《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0 年第 6 期。

《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1 卷第 4 期（1982 年）。

《颛顼历和太初历的制作时代》，载《科技史文集》第 3 期。

《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5 卷第 2 期（1986 年）。

陈久金、陈美东 《临沂出土汉初古历研究》，《文物》1974 年第 3 期，又收入《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

- 《从元光元年历谱及马王堆天文资料试探颛顼历问题》，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
- 陈乃华 《早期阴阳学说的重要文献——〈阴阳时令占候之书〉初探》，文献 1997 年第 1 期。
- 陈丽桂 《〈淮南子〉研究八十年》，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中华书局 1993 年。
- 陈松长 《马王堆汉墓帛画“太一将行”图浅论》，《美术史论》1992 年第 3 期。
- 《马王堆汉墓帛画“神祇图”辨正》，《江汉考古》1993 年第 1 期。
- 《帛书〈刑德〉略说》，载《简帛研究》第一辑（1993 年）。
- 《帛书〈刑德〉乙本释文订补》，载《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 《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本的比较研究》，《文物》2000 年第 3 期。
- 陈伟武 《简帛兵学文献军术考述》，载《华学》第一期，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 《睡虎地秦简核诂》，载《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 成家驹原著、裘岚译《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与占星盘》，《文博》1989 年第 6 期。
- 成家驹原著、王维坤译《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文博》1991 年第 3 期。
- 崔振华 《分野说探源》，载《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

- 杜升云 《中国古代的五星候占仪》，载《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
- 傅举有 《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 年第 1 期。
- 顾伟康 《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宇宙论体系——论〈淮南子〉的宇宙观》，《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6 年第 2 期。
- 高明、张纯德 《秦简日书“建除”与彝文日书“建除”比较研究》，《江汉考古》1993 年第 2 期。
- 何双全 《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 年第 2 期。
- 何幼琦 《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 年第 1 期。
- 《评乾嘉间关于太岁太阴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79 年第 5 期。
- 《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学术研究》1981 年第 3 期。
- 胡文辉 《马王堆〈太一出行图〉与秦简〈日书出邦门〉》，《江汉考古》1997 年第 3 期。
- 黄翔鹏 《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附论《释“穆”“和”》），原载《音乐研究》1981 年第 1 期，收入《音乐研究文选》（上），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 年。
- 黄一农 《从尹湾汉墓简牍看中国社会的择日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十本第三分（2000 年）。
- 金德建 《〈淮南子·天文训〉札记》二则，《厦门图书馆声》第三卷第七期（1936 年 3 月）。
- 金良年 《建除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载《中

国天文学史文集》第六集，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李家浩 《论太一避兵图》，载《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再论“兵避太岁”戈》，《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4 期。

李解民 《秦汉时期的一日十六时制》，载《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 1996 年。

李 零 《〈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和〈玄宫图〉》，《管子学刊》1988 年第 2 期。

《楚帛书与式图》，《江汉考古》1991 年第 3 期。

《马王堆汉墓“神祇图”应称避兵图》，《考古》1991 年第 10 期。

《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文物天地》1992 年第 3 期。

李学勤 《记在美国举行的马王堆帛书工作会议》，《文物》1979 年第 11 期。

《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 年第 3 期。

《“兵避太岁”戈新证》，《江汉考古》1991 年第 2 期。

李 勇 《恒星分野和分野式盘研究》，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力学与天体测量专业硕士论文（1990 年 1 月）。

《再论“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六集，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李志超、华同旭《司马迁与〈太初历〉》，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五集，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 连劭名 《式盘中的四门与八卦》，《文物》1987年第9期。
《长沙楚帛书与卦气说》，《考古》1990年第9期。
《马王堆帛画〈太一避兵图〉与南北朝墓中的镇墓兽》，《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包山楚简所见楚地巫祷活动中的神灵》，《考古》2001年第6期。
- 刘彬徽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研究》，载《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
- 刘国忠 《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再探》，载《新古典主义》，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
- 刘金沂 《从“圆”到“浑”——汉初二十八宿圆盘的启示》，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
- 刘乐贤 《五行三合局与纳音说》，《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
《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篇新解》，《文博》1994年第4期。
《尹湾汉墓〈行道吉凶〉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尹湾汉墓出土历谱及其相关问题》，载《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马王堆帛书〈式法·天一〉补释》，“简帛研究”网上首发2001年5月27日。
- 刘信芳 《秦简中的楚国〈日书〉试析》，《文博》1992年第4期。
《〈日书〉四方四维与五行浅说》，《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2期。

《九店楚简〈日书〉与秦简〈日书〉比较研究》，载《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年。

M. 卡林诺斯基《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载《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莫绍揆《秦汉及以前的古历探微》，《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1期（1996年）。

《从〈五星占〉看我国干支纪年的演变》，《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7卷第1期（1998年）。

曲石《为璇玑正名》，《文博》1988年第5期。

饶宗颐《神道思想与理性主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9本第三分（1978年）。

《从秦戈臯月谈〈尔雅〉月名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

《刑德九宫释文》，《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

《论天水秦简中之“中鸣”“后鸣”与古代以音律配合时刻制度》，载《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图诗与赋——马王堆新出〈太一出行图〉私见》，载《湖南省博物馆是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马王堆〈阴阳五行〉之天一图——汉初天一家遗说考》，《燕京学报》第七期（1999年11月）。

沈志忠《二十四节气形成年代考》，《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 宋会群、苗雪兰《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4卷第2期（1995年）。
- 苏雪林《三一与泰一》，《大陆杂志》44卷2期。
- 孙机《托克托日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3期（1981年）。
- 屠孝寔《三光为我汉族最古之崇拜对象说》，《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卷3期。
- 王健民《〈周礼〉“二十八星”辨》，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
- 王健民、刘金沂《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圆盘上二十八宿古距度的研究》，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又收入《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 王胜利《星岁纪年管见》，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五集，科学出版社1989年。
- 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中国古代道教奇异符牌考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2期。
- 王志平《楚帛书月名新探》，载《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睡虎地〈日书·玄戈篇〉探源》，《文博》1999年第5期。
- 武家璧《从出土文物看战国时期的天文历法成就》，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 席泽宗《〈淮南子·天文训〉述略》，《科学通报》1962年第2期。

《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文物》1974年第4期（署名刘云友），又收入《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及《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席泽宗、邓文宽《敦煌残历定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No. 12（1989年）。

辛夷《战国天文学的成就》，《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熊传新《谈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陆博》，《文物》1979年第4期。

徐凤先《〈淮南天文训补注〉评介》，《中国科技史料》第17卷第2期（1996年）。

严敦杰《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7期。

《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与占盘》，《考古》1978年第5期。

杨巨中《〈日书·星〉释义》，《文博》1988年第4期。

叶芝生《论〈尔雅〉〈淮南子〉〈史记〉之岁阳岁阴》，《大陆杂志》23卷12期。

于首奎《试论〈淮南子〉的宇宙观》，《文史哲》1979年第5期。

俞伟超、李家浩《论“兵阌太岁”戈》，载《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张铭治《云梦秦简〈日书〉占卜术初探》，《文博》1988年第3期。

《秦简〈日书·玄戈〉篇解析》，载《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

《〈日书〉中的二十八宿问题》，《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

张培瑜 《历注简论》，《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1期。

《出土汉简帛书中的历注》，《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郑 刚 《楚帛书中的星岁纪年和岁星占》，载《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郑慧生 《〈淮南子〉一书中的十月历》，《洛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4期。

曾宪通 《居延汉简研究二题》，载《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周世荣 《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考古》1990年第10期。

周 铮 《“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第12期。

Christopher Cullen *Some Further Point on SHIH Early China* 6 1980-81.

Donald J. Harper *The Han Cosmic Board (Shih 式) Early China* 4 1978-79.

The Han Cosmic Board: A Response to Christopher Cullen Early China 6 1980-81.

John S. Major *Notes on the Nomenclature of Winds and Directions in the Early Han* T'oung Pao, Vol. LXV, I-3.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加修订而成的。记得李学勤先生给我这个题目时，我对《淮南子·天文》还相当陌生，当一年半后论文初稿出来时，我没想到能做出那么多东西。这里绝没有自负的意思，我只是感到庆幸，翻阅前人对《淮南子》的注释、研究，《天文》总是最简略的，如果没有那么多出土文献，尤其是马王堆帛书《式法》与《周家台秦墓简牍》的及时发表与出版，这篇论文很难做到这个程度。

论文能够完成，还得益于以下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钱塘对《天文》的补注，

王振铎对《天文》地盘的研究，

席泽宗对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研究，

陈久金对岁星纪年的研究，

李零对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的研究，

[法]马克对马王堆帛书《刑德》的研究，

江晓原对古代历法的整体研究。

谨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敬意。

论文题目是论文快完成时才想出来的，原先只想弄清楚《天文》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献，是对古代相关知识的总结呢，还

是一家之言？如果是一家之言，那具体情况又是怎样？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篇文献的数学性质逐步凸显出来，这个标题也就应时而生了。

论文只完成了我想法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所谓“为什么”的问题没有完成，它是我目前工作的重心之一。希望本书出版之后，此问题能有比较好的解决。另外，论文本身还有不少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完善的地方，比如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汉志》记载是惟一的，还是某一历家的成果？这也需要更多新材料的验证。

《文物》2003年第1期发表了《沅陵县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墓中有式盘与《日书》，与本书讨论的式盘不同，不过也是为占卜服务的，和本书第七章刑德用式相同。以下是笔者对它们的初步意见，随本书一起发表，以飨同好。

《简报》对式盘与《日书》是这样描述的：

式盘2件木胎，外髹黑漆。圆角正方形底盘，上置圆形转盘，中心有轴孔，底盘上沿转盘周围等列8个长方形针刻条框，框线上再勾以朱砂，框内朱砂书干支，干支以顺时针方向排列，仅一框内干支可见，其余漫漶不清，推测每个框内排列7-8个，一圈共60个。底盘右下角有朱书“#”形符号，推测其他三处也有。底盘背面也有表示方位的符号。底盘边长19.7、厚0.9，转盘直径12.3、厚0.45，转轴孔径0.5厘米。

《日书》。为出土竹简的绝大部分，与《美食方》简同出于北边厢，出土时散乱于靠近内椁立板处，压在倾塌的椁盖板之下。清理时按散乱的范围分八组收集，共1095枚（段）。《日书》整简约500枚。整筒长27、宽0.8厘米。两道编绳，简端齐平，书写或工整或行草，自署篇名为《阎氏五胜》（也作

《阎氏五生》），作者为阎昭，并有引文书名为《红图之论》，均不见于文献记载。其有别于已出《日书》简的特点是为证明其推演的正确而引入秦末汉初的一些历史事件。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和天文历法提供了较直接的资料。

《阎氏五胜》首简自题为《阎氏五胜》，末简为《阎氏五生》，是出土时惟一的十数枚保持原有编联顺序的简（现编号为简出土时的组别顺序号）。

简文举例（封二）：五胜：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衡平力均则能相胜，衡不平力均则不能能相胜。水之数胜火，万石之积燔，一石弗能胜；金之数胜木，一斧之力不能辟一山之林；土之数胜水，一瓮壤不能止一河之原（源）；火之数胜金，一据之火不能燹千钧之金；木之数胜土，[一] [串]之木不能任万石之土。是故十火难一水，十木难一金，十水难一土，十金难一火，十土难一木。阎昭曰：举事能谨顺春秋冬夏之时，举木水金火之兴而周还之，万物皆兴，岁乃大育。年饑益徭，民不疾役，强国可以广地，弱国可以木印（抑）强敌。故常以良日支干相宜而顺四时举事其国日益。所谓顺四时者，用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常以困罚日举事，其国日耗（耗）。所谓罚日者，干不胜其支也。所谓困日者，春戊己，夏庚辛壬癸，秋甲乙，冬丙丁。是故举事日加喜数而福大矣。日加忧数而祸大矣。祸福之来也，迟亟疾无常，故民莫之能察也。故残国亡家常好用困罚日举事，故身死国亡，诸侯必加之矣。《红图之论》曰：上彻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安国（为阅读方便，简中编号省略）。

磊案：《汉书·王莽传》（下）云：“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以上录式盘及《日书》

与之对堪，非常契合。此五胜当即阎氏之五胜，其义为干支的五行相胜或相生的属性，而依据干支的五行属性，可以知道时之吉凶。《日书》举了两种时的吉凶，一是判定四时之吉凶日，所谓“顺四时”是也，即用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春于五行属木，而甲乙的五行属性也是木，属性相同，故称“顺”，余可类推。二是判断某一干支日的吉凶，良日干支相宜则谓“良日”，干支不相宜，则谓“困罚日”，所谓罚日者，干不胜其支也，所谓困日者，春戊己，夏庚辛壬癸，秋甲乙，冬丙丁。罚日，《淮南子·天文》称为制日，所谓母胜子。困日，春用戊己，戊己于五行属土，土生金，金胜木，而春季于五行为木，是谓困日，余可类推。

根据笔者的研究，《王莽传》所云是用式盘推定的。^①与《日书》同出正有式盘，并且这个式盘与已知的式盘都不同，其天盘不清楚，地盘上沿天盘周围“等列八个长方形针刻条框，框线上再勾以朱砂，框内朱砂书干支，干支以顺时针方向排列，仅一框内干支可见，其余漫漶不清，推测每个框内排列7-8个，一圈共60个”。这与同墓出《日书》正相应，《日书》自题《阎氏五胜》，《王莽传》正云“因五胜”，显然墓中的两件式盘是《阎氏五胜》即《日书》的辅助用具，用这式盘可以直接判定时日吉凶，即选好日子后，依据式盘就可知时日吉凶，不必去推干支五行然后再判断吉凶。至于具体用法，因为仅一框干支可见，并且没有公布，所以无法确知。

最后，我要感谢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以及为论文撰写评议书的诸位先生，他们是：

原北京天文馆馆长、研究员

崔振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镇豪

- | |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罗琨 |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常玉芝 |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 李申（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 邓文宽 |
| 以上为答辩委员会诸先生。 | |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李零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冯时 |
|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 | 李勇 |

以上为论文评议人。

谨向支持本书出版的姜生先生、负责编辑本书的金之平女士表示感谢。

作者谨识

2003年6月6日

注释：

- ① 详本书第七章《论〈淮南子·天文〉所见刑德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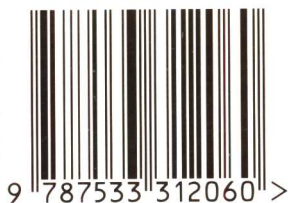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
研究成果系列之三



《淮南子·天文》研究

——从数术史的角度

ISBN 7-5333-1206-6



ISBN 7-5333-1206-6
B·155 定价: 18.00元